

逸梅小品續集

逸梅小忌續集

趙雲台白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逸梅小品續集

實價 1.20

著作者

吳門鄭逸梅

出版者

中孚書局

印刷者

中孚書局

經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發行所上海

霞飛路中
一五六號

中孚書局



序一

時在甲戌之夏。驕炎蒸暑。熾熱困人。箕踞北窗下。啓電箠。剖冰瓜。讀前人筆記。而暑氣深鬱。依然若處身於釜。不獲稍收涼意。忽郵人遞卷至。展之得書一冊。面湛湛作蔚藍色。署曰逸梅小品。蓋我故人鄭子逸梅之所作也。逸梅幼好學。廣覽羣籍。過目輒不忘。以其博聞強識之力。而澤躬爾雅之林。枕經藉史。出入百家。長更致力不輟。尤好六朝小品。及唐人說部。下至近人之所述作。談瀛誌怪。浪男悅女之言。亦悉肆涉不遺。以故腹笥所藏。可敵百城中。歲爲衣食奔走。始出其素所蓄積。自見於當世。當世之人。知之者莫不交相推重。君於掌教之餘。夕飲微醺。坐夜窗下。燈一檠。茗一甌。文具一盤。墨旣濃。毫斯抽。隨想所及。胸臆乃舒。不論上下縱橫。奇思詭意之事。悉足以供其驅策。而傾吐於紙上。其文峭峭而簡潔。勁若有骨。美若有章。選詞琢句。宛麗而



逸梅小品續集 序

二

饒神韻。又非恆人之所能幾及者。付諸報端。報之主者深喜焉。報之閱者更
深愛焉。於是逸梅之文。坐使洛陽爲之紙貴矣。乃者逸梅從友人之請。集其
歷年所作。裒然成帙者。悉付剞劂以行世。卽曰逸梅小品者是也。余讀之終
日。醞醞不遺隻字。雖處斯酷暑。宛若冷然生涼。爽及襟袂。幾疑身在瓊樓玉
宇間者。噫。若斯文也。直使人愛之不忍釋。釋之而冀其後有續也。不意新秋
方至。又得逸梅書。云小品將出續集。並屬爲序。余深幸所冀之竟成。而當此
瑤空秋色。爽塏無塵。讀逸梅之文。更覺美意之無窮矣。 癸酉仲秋季鶴金
芳雄序於小江山館



序二

鄭子逸梅。以小品文字蜚聲當世。夫文以載道。有何大小之界限。曰文無大小。品有大小。所謂小者。以品言。不以文言也。作小品文字。猶之布置盆景。凡盆景之山石。雖徑不逾尺。而岡巒起伏。山徑曲折。小橋通溪。亭臺點綴。樹木青葱。玩賞終日。有無窮之趣焉。又如小擺設。廳堂几椅。以至一盃一碗。一物一事。情態畢真。令人不忍契置。逸梅之小品文字。直是小盆景之山石。小擺設之廳堂。余業醫。奔波歷碌。每日接於目者。病人憔悴之容。聞於耳者。病榻呻吟之聲。而欲變換視聽。舒暢意志。非讀逸梅小品。不足適吾懷。因見鄭子有小品文字續集之刊。喜而爲之序。民國甲戌九月青浦陸士諤序於上海醫寓。

序二

倒袁期中。余與儀鄒枕亞諸同志。刊行小說叢報。補白中有慕韓之紅樓百詠。留氓之諧譯。及逸梅之雜俎。雅謔清雋。風趣別饒。頗爲時賢所愛讀。然余與逸梅無識面之緣。雖心儀其人。徒作維繫白駒之想。新潮颯起後。余慚老拙。落伍自甘。不復寫作。見逸梅時。以小品問世。學益博。文益工。知其寢饋於斯。二十年正如一日。非懶儉之余。所能窺其涯涘。今夏得競寸之介。見於青年中學。亦正如久別重逢。不知如何慰藉。惟憬憧於當年同志。不勝存沒升沉之感耳。時適逸梅續刊小品文字。因誌其因緣以爲之序。劉鐵冷寫於海上鏤冰室。



序四

余方爲同社烟橋序其筆記茶烟歇。有感于星社之盛衰。而鄭子逸梅又以書來。屬余序其逸梅小品續集。吾社同人近年雖散處各地。勝會難逢。良朋不晤。時深蒹葭之思。然而各努力於其作品之出版。則方興而未衰。此亦未嘗不可以引爲自慰者也。逸梅與余締交在星社成立之前。曩時尙有眠雲君博。星期暇日時相過從。所談者類多爲文藝。亦心之所好耳。逸梅常爲報章雜誌作小品文字。清雅雋逸。無不可誦。而博聞彊記。所述尤多。因此人爭喜讀之。而逸梅恐其久而散失。每彙集成冊。付之剞劂。以供愛讀者之珍藏。十數年來所出者。如梅瓣集。羽翠鱗紅錄。茶熟香溫錄等。皆膾炙人口。風行遐邇。今年主中孚書局筆改。曾出逸梅小品一書。頗受讀者歡迎。茲又有續集之付梓。皆清新俊麗典雅淵博之作也。余雖久不與逸梅晤面。而得常讀



逸梅小品續集 序

其作品如與良朋晤對。亦可喜之事也。因爲數言以歸之。
顧明道序于心死室

六

甲戌秋月吳門



序五

自宏詞暢論爲當代所忌。小品文乃風起雲涌。顧一時趨尙好爲幽默滑稽之言。以爲若是者可告無罪矣。然爲清談誤國。六朝已叢集其矢。卽不然亦足以頹唐士氣。殊不利於青年之瀏覽也。逸梅之爲小品。皆有源本。或得諸賓座。或由於目擊。要非鑿空要渺可比。則一卷在手。可以遣愁。卽一鱗一爪。頗資談助。宜其初編問世。不逾月而空坊肆。於是興會颯舉。而有續編之輯。余最喜小品。童而習之。至今不舍。去年啓宏願。畢讀東吳大學圖書館所收藏之筆記。願卷帙夥。暇時少。一年間僅百餘種耳。今逸梅復以所作見餉。余又須費數日之黃昏時分。倚胡床讀之。而余之宏願。又須耽擱數日。以克遂矣。是爲序。

吳江范烟橋

序六

余與逸梅。南朔睽阻者。計十有八年。雖偶返里。然祇匆匆一面。積臆萬千。各無由罄。去秋携眷言旋。就職省垣。雖鎮滬咫尺。而公私繁冗。荏苒經年。與逸梅晤者。仍僅一面。今春壽妹携外甥子鶴來蘇小住。得詳詢逸梅歷况。知其十八年來。依然故我也。近復以逸梅小品續集見示。且屬序之。夫三十年爲一世。十八年則一世之十六。爲時非暫。蓬瀛幾復清淺。天上麻姑。亦不勝其感喟。而逸梅則依然握三寸管。昕夕孳孳。博升斗以瞻養其妻子。豈樂此不疲耶。抑別有不得已者在耶。雖然。國事日非。人心已死。逸梅握三寸管。或作大聲之呼。或爲微言之中。昕夕孳孳。一一寓諸于楮墨間。俾覽其文者。知所興起。然則雖博升斗以瞻養其妻子。較諸蠹國賊民。以盡其物質享用者。其賢不肖相去又何如耶。周无住



序七

文章偉大。安可品分。更無所謂大小也。吾友鄭子逸梅。早歲蜚聲文壇。近更致力著述。以謙謙君子之態度。顏其文曰小品。非時下化。直自謙耳。古人謂文以載道。試觀現社會。汗牛充棟之出版物。類都誨盜誨淫。戕賊青年人之身心。影響百年後之德業。言之實堪痛心。鄭子文章。零璣斷璧。語語生輝。寓莊於諧。當收潛移默化之功。言近旨遠。誠爲砭俗藥風之作。宜其殺青甫竟。紙貴風行。可操左券也。不文如愚。學殖荒落。聊書所感。用諗讀者。 范叔寒

序八

聰明材智之士。往往各有所好。或寄情書畫。或寓意詩歌。以涵容其心。而陶寫其志。獨吾友鄭子逸梅。於鑑賞書畫吟嘯詩歌之外。尤好爲文。孜孜矻矻。久而彌樂。且豐才篤學。博聞強識。有得於心。一一發之於文。詞約而意長。語簡而味永。予嘗比之柳州而愛之。今春嘗哀其所作。付之梨棗。曰逸梅小品。承學之士。爭相重焉。今者續集又成。益徵其文思之不倦。而意興之匪淺也。觀其所述。多足補近代掌故之闕。奚止文辭之佳妙已哉。因書以報之。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弟蔣吟秋序



序九

余不識逸梅。但知其能爲文章。以補白名世。獲尊號。今歲春。識之於淨土蘭。若某君席次。儒生者流。而胸胸如老嫗。無輕倪蕩佚之見。始以奇奚爲嫗。亦能文。一夕。中酒偃臥。夢出荒村。無人烟。蔀屋一椽。中着頽嫗。逆客道。故甚洽。語嚅嚅。數家常。數農稼。以至山水蟲魚。上下今古。疾樂變續之迹。滔滔如決。末謂頽年蔀屋。農村無人。獨絃興歌。雖苦嘆味。差勝殞斃市門。旣又出蓬塊。日子來當飢。且進是。雖塵羹塗飯。亦足飫天倪。却尸氣也。余驚却之。瞿然覺。而嚅嚅者。猶在吾耳也。及旦。逸梅遂以書來。屬爲其小品文序。因知此嫗者。真能以塵羹塗飯。飫人矣。爰收視返聽而爲之言。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 冀翁鄧鐵造

序十

歲丁巳辛酉間。余鬻文海上時。鄭子逸梅喜撰小品文字。有補白大王之號。輒於新聞紙及諸家雜誌中。獲睹其著述。卽心儀其人。一日過吾廬。迺識荆。個儻風流。咳唾珠玉。吳中佳士也。袖出凝香詞百數十首見示。嚼蕊吹花。芬留齒頰。直可媲美次回。而奪天真之席。讀畢。報以四絕。班門弄斧。自覺懷慚。蒙不棄。爲錄登小說新報。心甚感之。此余與鄭子訂交之始也。迨後余經營商業。屢屢失敗。庚午秋。鍛羽歸揚州。不通音問者久矣。今年春。鄭子以新作逸梅小品寄贈。其造意之清新。行文之雋妙。一字一句。不落前人筆記窠臼。讀之如諫果回甘。愈增興味。是學古而不泥於古者。紙貴三都。萬人爭誦。茲有續集之刻。想見五光十色。層出不窮。裨益後學。當非淺鮮。索序於余。余以筆墨拋荒。而情雖固却。因憶汪鈍翁之言曰。詩有以序重者。序亦有以詩重



者。爰更其辭。爲文有以序重者。序亦有以文重者。則亦姑藉鄭子之文。以重吾序云爾。鄭子幸毋哂焉。甲戌重九前三日吳興不死老人朱天目謹序

序十一

鄭子逸梅。賦性耿介。不喜與世俗伍。其高潔品性。直足媲美梁鴻之不因人熱。所以君至海上垂十年。依然落拓書生。鄉少年之後來滬濱者。或貴爲教官。或自任領袖。兼職纍纍。頭銜赫赫。高車過市。氣宇軒昂。洋洋得意之態。我輩寒酸。豈忍相較。惟君懷沖淡。而不善營謀。乃祇得埋首小樓。戕伐其腦。鬻文度日。直不啻自啜心血。矧蝨身斯世。欲圖葆其頭顱。又不能作破羅炎炎之章。筆耨之苦。于今爲烈。差幸天涯知己。競嗜君文。補王雅號。騰播騷壇。在幽懷孔傷之餘。亦足聊以自慰矣。中孚主人慕君聲譽。聘任纂事。並倩蒐集新舊雋詞彙。刊一厚冊。題爲「逸梅小品」。出版後風行寰宇。口碑洋溢。在此農村崩潰。百業凋疲之秋。主人復請賡以續集。於斯可以想見君之作品。初不以詹詹小言。而不爲世重。且誘人魔力。實至強大。下走于表同情之餘。



更深致其艷羨之忱。並祝「逸梅小品」之能如連台好戲。正續集後。二三四五六……集。出至無盡期焉。民國廿三年己廢重九節同社弟徐碧波序于風雨之夜

序十二

我生平甚麼都愛小的。李香君嬌小玲瓏。有香扇墜之稱。所以我於美人。最愛李香君一流人物。近二年來玩花木。很喜歡小盆景。往往弄了許多小磁盆小砂盆。隨意種些小型的木本草本的花草。以作案頭清供。前幾年編雜誌。曾出過一種箇人的小雜誌。叫做「紫蘭花片」。縱橫只四五寸。小得打破了一切雜誌的記錄。這幾年來飽受刺激。絕意進取。躲在蘇州故鄉。種種花。養養魚。譯譯西方短篇小說。讀讀古今小品文字。編編申報的春秋小品。聽聽無線電中的歌曲和西樂。這樣的生活。也可算是過的小品生活。說起小品文章。我就不得不想到社友鄭逸梅兄。十多年間。他的文章做得不少。幾乎全是小品文。小品文專集也出了好幾本。確是一位最努力於小品文的作家。他前天給我一封信。據說他的「逸梅小品」又將出續集了。要我做



一篇序。當然。這是義不容辭的。因為我愛逸梅的小品文。正如愛美人中的香扇墜。花木中的小盆景一樣。足以使人心醉。使人神往。使人愛玩而不忍釋手。我於逸梅的小品文中。尤其愛他那好多篇談花說果的文章。甚願他在最短期間。完全集合起來。再出一本「花果小品」。編排印刷得更精緻一些。那是我所最最盼望的。姑趁逸梅小品續集出版之際。催他一下。凡有同好者。請在欣賞了逸梅小品續集之後。一致向他進攻吧。甲戌之秋。周瘦鵬序於紫羅蘭盦。



序十三

這年頭正是小品文當令的時期。東一本小品文的集子。西一篇小品文的宏論。於是這裏頭就產生了許多小品文的「導師」「霸王」「專家」一類的名目——大家張著五顏六色的旗幟。顯出三頭六臂的神通。那種熱鬧的景況。真說得上一句猗歟盛哉。同社的逸梅老哥偏偏在這個時會。刊印什麼逸梅小品。並且出了一集不算。還要繼續着梓行二集。有些人便不免要猜想逸梅也學會了「登龍新術」。故而趁著潮水摸魚似地。軋在這裏面湊趣。其實這猜想是完全錯誤的。我和逸梅相交了十多年。深悉他的個性。他是個窮漢。又是個恬澹孤高的硬漢。他的雅篆「逸梅」二字。真可算得是他的個性的確切的象徵。他寫小品文字已有二十多年的經過。就因着不懂得所謂文壇登龍的法術。所以至今還是伏在小樓上悄悄地過他的要



筆桿生活。祇要明白了他的性格。那末。對於上述的猜想便自然會覺得太可笑了。逸梅的小品文字。傳佈的已不算少。凡讀過的人。對於他的作品早已有了定評。用不著我來多說。不過我讀了他的東西。彷彿嚼了一枚橄欖。總覺有一種不可名狀的雋永的回味。若把花來做一個比喻。它決不是妖艷的牡丹。多刺的玫瑰。或搔首弄姿的桃花。它却是深谷的幽蘭。山巔水涯的寒梅。和微雨輕寒中開放的梨花。在幽蓊澹冶中自然含有一種嫵媚。我不知讀者們的意見怎樣。民國二十三年秋繭翁程小青序於東吳

逸梅小品續集 序



題詞

(一)

胡石予

聞聞見見記從頭。惆悵江天一小樓。漫說人間多恨事。落花流水也牽愁。
憂世微言見古情。有時直作不平鳴。老人展卷貪宵坐。一盞秋燈蟋蟀聲。

(二)

蔣梅笙

零璣碎璧總晶瑩。五色江毫點染精。國故民風資考鏡。豈徒聊遣有涯生。
不脩私怨宣帷薄。漫擬荒唐說鬼狐。葛記西京劉世說。千秋藝苑嗣良模。

(三)

王均卿

逸梅小品風行海內。昨承枉顧。擬爲續編之輯。囑以小詩弁首。謹集龔句。勉湊六絕以遺之。

三層閣子俯秋烟。不要公卿寄俸錢。撐住東南金粉氣。先生續集再編年。

窈窕秋星或是君。亦狂亦俠亦溫文。湖山曠劫三吳地。猿鶴真堪張一軍。
不是斯文擲筆驕。秋心如海復如潮。祇今絕學真成絕。大宙東南久寂寥。
秋燈忽吐蒼虹氣。歌哭前賢較有情。設想英雄垂暮日。斜陽只乞照書城。
收拾遺聞歸一派。許身何必定夔皋。他年金鑽如蒐采。簡要清通已足豪。
風雲才略已消磨。光影猶存急網羅。各擲著書一枝筆。側身天地我蹉跎。

(四)

江亢虎

家弟能爲小品文。慣搜舊史作新聞。若論補白稱尊號。無冕帝王終屬君。
逸梅先生索題其小品。口占二十八字。紹原弟雖亦嗜此種。然不及補
白大王之尊榮也。

(五)

趙煥亭

小言傷品熟能工。三絕家風說鄭公。擲地金聲驚刻楮。揆天藻思託雕蟲。
須彌文骨崢嶸裏。芥子詞胎變化中。補白由來誇妙手。逸梅不愧大王風。



(六)

謝玉岑

筆粲奇花舌咒蓮。燈前酒畔話蟬嫣。我開一卷堆盤鯖。何用何曾食萬錢。

(七)

屠守拙

逸事遺聞野史材。人情世故箇中該。精嚴紀錄班遷筆。擷錦摛華妙剪裁。梅字妻兮鶴喚子。斯人久自擬逋仙。襟懷恬澹才思雋。寫出文章孰比妍。小品文中推大王。盛名克享確鋒鋌。窮儒莫謂無生色。獨擁頭銜亦有光。品茶題菊說梅花。小說家兼園藝家。多少珍聞都采入。行間清趣實無涯。續將傑作再刊行。諷諫詼諧集大成。豔史更多談異性。纏綿旖旎漾春情。集異成書僅一編。遜君豐富欠完全。詞林引據垂名久。此作定教後勝前。

(八)

高天棲

逸梅鄭子才。媿中郎。擅長小品。補白稱王。風花雪月。收拾奚囊。侈談今古。閒話滄桑。一鱗半爪。盡屬琳琅。喻其綺麗。玉女凝粧。喻其雋永。諫果初嘗。



逸梅小品續集 題詞

四

喻其輕巧。柳外鶯簧。喻其淵浩。雲海蒼茫。續編問世。益見精當。風行寰宇。
吾道之光。





逸梅小品續集目次

夏日之樂事	一
書南亭亭長	二
二十四番花信談	四
蟬	六
銀魚	八
汪精衛嗜雞雛成癖	一〇
暴跡留存之冷香閣	一二
金花菜	一三
潘蘭史軼事	一五
聚頭扇	一六
呂四港人之水技	一八
瑞香	一九
筆耦記	二一
柳	二三
東本願寺之佛畫會	二五

逸梅小品續集 目錄

霍桑探案雋拾	二六
逝者如斯錄	二七
別開生面之報紙	二九
海外揚芬錄	三〇
藝乘之春	三六
太湖之鳧	三八
吳苑導遊錄	三九
現代之玄奘	四二
芭蕉	四三
槎谿葛氏園	四六
月季	四八
印章	四九
端午	五二
冰結疑	五四
衡嶽之勝	五六



逸梅小品續集 目錄

雨	五七	捕蟋蟀忽逢佳運	八五
異蘭	五九	枳首蛇與兩頭人	八六
桃	六一	蠟梅	八八
裸	六二	冬日之樂事	九〇
蜘蛛	六四	楊樹莊軼事	九一
祈雨	六五	嘉陵江頭之滑竿	九二
竹園墩之俞三壽	六七	夾竹桃	九四
甲午之役中之無名英雄	六八	死矣伍朝樞	九六
彈詞中之開篇	七〇	故陳去病先生之著述	九七
于髯軼事	七二	施塾存之舊作	九九
庚子年倭寇之盜我宮中寶物	七三	虎刺與迎春	一〇二
楊梅	七五	客談不肖生家之異客	一〇三
駱亮公之死	七七	悼陳彥衡	一〇四
南瓜	七八	李景隆墓被掘	一〇六
鯽	八〇	章回小說之回目	一〇七
畫林軼聞	八二	余所憎惡之事物	一一一
西瓜	八四	余所喜悅之事物	一一三



春筍	一一四
草裙舞	一一六
曲線美之機器人	一一七
櫻花	一一八
觀鯨記	一二〇
大漠詩人風趣及其詩	一二二
亢虎雋語	一二四
朱竹筆筒	一二五
歲寒三友話	一二七
鮮芡實	一三三
刺馬礮聞	一三五
螺螄	一三九
稗苑話舊	一四一
萬柳夫人軼事	一四二
蟹	一四五
噫	一四七
革命畫家高奇峯軼事	一四九

乳酪	一五〇
宴邊雜話	一五二
舞后之豪奢	一五三
硯秋佳話	一五五
立像黃鶴樓之黃克強	一五七
花朝	一五九
酒丐之酒癖	一六〇
齒	一六二
芙蓉	一六四
岳廬往事	一六六
楓	一六八
酒	一七二
點石齋畫報主人	一八一
書天南遯叟	一八三
日本震災餘聞	一八五
紅樓夢補談	一八六
賞杜鵑花記	一八八



逸梅小品續集 目錄

樽邊琴韻記	一九〇
妝飾溯源	一九二
瞻裸神記	一九四
林屋山人軼事	一九五
落花	二〇一
徐東海軼事	二〇二
梨花	二〇四
李花	二〇六
鴿	二〇七
上巳考	二一三
易培基之史學	二一五
孫伯南軼事	二一七
紀吳興客談陳英士事	二一九
宋凝萍之死	二二一
癡萍補話	二二三
阿色天香話	二二四
顏純生軼事	二三四

孫傳芳皈依我佛	二三五
海棠	二三七
梅龕散記	二四〇
采芳擷豔錄	二八九



逸梅小品續集

鄭逸梅撰

夏日之樂事

夏日最宜寄居蕭寺。擯絕家人兒女。不聞柴米之愁。吁。莫覩果餌之爭攘。心頭廓然。了無一事一物之縈繫。晝間藉稗史以自遣。倦則拋書高臥。蘧蘧入夢。晚餐既畢。與老衲閒談禪理。月光斜照。佛面生涼。厥狀幽穆。覺世界一切動機。具歸寂靜。名利云何哉。爾我云何哉。

火傘當空。行途大苦。汗流浹背。遍體似燒。此時入冷飲肆稍憩。捧冰酸梅湯。一巨盞作牛飲。爽適莫與倫比。遂令人無復有玉液瓊漿之想。

螢火飛來。動漾簾際。作微綠之光。閒坐對之。自饒情味。

綠沈西瓜。纍纍堆置。偶與家人猜紅賭白。及銀刀剖處。果爲我勝。亦一樂也。

倩名畫家繪踏雪尋梅圖一幀。懸諸書室。大暑時對之。炎氛頓却。心理作用。真有不可思議者。

避暑山鄔深處。終日以觀瀑聽泉爲遣。不覺盤桓多月。及意倦言旋。已金風桂子。送爽飄香時節矣。室中備一鬼臉青巨盎。滿貯冰塊。無須蓋藏。藉此吸收暑氣。最爲有益。故人饋我橘汁數十罌。日夕飲之以代茗。尤以操觚寫稿。助我清思不少。盆中植荷。隔簾窺之。益覺倩影亭亭。自然入畫。伊人初試嫩黃旗衫。偕之入公園散步。

書南亭亭長

我佛山人之傳李伯元曰。『武進李徵君。諱寶嘉。字伯元。一稱南亭亭長。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懷匡濟之才。而恥於趨附。故當世無知者。遂以痛哭流涕。



之筆。寫嬉笑怒罵之文。創爲遊戲報。爲我國報界闢一別裁。踵起而效顰者。無慮十數家。均望塵不及也。』則我儕之取社會趣屑以及滑稽玩世之言。輯印爲小刊物者。不得不甘拜伯元先生之下風。而有以誌述之也。遊戲報出。銷行甚廣。於是李芋仙。金免癡。高太癡。輩仿刊爲寓言采風等報。先生遂別創繁華報。作官場現形記。逐期載之。讀者歎爲吳敬梓再世。蓋是書每一人演述完竣。卽遞入他人。全書以此蟬聯而下。悉仿諸儒林外史者也。初擬成十編。每編十二回。光緒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中成三編。後二年。又成二編。三十三年三月十四日。以廢疾卒於滬上。遂中輟。其他著作。尙有庚子國變彈詞。中國現在記。文明小史。活地獄。海天鴻雪記。李蓮英。繁華夢等書。先生詩有客中秋感云。無端作客此淹留。觸緒能消萬斛愁。鄉思望圓三度月。砧聲涼送一城秋。糧空宜學餐霞去。書富猶堪負笈遊。聚散年來數萍梗。何時聽唱大刀頭。先生又嘗於報端。月爲詩鐘三課。珠玉紛投。一時稱盛。潘蘭

史林菽莊咸來應徵。一日有黃瓊英女史者。函一稿絕佳。先生列爲壓卷之作。嗣後女史頻來函札通問。顧女史之芳址不詳。深以欲探無從爲憾。一日忽有客來訪。視其名刺。固黃瓊英也。亟出見之。則所謂黃瓊英者。乃中西書院山長沈壽康也。相與大笑。先生餘藝精鐵筆。孫漱石丈處藏有所作之名章。予欲假之製版拓刊。以餉海內景仰先生者。先生於繁華報上掄揚伶工孫菊仙備至。孫感之。先生卒無子嗣。孫爲料理其喪。所以報其德也。

二十四番花信談

春風扇和。百花競放。經過二十四番花信。則春事已盡。故昔人詩有二十四番花信風。風光不與舊時同。又最是江南春好處。一番風信一番新之句也。呂氏春秋云。春之得風。風不信。則其花不成。乃知花信風者。風應花期。其來有自也。書肆說鈴云。花信風自小寒起。至穀雨。合八氣。得四個月。每氣管十



五日。每五日一候。計八氣分得二十四候。每候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隸棠。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梅占花魁。衝寒而放。與山茶水仙俱稱清品。瑞香一名蓬萊花。自屬佳種。而蘭爲國香。尤爲名貴。山礬較僻。亦名瑒花。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藉礬而成色。故以名也。迎春一名腰金帶。開於早春。櫻桃繁花似雪。白色爲多。至若望春。卽長望花。點綴籬落間。清疏可愛。菜花更具平民色采。徧於田畦。杏也。李也。桃也。十分穠艷。占斷風流。棣棠生於山野。能結實。薔薇蔓壁附籬。與玫瑰似。而海棠之麗。則古美人之酒暈妝也。楚辭朝搴毗之木蘭。木蘭杜蘭是。誦前人卽是桐花。妾是桐花鳳之詞。桐花亦尤物哉。麥與柳花尋常所見。牡丹酴醾。遍栽園圃。棟



花開。則夏至而春盡矣。在此春仲二月。風雨較多。世俗以初八日爲張大帝生日。十九日爲觀音報二月八日爲老和尚過江。例必有風雨。實則花信風之劇烈者耳。與張大帝觀音老和尚無與也。

蟬

蟬之噪夏。猶鳥之鳴春。蛩之吟秋也。午困聽之。時斷時續。最易使人入夢。然則蟬殆保姆慈母。唱其催眠曲歟。蟬之爲狀。頭短。口爲長吻。雄者胸腹相交處。有發聲器。具小皺膜。並有大筋。肉連接之。收縮振動。以發高聲。幼蟲在土中。吸樹根之汁液。蛻皮成蛹。出而登樹。再蛻皮而成蟬。其間爲期須二年許。旣爲成蟲。交尾後卽死。雌者產卵。後亦死。不過數日耳。有蚱蟬。茅螞蟻。蝓等數種。俗稱蚰。亦作知了。蟬棲於樹。其色與樹皮相彷彿。殊不易辨認。村氓捕之者。取膠液塗於竹竿。



之端。刺探繁枝密葉間。蟬被黏。雖振翼不能飛颺。預攜一籠。隨獲隨閉。諸籠中。鬻之市間。每隻以數十文計。日鬻若干隻。亦一小小利市也。

又一捕蟬法。猛力撼池畔之樹。則枝頭鳴蟬紛紛墮水。撈取之。殊爲易易。持之手中。以爪抓其腹部。自然發聲。或投諸空囊中。則作嗡嗡怪響。兒時常玩弄之。

蟬之翼極薄。爲半透明體。夏日婦女所御之薄紗曰蟬翼。映襯肌膚。動人肉感。殊可愛也。

社友姚子蘇鳳。生平最惡蟬噪。聞噪聲則腦脹欲裂。幾欲伐盡柯枝。以絕蟬棲而甘心。其所作蘇鳳散記。曾述及之。

古人詩什。頗多詠蟬之句。如沈鵬云。心由飲露淨。響爲逐風清。盧照隣云。高情臨爽月。急響送秋風。方干云。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張羽云。栖煙初噪如喧籥。吸露才停似斷絃。賈島云。早蟬孤抱芳槐葉。噪向殘陽意。

度秋。皆可誦也。

以畫猴著名之蔡震淵君嘗於骨董肆獲一玉硯。硯琢作蟬形。君配以紅木盒貯之。盒亦作短綉薄羽狀。因顏其畫室曰玉蟬硯齋。君居吳中飲馬橋頭。予曾一往賞之。朗潤工緻。果寶物也。

銀魚

『越溪春水清見底。石罅銀魚搖短尾。』此薩都刺之越溪曲也。銀魚身圓。纖細無骨。以其形如麵條。故滬人呼之爲麵長魚。杜甫詩『天然二寸魚』。指此也。別有一種。大如拇指。或呼王爪魚。亦謂之銀魚。

銀魚以瑩澈白嫩者爲貴。離水卽死。無活者可得。可充家餚。最普通者爲銀魚炒蛋。以銀魚洗淨後。拌和於蛋中。然後以油煎煮之。便成。間亦有以炒肉絲者。南貨舖中有銀魚乾出售。可以製湯。但氣腥味劣。殊非予所喜也。



世俗謂銀魚爲孟姜女肉所化。其殆以膩白光緻歟。齊東野語。不值一笑。故詞人梁谿鄒翰。嗜銀魚成癖。某歲春。與汪允宗華君趙君泛舟蠡湖。吃銀魚。成古風一篇。并小序云。銀魚表裏潔白。長不及二三寸。眶黑。或燦若黃金。春間產吾鄉范蠡湖。自東往西。喜逆流。行。東南風起。午刻出遊。邑中產地。爲鵝湖茅塘橋雙板橋坊橋望亭各處。味鮮潔肥美。勝河豚江鱸多矣。蠡湖波浪凌空。虛中有水族曰銀魚。魚長不及二三寸。粉搓玉琢凝脂如。每逢春暖逆流上。戢戢聚引漁人漁。皖江汪子好交結。特下江鄉尋俊味。爲邀華子作陪賓。清釀三升滌腸胃。碧漪劃破春波開。聲氣相同不涇渭。三人之外雜韓康。謂趙君善醫。但免俗塵心亦慰。鄒衍本有斗酒藏。華以鷄子調羹湯。狂飲高吟苦結想。搖頭傻笑鬚眉張。汪倫忽得警絕句。突起立興飛揚。高呼拍案案傾側。砰然跌碎玻璃缸。襟上新痕衫袖溼。眼花撩亂鑽船竅。漁娘舟子皆大笑。疑是詩人豁虎跳。不則下腹醇醪藥。性來胡爲仄仄平平發。

狂吟一斗百篇李謫仙。走入糞缸癡買島。俗人但解唱京腔。安識君房言語妙。篙師偷飲不論價。吸盡西江入口化。也居舟尾喪頭眠。汨汨喉中欲傾瀉。富翁豪舉開瓊筵。我本小人烹小鮮。君不見畢卓之螯東坡之蛤。張翰之鱸皆細品。何故文人學士都流連。者番會合爭人格。熟魏生張不能識。入座非爲口腹來。特破社飲聚餐徵酒食。或入花叢或竹林。遊戲羣居算正式。不如大嚼破詩腸。皮陸松陵風雅極。

汪精衛嗜雞雛成癖

黨國要人汪精衛氏。別署雙照樓主。伉儷情深。於斯可見。而氏若有駐顏術。然者數十年不加蒼悴。望之猶如少年中人。尤爲難得。氏對於飲食。極講衛生。以雞雛之最富滋養料。每餐必啖之一。餐能盡三隻。宴客例外。故有人爲之推算。殺雞雛年在三四千隻以上。與故譚茶陵之嗜魚翅。于右任之好辣。



椒。同爲佳話。氏之啖雞。製法凡數十種。或炙。或熏。或鹽漬。或糟醉。而紅燒白燉。調味相宜。蓋不如此。恐易於厭棄也。一日聞人述及神仙雞。泥塗雞。煮法。乃試之以宴客。其法雞宰割後。和以醬油及酒。置諸於甌。甌又置諸於釜。釜中稍加鹽粒。又清水若干。然後燃以薪柴。沸騰卽止。越五分鐘再燃。凡三次。雞已熟矣。是曰神仙雞。又宰雞不去毛羽。以葱薑醬油酒類。實於雞腹。隙裂處以線縫之。既妥貼。乃以水泥遍塗其體。架又熏之。水泥乾至龜坼。力擲諸地。泥墮而毛羽隨之俱脫。嚮啖之。芳脆味美。無與倫比。是曰泥塗雞。亦名叫化雞。蓋乞兒輩無所設備。以簡法治餽也。客進食。咸讚美不絕口。氏亦爲之大喜。曰。無怪俗有叫化三年。官不要做之諺也。氏以常食雞。故特於宅中別闢一精室。專蓄鷄雛。有白鷄。錦鷄。泰和鷄。翻毛鷄等。顏之曰知廉。取埤雅「鷄跑而食之。每有所擇。故曰知廉如鷄」之意。並藉之以爲官箴也。氏生平頗畏新聞記者之見訪。以有許多不便發表之問題。而新聞記者必再三探

詢殊使人爲難也。又不喜社會人士之歡迎。曩以病赴海外養息。久不返國。邦人君子念之。請之歸。既歸止於滬壩。邦人君子擬爲開一盛大之歡迎會。西門及縣公署均綴以五綵牌樓。配裝電炬。光芒萬丈。不料及期而氏忽乘輪作武漢之遊。其怪僻殊可笑云。

暴跡留存之冷香閣

冷香閣者。我吳虎阜之名勝地也。竭來滬上。足跡未臨其他者有年。回首舊遊。恍如隔世。閣矗立山半。有高屋建瓴之勢。爲鄉前輩金鶴望。汪鼎丞諸先生董之而成。周圍植梅三百本。冷香一片。因以顏閣。初春之際。有利靖癖者。相率巡檐索笑於其間。秋日氣爽。又聯袂登臨以爲樂。長夏快風。嚴冬皎雪。亦多結俊侶而來。歲序四時。殊不落寞也。據閣品苑。望靈巖支硎上方獅嶺。諸峯巒。歷歷在目。而京滬列輦。蜿蜒行於翠藹叢莽中。鳥瞰之餘。別有景趣。



猶憶某次予及諸同文雅集於冷香閣上。施君濟羣見列輦詫爲奇觀。不覺脫口而呼曰。遠看火車像條蛇。程丈瞻廬以其恰爲七言。彷彿打油詩腔也。乃戲爲之續曰。近看火車像部車。若然弗遠也弗近。頭如車來尾如蛇。相與拊掌大笑。不料事隔數日。暴倭竟以槍殺我華健兒聞矣。健兒胡宗漢偶來此間眺賞。暴倭二三乘射獵之餘興。亦涉足爲登閣之游客。見胡宗漢身御戎服。有意辱怒之。宗漢報以惡聲。暴倭卽出槍彈以殪之。陳尸閣中者數日。冤讐終未申雪。此次暴倭鐵蹄蹂躪我華疆土。殘害同胞。不可俛指計。想胡宗漢魂兮有知。天陰雨慘。當啾啾作靈嘯於山丘崇閣畔矣。

金花菜

春蔬雖多。然以金花菜爲最鮮雋。予嗜之甚於魚肉。滬人稱之爲草頭。實則苜蓿之一種也。史記大宛傳。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

唐人詩。明月何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蓋至唐始以金花菜充饌。然人猶薄而鄙之也。厥後周忱撫吳。謁蔣給事性中。蔣以是菜爲款。周啖之。讚美不絕口。一經品評。而金花菜之聲價乃十倍。士大夫家相率視爲席上之珍。

金花菜。一名盤歧頭。莖臥地。葉爲三小葉合成。小葉倒卵形。頂端凹入。花小色黃。其形似蝶。莢作螺旋形。有刺。隨地蔓生。俯摘卽是。村娃往往携筠籃。至野外採之。亦有下子而種於田畦者。然反不及隨地蔓生者之具有真味。禮失而求諸野。信然信然。

鹽漬金花菜。可爲消閒食物。曰鹹金花菜。以太倉所產者爲最有名。

滬俗立夏日。以金花菜和糲中煎熟食之。名草頭攤糲。秦硯畦老人有詩詠云。金花雅號是誰題。密葉叢叢剪不齊。留得黃花開幾朵。待逢立夏喫攤糲。煮金花菜。必須油多。將熟置上好高粱酒少許。啖之自然馨逸。又金花菜炒



肉絲。既雋且腴。別有風味。

潘蘭史軼事

番禺老詩人潘蘭史先生。於九日逝世於福履理路滬寓。年七十有七歲。先生享名甚早。年二十六。應歐西德邦之聘。主講柏林大學漢文教席。著有柏林竹枝詞。傳誦人口。即成於此時者也。返國後執筆政於香港上海各報。兼任各大學教授。著述綦富。付梓者有說劍堂全集六卷。飲瓊漿館駢文詞鈔。羅浮遊記。在山泉詩話等。名山事業。殊可羨也。其家聽颿樓海山仙館。弄藏書畫古玩之多。與葉氏風滿樓吳氏筠清館相埒。滄桑既變。什九散佚。及至先生。已寥無所存。僅剩宋代琴一。爲魯殿靈光。先生寶之。迺作海山聽琴圖。以爲紀念。居橫浜橋克明路有年。榜其門曰翦淞閣。其姬人月子侍之。不啻東坡之與朝雲。月子更摹朝雲誦偈圖。風流韻事。有足述者。晚年精神猶矍

鑠。飲酒縱譚。寫作不輟。善爲行艸。絕道秀可喜。客有求之者。往往立即揮毫。以應。從不擱積。間或作畫。然不輕示人。予曾見其所續荔枝便面。設色妍麗。得未曾有。物稀爲貴。靡可珍也。先生諱飛聲。一署老蘭。他如百花村長。羅浮道士。水晶庵道士。皆是。其水晶庵詩云。盡日編詩古佛旁。芭蕉分綠上紗窗。杜陵身在水晶域。便覺心清聞妙香。詞亦婉約可誦。如臨江仙記情云。第一紅樓聽雨夜。琴邊偷問年華。畫房剛掩綠窗紗。停絃春意懶。儂代脫蓮鞵也。許胡床同靠坐。低教蠻語些些。起來新酌咖啡茶。却防愁婢笑。呼去看唐花。又拋球樂子梁。招飲槎上旁。晚移尊漪園賞荷云。滿鏡紅蕖展篋寬。移尊重拾舊清歡。尋香裙袂隔花見。慘玉琴絲和水彈。便托微波語。何必題詩上畫闌。先生爲南社名士。詩什散見於南社集甚多也。

聚頭扇



扇爲暑中要品。一柄在握。清風徐來。俗有六月不借扇之諺。良有以也。扇中之最普通者爲摺扇。一名聚頭扇。見春風堂隨筆。大都出於蘇杭等處。海上工場林立。然不能製扇。因水含鹽質。非所宜也。

摺扇穿以竹骨。有十六方。十三方。十一方之別。小骨往往一面爲竹青。一面爲竹黃。有兩面均青者。曰合青。價值既昂。且不耐用。蓋兩片黏合。易於脫裂。反不若一面者之爲佳也。綴以書畫。竹青之面爲書。竹黃之面爲畫。不能亂配。大骨之下端。以燕尾式者爲上。方者次之。圓者又次之。竹質有老嫩。竹工乃藉燕尾方圓爲分類云。

吳中心漢閣主人藏摺扇都數百柄。扇面均爲時彥書畫。凡屬名家。求之殆徧。據云。書難於畫。故畫家多而書家少。扇有兩面俱畫者。所以補書家之缺也。

摺扇以疊層故。書畫題識上之印泥。有旁黏他處之虞。白璧留瑕。殊不適意。

剔除之法。可搔取髮中垢屑。摻旁黏處。一經研擦。印泥之跡。便無存矣。此亦心漢閣主人爲予道者。

呂四港人之水技

中國實業計劃所指定之全國漁業港。曰呂四港者。南通附近之濱海區也。港彈丸地耳。居民多業漁。春水垂綸。秋陽曝網。幾別成一世界。影星韓君蘭根。呂四港人也。謂其地多海產。海蜇泳行於水中。大似案面。漁氓划一小舫。艙實以鹽。別備鐵叉多柄。海蜇浮動。輒以叉刺之。什九可得。拋之艙鹽中。以待沽市。海蜇有叉獲其半。而其他半體。仍能游行遁潛者。蓋其生活機能。與尋常魚介不同也。魚氓以習水故。大都擅長水技。有黃某者。更能首戴米五斗。踏波行。可三里而強。米不漬。口不喘。神色自若。觀者無不咋舌。黃某捕魚。無需網釣諸具。沒身淪漪間。魚來以指巧搯魚顛。魚體雖溜滑。不能逃。背負



一筐得魚投之。沒水一二小時。筐魚盈滿。乃一躍出水。一家數口。賴是以生。他人豔羨之。不能及其技之長也。黃某嗜麴蘖成癖。某晚飲於村肆。酩酊而歸。不覺迷途。踉蹌傾跌。陷身渚澤。以醉故。竟追踵屈大夫而去。語云。善飲者醉。善溺者死。信然。

瑞香

一年芳訊。梅占春先。而瑞香冒寒破萼。亦有不甘落後之概。瑞香爲常綠小灌木。本高四五尺。枝葉繁茂。葉爲長圓形。質厚有光。有楊梅葉者。有枇杷葉者。有荷葉者。有毬子者。有彎枝者。彎枝其節彎曲如斷折狀。香更烈。葉邊有暈者。名金邊瑞香。花有紫絳白三色。紫者有如丁香。號紫風流。江南後主嘗取數十株植於移風殿。名蓬萊紫。蓋自古視爲珍卉也。性喜陰。然又惡濕。舊時閨闈。常極取其花。簇而成球。懸諸鈿床羅帳間。鴛枕夢回。並頭笑指花香。

人氣兩氤氳。別有一種旖旎情況也。

瑞香一作睡香。清異錄云。廬山瑞香始開。一比邱晝寢磐石上。夢聞花香。既覺。尋香求之。因名睡香。四方奇之。謂花中祥瑞。遂以睡易瑞。或云。楚辭露甲。卽瑞香是。

黃瑞香。枝柔韌。可綰結。花色鵝黃。花落後。始生葉。實則此爲結香。以其形似瑞香。乃襲取其名耳。

瑞香不宜糞澆。惟用浣沐垢水灌之。則自茂美。芒種時。剪取嫩條。破開。置大麥一粒。用亂髮纏縛。插入土中。勿使見日。茁長甚速。其根甚甜。易藏蟲類。尤宜注意剔之。

瑞香彷彿素馨。又似椒花。故楊萬里詩。有未折猶疑紫素馨。又云。椒花具體微。其他古人詠瑞香。頗多佳什。如劉克莊云。自慚囊牖繩樞子。不稱香囊錦傘花。郝莊云。雕玉馨濃團瑞雪。翠翹春暖插輕霞。張芸叟云。檻中紫艷繞盈



握。天上花香暗襲人。陳古澗云。曉露染成鷄舌紫。東風吹作麝臍香。瑞香尙多異號。西溪叢話。瑞香爲閩客。天祿識餘。瑞香一名錦薰籠。一名錦被堆。三餘贅筆。曾端伯花十友。瑞香珠友。

曩歲在蘇。賃廡鈕家巷學友袁氏家。庭院中一樹瑞香。花白侔雪。晴烘透馥。讀書寫稿其間。覺香氣拂拂從書頁稿楮中出也。於今時隔十年。足跡未至舊地。不知此粉面芳心之瑞香。猶敷榮著花否也。

南皮張之萬志青。撫江南。有政聲。晚年退隱林泉。以栽植卉木爲樂。家園中羅致諸花。四時不斷。但獨闕瑞香。點綴春光。有知之者曰。其如夫人某。爲某巨家婢。本名瑞香。故不許園中植瑞香花。亦云趣矣。

筵耦記

錢韻珊女士者。名畫家雲鶴老友之女公子也。淵源家學。擅畫工詩。曾作一

篔爲南田花卉。清芬妍秀。不染時趨。輾轉爲李幼竹君所見。幼竹六合佳士也。竺嗜丹青。展翫之餘。愛不忍釋。知韻珊尙待字閨中。乃委友執柯以聘焉。好事旣成。迺於今歲雙十節。爲合卺之喜。新娘娘調鉛殺粉。期前勤事藻染。成四屏一軸。爲洞房之點綴。畫各有詩。均清新可誦。如梅竹壽帶云。紅梅綠竹滿園春。又見韶華閱歲新。自喜圖成名益壽。攜來可祝養花人。荷塘翠羽云。池塘十里雨初收。點水蜻蜓葉上留。掠過翠禽詩意遠。畫船載酒晚涼游。秋葵黃鳥云。秋葵大麗鬥芬芳。海外移來種異常。小鳥高飛如錯認。居然魏紫與姚黃。山茶雙雀云。圍爐小閣下重簾。祇愛長吟酒數添。記得雪融花徑暖。一雙凍雀噪晴檐。軸繫以五律云。繪事學名賢。繁華到眼前。錦堂新富貴。瑤島小神仙。幸得花常好。欣逢月正圓。高齋懸粉壁。如意祝年年。作吉羊語。尤爲得體。書法亦娟逸。三絕之才。求諸巾幗。不易觀也。想見閨房之樂。不啻趙松雪之與管夫人。搏泥雅謔。爾我不分。美滿良緣。在溫柔史上添一楮葉。



矣。

柳

漏洩春光。柳條是屬。柳爲落葉喬木。高三四丈。枝細長下垂。去其皮可編什器。如篋。篋之屬。葉狹長。暮春柳花黃蕊。其種子上帶有叢毛。隨風墮落。荳散如絮。故稱柳絮。凡着裘毛。易生蛀蟲。入池沼卽化浮萍。舊與楊合稱。惟柳枝下垂。楊枝上挺。此其別耳。

長物志云。柳須臨水種之。柔條拂水。弄綠搓黃。大有逸致。西湖柳亦佳。惟涉脂粉氣。

微風搖柳。自具朦朧雲烟之意。日鶯之啼。蟬之吟。皆於柳爲宜。最妙於柳蔭堤畔。艤一小船。船上爲十七年華之漁娃。青帕冪首。丰姿娟娟。此境此情。惟費曉樓畫中有之。殊令人魂銷意遠也。

檉柳爲柳之別種。一名觀音柳。幹不甚大。枝絕柔弱。葉細如絲縷。婀娜可愛。一年作三次花。色粉紅。厥形如蓼。花遇雨卽開。宜植諸池邊。葉經霜不落。春時扦插。甚易活也。

予二十年不至西湖。猶憶某歲遊杭。時蘇白二堤。泥徑纒窄狹。無車馬之喧。與二三學友。緩步柳浪。聞鶯勝處。柳絲結翠。垂陰似幄。靜候黃鸝。偶然作一二好音。瀏亮足砭俗耳。逸致閒情。此生不復再得。思之思之。繫諸夢寐已。

但杜宇君自白下歸。示其所撮之莫愁湖水榭景跡。檻外柳絲交縈。含烟惹霧。襯以一片空濛。迴清倒影。自有一種不可名狀之妙。予曰。若於盛夏之晚。浴罷偶臨其地。獨坐無言。涼風颯至。人在畫裏。無復塵心。其樂不知將何若也。杜宇爲之莞爾。

柳饒幾分女兒氣。故昔人詠柳。輒以眉若腰比擬之。如張昱柳枝詞云。悔盡江州白司馬。一生空詠小蠻腰。又歐陽永叔柳詩云。殘黃淺約眉雙斂。欲舞



先誇手小垂。

嘗見閨秀陸芝仙擬古樂府一首云。柳小比儂短。送君拂征衣。柳長覆儂屋。征人猶未歸。思婦之情。託諸於柳。佳什也。

東本願寺之佛畫會

東本願寺。在虹口武昌路。爲扶桑人士之藏經處。丹青家錢化佛。迺假其樓廳。開佛畫展覽會。裙屐紛集。備極一時之盛。佛畫計數十百幀。或莊嚴。或詭怪。此張丹翁所以有打倒金農之譽也。佛幀中更有筆墨俗劣者。疑爲不類。視之果高揭市間贗鼎四字。化佛特懸以示別者也。曩年西藏活佛卓錫海上。化佛得其哈達一。乃以硃砂點染成佛。尤名貴罕觀之作。絕有趣者。一佛伏巨大木魚而假寐。自具疲於津梁之意。化佛因謂大連有木魚庵。亦爲扶桑人士之所設施。庵中羅列唐代以來之木魚數千枚。大者如栲栳。小者如

芥子蔚爲奇觀。此木魚佛畫。將來擬投貽庵中。俾物以類聚。洵善舉也。畫多時賢題句。如王一亭云。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廉南湖集。夢東師語云。秘密門開妙總持。工夫冷暖自家知。那堪更問張三李。我尙非我。他是誰。頗玄妙可誦。其他尙陳列鴛鴦一幅。人物一幅。皆古逸絕倫。是則佛畫會概不限於佛畫矣。

霍桑探案拾雋

我友程小青氏。著霍桑探案。蜚聲於小說界者有年矣。小青自謂生平所撰探案。以資望而言。固不及柯南道爾。以質量而言。則已超於福爾摩斯之上。所居數椽小築。在吳門葑谿之濱。大有詩書日月鷗鷺朝昏之雅致。常獨步郊垞林木間。往往移晷忘饋不去。蓋其藉此野外風光。以便構思探索也。構思旣得。立返室。寫成一圖。自甲至乙。自乙至丙。自丙至丁。而至於戊。已爲其探



案之步驟曲折。圖成。更竭其思力。或於甲乙丙丁之間。再有雲詭波譎之可述。故小青之撰探案。較任何體裁之小說爲難。最苦者。則應書賈之徵求。限以字數。二三千言。不足暢其揮寫。五六萬言。複冗又多蛇足之嫌。究不及自動所撰。每篇一二萬言之適意精當也。探案中。輒有一助手。如華生之與福爾摩斯。是包朗者。霍桑之助手也。趙芝岩君。與小青相友善。出入相偕。儕輩遂以包朗目之。芝岩付諸一笑。似已默許矣。小青曩供職東吳大學某科。同事某西婦。頗愛讀其探案。慫恿譯爲英吉利文。爲之紹介披露某西雜誌。小青兼擅國畫。西人購之。渡重洋而陳列於彼邦者甚多。厥道西行。我友之前途。未可限量也。

逝者如斯錄

婦女纏足。最是苦事。故康長素於清季。卽提倡解放。會上奏摺。請禁婦女纏

足云。乳哺甫離。髻髮未燥。筋肉未長。骨節未堅。而橫繫弱足。嚴與裹纏。二尺之布。七尺之帶。屈趾使行。拗骨使折。拳攣蹠蹠。跣地踏天。童女苦之。旦旦啼哭。或加藥水。日夕熏燃。窄襪小鞋。夜宿不解。務令屈而不伸。纖而不壯。扶牀乃起。倚壁而行。富人苦之。貧家尤甚。親操井臼。兼持饋浣。下撫弱息。上事病姑。跋往報來。走無停趾。臨深登高。日事征行。皆捫足歎嗟。愁眉掩泣。或因登梯而墜命。或因楚病而傷生。若夫水火不時。亂離奔命。扶夫抱子。挾物攜衣。絕澗莫逾。高峯難上。亂石阻道。荆棘鈎衣。多有縊樹而棄生。墮樓而絕命者。仁者之言。自有價值。文辭之工。其餘事耳。

荀慧生此次來申。獻藝天蟾舞台。又以釵頭鳳哄動一時。日前荀設宴大西洋。到客二百餘人。予亦與焉。荀綠鬢朱顏。丰神散朗。依舊張緒當年。想見其紅氍毹上。搬演嬋娟故事。蕩氣迴腸。令人不能自己也。荀編有柳如是一劇。出演於平。故樊山詞人曾往觀之。以形容貳臣醜態。頗爲錢虞山叫屈。乃詩



以贈荀。有至竟牧齋才可愛。勸君休唱柳枝孌句。荀爲之輟演。亦梨園佳話也。

新聞報附刊新園林。本名快活林。以一二八之役。淞滬遭劫。舉國悲憤。欲快而無從。謀活而不果。遂易今名以代之。當其盛時。有快活林聚餐會。月集一次。尤以故劉山農爲最健啖。因有大食王之號。劉嘗自製紅燒鰻魚。攜諸報館。與獨鶴輩同食之。且曰。肥魚大肉。與朋友共。盡之而無憾。亦人生之至樂也。快活同文爲之軒渠。

別開生面之報紙

日本報紙之發達。殊不亞於歐美。大小報往往別類分門。有數千種之多。以應社會各種人士之閱覽。如料理店有料理店之專報。人力車夫有人力車夫之專報。甚至賣淫婦盜竊之流。亦皆有報以通消息。惟不公開耳。最有趣

者。厥爲造謠報。夫報紙本以訊息正確爲尙。此則生面別開。一反其道而行。然其造謠。祇以滑稽雋雅爲限。概不作搖惑人心。及含其他作用有損道德之談。純粹以游戲出之。供人發笑而已。且其造謠也。非全出子虛。常借端以爲之。如某名人至東京觀賞櫻花。則觀賞之中。添以種種豔聞韻事。俾成佳話。某女優情死。則爲造種種書信以披露之。社會上發生某案。則故搆離奇曲折之事迹以演衍之。不啻小說家採正史爲演義也。因此該報頗受讀者歡迎。日銷數萬份。惟篇幅不多。蓋取材殊難也。此友人陸叔干爲予談。叔干曾一度至瀛島者。

海外揚芬錄

歐西俗尙。以接吻爲相見之禮。夫婦朋友。均得行之。以示親愛。然據醫學家言。一度接吻。傳染細菌可數萬。交際之花。引以爲憂。巴黎某化妝物品鋪。有



鑒於此。乃創製一種香膏。名曰甜吻。絳唇輕點。色澤彌妍。且接吻之際。能發甜美之香。濃情如蜜。綺想欲仙。對方之銷魂醉脾。不言可喻。聞是膏爲百合花精。和以糖汁。暨消毒藥劑以爲之。既具播馥之功。又收殺菌之效。於是甜吻膏遂盛行於閨閣間。某化妝物品鋪爲之利市三倍。想海舶西來。滬上不久亦將有是膏之出售矣。

讀唐人羅衣欲換更添香之句。可知薰香之風。由來已久。巴黎素有花都之號。婦女之奢侈。甲於天下。傅粉薰香。視爲每日例行之事。今夏盛行銀絲紗半臂。紗織成玫瑰百合紫蘭諸花紋。一般摩登女子。往往預儲諸香料。更衣時薰之。如玫瑰紋者。則薰以玫瑰之香。紫蘭紋者。則薰以紫蘭之香。華燈既上。暑氣盡消。過市鈿車。香風散溢。海外風光。洵有足以豔羨者已。

南斐洲地處熱帶。樹木葱蘢。高幾插天。幹可數十抱。土人往往加以斤斧。鑿成孔穴。宿止其中。而野竹叢茁。其大亦足驚人。土人截取一段而中剖之。浮

諸湖渚。卽爲天然之舟楫。一竹舟容人四五。尙綽有餘地。較諸吾國所謂野航。恰受兩三人。猶覺此大於彼。惟易穿裂。則野竹多不值錢。任意截剖爲之。異常便利云。

電影自盛行有聲後。趨向爲之驟變。惟日本電影界安之若素。不受任何影響。蓋日本電影。向例於銀幕之前。有人大聲作口頭之說明。以便人人領會。一旦影片有聲。則與口頭說明互相舐觸。未免失其功效。故日本人之與電影。有聲者反不及無聲者之踴躍歡迎也。

落花生。俗稱長生果。本出扶桑。遜清康熙初年。僧應元往扶桑。覓種寄回。始漸栽植。茲已爲極普通之食物矣。美國紐約人士。近來頗喜啖食是物。糖果店中多有出售者。標名爲『支那果』。謂是物有健胃之功云云。猶憶吾蘇天賜莊。有美人某任職東吳大學。每日自其寓所至校。必經一市集。某輒購落花生一包。且行且啖。一包旣罄。而校舍已至。無間寒暑。習以爲常。彼邦人



士酷嗜是物此其一證歟。

非洲丁布格國之南區。林木森鬱。庶草蕃廡。樹有高入雲表。幹大數百圍。抱人往往闢穴以居。並宴舞於其中。而以夏日爲尤盛。蓋炎氛焦灼。樹穴中較涼快也。野間有美人艸一種。晦菱叒莠。香聞數里。自遠望之。彷彿有美一人。惺忪作嬌睡。若誤觸之。則莖艸踈跼。人受包圍。雖掙扎不得脫。數分鐘後。艸再舒展。而人已麻醉傷命矣。夫艸略具美人之色相而已。然爲禍之烈。已至於此。毋怪披香博士。淖方成。稱趙合德爲禍水也。好色者其鑒諸。

柏林動物學研究社。日前開一破天荒之盛會。參與演講者。俱一時著名博士。其演講之最新穎奇特。而道人所未道者。則爲人類滅絕之繼代問題。某博士之言曰。人類不能永久生存於地球。必有滅絕之一日。滅絕之後。亦必有繼起而代之者。環顧禽飛獸走中。俱無繼代之資格。最有希望者。厥爲蟻類。蟻有組織。有思想。有道德。將來進化。未可限量。其創造新宇宙之偉大。當

遠勝於圓顛方趾者流。聞者無不爲之咋舌。

美之法律。戕人於室內。治罪綦嚴。室外則衆目昭彰。往往得揆情而輕赦。某次。紐約市發生一血案。尸身仆臥門限上。半在室內。半在室外。無從定讞。卒以尸身在門限以內者多。宣判有罪。一時傳爲刑獄趣聞。

美之運動家。近有馬球之創舉。比賽時。一似足球。惟各跨一馬。球特大。視尋常者而十倍之。馬蹄奮起。球亦能命中敵門。蓋全藉跨馬者之駕駛盤旋耳。德之科學。突飛猛進。實有足以驚動一世者。近有生理學博士卜羅生氏。發明『體之素』一種。飲之可治虛怯之症。凡患此症而得治者。不知萬幾。然不知『體之素』究爲何種原質所成。後經醫學家前往詢問。始知從糞汁中提鍊而出。再調以他種藥劑者。且據氏云。人之消化機能。不甚緻密。排洩物中。往往尙留有若干分之滋養料。一經鍊製。自爲無上之食品。此中亦有循環之理歟。



巴黎侈華。甲於世界。裝飾品中之香水一項。尤負盛名。莫林斯登者。巴黎之鄉村也。有一大規模之香水廠。每年夏初。凡周圍若干里間。俱堆置玫瑰等花。芳芬馥郁。氣殊濃烈。故廠中工人。其時無不戴一口鼻之套。有如避疫然。不然。香氣刺激太過。易於使人發暈云。

東人近頗注重醫學。無論大小醫院。莫不設備周密。且整飾一新。偏請西方醫學專家。前來參觀。其突飛猛進之精神。觀者無不爲之驚服。

日人失業之多。喧騰報紙。然據確實調查。全國失業者。依人口爲比例。亦並不爲多。以視我國之游民充斥。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其所以喧騰者。蓋各地工廠林立。貧民盡得安插。其辭典上幾無賦閒二字。最近失業者。漸多發現。無怪其舉國恐慌也。

商人交易。誠實異常。市價不二。貨品上俱標以真確之價值。因此商店中。往往無多夥友。竟有闖其無人者。買客取貨。付值空櫃上而去。從無短少。及使

用僞鈔之弊。其信實有如此。

日人研究漢文者頗多。且能欣賞南畫。南畫者。我國之丹青也。謂漢人之文。若畫。意境之高。爲任何國所不及。因此報章雜誌。時有漢文南畫之商榷云。日本有關帝廟。屋宇宏深。廳事庭除。及一切供奉。悉爲我國舊制。華僑履此。家國之念。爲之釋然。客在東瀛。曾親見一商店學徒。駕一自由車。載物纍纍。蓋送貨者。司機偶忽。撞及街旁店鋪之廚牕。玻璃碎裂。陳列之品。紛墮滿地。學徒大驚。起而代爲檢之。店鋪主人聞聲出。不向之索償。反以溫語慰之。謂爾已累乏。不敢再勞。爾去可也。凡此種種。皆爲其國民性之優點。未可輕視也。

藝乘之春

一年之計在於春。此古人之明訓也。藝乘社諸子。努力於春。因有春季書畫展覽會之舉行。聿光寫山閣紅樹。小艇石橋。意澹氣蒼。自屬佳品。王子原設



色山水。意在大癡麓台之間。亦爲僅觀之作。江一南寫梅。一墨一絳。神韻雙絕。聊寄江南一枝春。君能名副其實也。李栖雲老於革命。黃花岡之役。幸免於難。近來寄跡海濱。常以丹青寫其胸中抑塞。壁張數幅。運筆奇妙。不拘規摹。衡以範法。便非栖雲知己。栖雲一署清湘老人。蒙壽芝畫菜。活色可充盤餐。入冬苦寒。菜類凍損。鬻值乃奇昂。吾輩貧士。雖欲咬得菜根。亦殊不易。對之不覺饑涎之垂垂盈尺也。錢化佛之佛。一自外間發現贗鼎以來。益經意精健矣。吳石公花草。得冬心意致。法書方面有楊哲子。駱亮公。熊季貞。頗不寂寞。欣賞旣徧。與化佛及袁希濂先生把晤。先生近耽禪悅。治律之餘。便親梵夾。能一人獨放燄口。收驅疾除邪之功。日前有姚明輝者。建彌陀塔於安亭之金粟鎮。請先生蒞止誦經。旣而農氓紛來觀瞻。乃招照相師來。撮取影跡。以爲紀念。影成。則塔後湧現一山。距安亭二百里內。無丘巒之遂。勝引爲奇事。先生以影見示。果隱約有坡陀起伏之形。相與詫異者久之。化佛收羅

香烟盒綦富。擬開一展覽會。出示數十百種。均爲名貴之件。據云。美麗牌。本有呂美玉三字。一經爭訟。卽將三字銷去。又至尊牌。本有么丁二四之牌圖。一有謂其提倡賭博者。今乃改爲七星。又仙女牌。仙女手執一五色旗。自黨軍掃清宇域。五色旗一變而爲盾牌。新象普遍。無從再覩舊觀。茲正在徵求中。不料小小盒片。具有滄桑如此。然非化佛有心人。亦不能知其詳盡也。

太湖之鳧

鳧之爲物。見於爾雅。舒鳧。鶩。而尸子云。『野鴨爲鳧。家鴨爲鶩。』鳧頸長。嘴扁。雄者毛澤殊麗。頸色翠。尤具美觀。雌者祇黑白相間。無甚文采。棲太湖畔。吮紅翻碧。刷羽啣蒲。極颯沓繽紛之致。我友嚴蘭軒君家洞庭山。山在巨浸中。水石之勝。天然入畫。世所稱洞天福地者是也。謂山民泰半以藝花種果爲業。餘則從事罾罟生涯。更善捕鳧。鳧之來也。結合成羣。翕呷而飛。多至萬



餘頭。厥聲如雷。天日爲蔽。捕者往往能預測風雲之變。而知其飛集之方位。張網以向之。可獲數百千數。有時鳧過夥。網不能勝。或反颺逸殆盡。凡事戒貪。於茲可得良訓也。鳧性耐寒。當隆冬之際。朔風勁吹。彤雲欲雪。斯時鳧最肥健。捕者簑笠扁舟。泊宿渚畔。抱一網打盡之願。貨之於市。每對可得代價一金四五角。有較小者曰『花梢』。曰『烏冬』。啄黑。價亦相視而差。據聞曩昔之捕鳧也。射以土鎗。不加羅織。然所得綦尠。而鳧着鉛珠。體有火藥氣。未免大遜厥味。不若今之所得既多。而活潑可蓄也。鳧產卵。明瑩似玉。常在蘆葦叢中。撮取之以充饌。嫩雋無匹。殺鳧不血刃。捩頸持毛。有毛盡頸折。而猶能跳躍者。其狀甚慘。此君子所以遠庖廚歟。鳧之內毛。茸然而溫軟。璇閨蘭闥。必備之品也。

吳苑導遊錄

春光易逝。行樂及時。海上士女。紛紛作蘇杭之遊。予固熟知蘇地情形者。爰記一二。以爲導引。

蘇地多山水。非窮一月之力。不能遍覽其勝。然往游者。或牽於職務。或限於經濟。不克如願以償。茲姑以往返二日爲標準。爲之規畫遊程如下。乘晨間八時之特快車。抵蘇爲九時五十分。雇人力車。逕往虎邱。虎邱一名海湧山。有劍池。千人石。二仙亭。說法台。點頭石。真娘墓。鐵花巖。巖有第三泉。陸羽所品定者。其他如望蘇臺。小吳軒。擁翠山莊。冷香閣。均可憩足焉。附近市集有餐館。價廉物美。可謀果腹。飯後折回閶門。過五人之墓。可入內憑弔。至閶門作留園西園之遊。留園爲明徐太僕東園故址。臺榭縝密。有冠雲峯。尤爲透剔玲瓏。西園在留園西。戒幢寺之放生池在焉。境絕空曠。豁人襟懷。旣已徧歷。則乘車進城。可園也。滄浪亭也。怡園也。拙政園也。可以時間支配遊賞之。旁晚至元妙觀。其時熱鬧異常。觀前一帶。市廛櫛比。尤爲精華所在。吳苑茶



居乃茶坊中之傑出者。品茗稍坐。藉以節勞。掌燈時候出城。在閭門馬路蘇館中進晚飯。魚蝦鮮雋。殊快朵頤。廣濟橋頭。旅館林立。投宿便值甚廉。且頗舒適也。明日作遊山計。可囑侍役預雇一小快船。在橋畔泊候。翌日早起。略進點心。卽下船。由運河前往觀音山浜。過楓橋寒山寺。登岸隨喜。一讀張繼詩碑。旣而仍下船。則黃梁已熟。船娘出酒肴餉客。酒酣飯飽。船已過西津橋而達觀音山浜矣。觀音山本作支硎山。爲晉支道林得道處。循山徑高下。可通至天平山。多奇石。有釣魚蟾蜍鸚鵡靈龜等名。皆奇特可喜。尤以卓筆峯爲最著。是山分下白雲中白雲上白雲三層。足力健者可直趨上白雲。一觀靈巖獅峯穹窿楞伽諸山之籠煙曉靄。爲之塵心俱滌。卽至中白雲而止者。品鉢盂泉。亦清澈肺腑。身欲仙去。夕陽歸權。直往車站。乘晚車返申。

現代之玄奘

唐高僧玄奘西遊印度。以交通艱阻。榛莽未闢。不免瘴氣侵人。毒物噬害。後世爲稗官家言者。附會穿插之。於是妖魔也。鬼怪也。歷九九八十一難也。滿紙荒唐。盡乖事理。諺有亂說西遊記之語。誠哉其爲亂說也。按玄奘當時至五印度。入戒賢律師之門。精窮佛典。經十餘年。始返國。齎還經論六百五十餘部。與其弟子共譯七十五部。得千三百三十八卷。中印文化之溝通。在歷史上放一異采。輓近以還。彼邦泰戈兒來華。故新詩人徐志摩之隨赴錫蘭。皆負聯絡融洽之使命。湘之譚云山先生講學印度有年。常以玄奘自居。謂我國人數佔世界四分之一。印度人數。佔世界五分之一。合之則幾近半數。欲創造現世之一統文明。其責任非聯合兩族不可。因組織中印學會。深得泰戈兒之贊助。而我黨國要人戴傳賢氏亦殊嘉許之。貽書有敬以至誠虔



祝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加被而成就之。使此無量衆生以是因緣。悉得無量福慧。而娑婆世界。都成莊嚴淨土云。先生近正從事擴大運動。招致我華賢彥。前往觀光也。

芭蕉

昔人句。「深院下簾人晝寢。紅薔薇映碧芭蕉。」又云。「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則此牆東卓翠者。洵當令之佳卉也。

芭蕉爲多年生植物。高八九尺。莖軟。重皮相裹。外青裏白。葉甚修巨。一葉舒則一葉焦。概不謝落。與秋菊之不落。同爲藝圃之俊物。三年以上著花。瓣大小不整。色淡黃。其實垂垂而長。卽香蕉是。然非於熱地不熟。

芭蕉多異名。曰甘蕉。曰芭甘。又號扇仙。蓋葉可製扇。且舒展颭動。亦若扇之揮拂。故唐賢李玉溪有「芭蕉開綠扇」楊萬里有「繞身無數青羅扇」

之句。比喻殊妙切也。更多異種。美人蕉嬌小玲瓏。著花穠豔爲園林間不可少之物。贛州產鳳尾蕉。福州有鐵蕉。聞以鐵屑和泥壅之。羊角蕉結子尖銳。形若羊角。板蕉結實味淡。佛手蕉實小而甜。俗呼爲蕉子。鷄蕉尤香嫩甘美。南人珍之。水蕉則不結實。膽瓶蕉其身特大。而其上漸小。至葉乃大開敷。長大翠綠。正如膽瓶中插數枝蕉葉也。亭館列植。深可愛玩。亦名象蹄蕉。言如象蹄然。粵東人家多植蕉。緝之如麻。織爲衣。較葛爲美。名爲蕉葛。琉球更有芭蕉布。略帶褐色。東瀛人取以黏附於屏幃間。甚古雅也。

雨滴芭蕉。厥聲淅瀝清越。然愁人聞之。爲之百端悵觸。不能自己。曲調中因有雨打芭蕉一折。球大王李惠堂喜弄月琴。輒於夜靜更深彈「雨打芭蕉」以爲排遣。其所著病中迴憶錄。一再述及之也。

我師石予先生。曩致景雲詞人書。言及芭蕉之韻致。殊耐人玩索。書云。「余家小樓下種蕉三年。今高與樓齊矣。其葉放半月者。深綠色。放未十日。綠稍



遜。初放一二日。色淺碧。間以淡黃。淨比秋河。媚如春柳。每當曉露。夜月。推小樓之窗。倚小窗之檻。一種秀色清影。時涵溢於吟榻。囊書妝台。奩鏡間。余家止此。刼餘一樓。倘所謂一室小景非耶。王禹偁竹樓記云。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余於芭蕉亦云。方今盛夏。烈日可畏。而余空庭如張翠幕。綠陰濃厚。頗受其益也。」

但君杜宇。去夏嘗作一油畫。邀予觀之。畫中一巨蕉葉。披拂舒展。翠色欲流。裸女子蔭憩於下。葉受陽光。映裸女子肌膚俱綠。佳妙至無倫比。的是眼福。長物志有品評芭蕉一則云。「綠窗分映。但取短者爲佳。蓋高則易爲風所碎耳。冬月有去梗以稻草覆之者。過三年卽生花結甘露。又作盆玩者。更可笑。不如櫻欄爲雅。」

古人作畫。忽於實而重於意境。故摩詰丹青往往不問四時。袁安臥雪圖。雪中。有蕉。高啓詩。「寒池蕉雪詩人畫。」卽謂此。

僧懷素學書無紙。種芭蕉萬本。以供揮灑。號其所居曰綠天庵。又南漢趙純節軒窗館宇。咸種芭蕉。時稱之爲蕉迷。可與和靖之梅。淵明之菊。濂溪之蓮。子猷之竹。媲美千古。

堅瓠集云。『有人召仙。以芭蕉葉置袖中。請仙賦之。仙卽書云。『袖裏深藏一葉青。知君有意侮神靈。今宵試聽芭蕉雨。久滴瀟瀟一二聲。』蕉之神話。足資談助。

芭蕉可分其小株種之。若以簪脚橫刺成孔。令洩氣。則低矮婆婆。終不長大。卽盆玩中物也。

槎谿葛氏園

槎谿（南翔）饒園林之勝。如南園。古漪園。葛家園。是南園。古漪園。均涉足而攬秀矣。前日曾叩先祖塋域於西張涇。回車過東市。乃作葛家園之游。園爲



私人之產。雖陁陁失葺。然苔砌蘚牆。自有古意。入門右折。抵雪影軒。藉以品
弄。憩息。軒側植梅數十百本。園主人因取昔人衝寒有客尋春去。移得晴窗
雪影來句。卽以雪影二字爲榜。惜予來已遲。不得一窺。萼綠仙子之顏色。且
聞園畦多菊。頗著聲譽。則又恨予來之早。千畝芳菲。無從而見。傲霜晚節。何
緣之慳也。軒絕明暢。耳室亦雅潔。張吳昌碩遺墨花草尺幅。但粗而失諸獷。
豔而近於俗。似非缶老真跡。不值識者一哂。傍檐有竹一叢。幹色紫。莖枝亦
作微頰。而扶疏碧葉。則與尋常筱篁無所別。佛家言。觀音居紫竹之林。茲見
紫竹。令人作靈山不遠之想。回望天桃一樹。著花池畔。與紫竹遙相映對。春
色濃酣。蔑以加矣。旣而陟阜度磴。披草闢徑。徧歷一周。卽忽忽赴列車之驛。
市券登車。人殊擁擠。蓋際此踏青時節。游侶較多也。車至真茹。有初來滬上
者。問人。以到滬埠否。驛卒答以真茹。其人以爲正是。遂携行篋而下。迨知有
誤。欲再上車。則飈輪疾轉。已不及復登。真茹誤爲正是。本爲笑話之一。今竟

見諸事實。乘客聞之。無不爲之失笑。笑聲未止。而樓臺燈彩。照耀眼簾。滬埠已至矣。

月季

花亘四時。月一披秀。此宋祁贊月季花之語也。月季爲常綠灌木。與薔薇同。或有謂爲薔薇之變種者。莖蔓生有刺。花按月開放。故名。俗稱月月紅。羣芳譜云。『月季花。一名勝春。一名瘦客。又名鬥雪紅。有紅白及淡紅三色。』語云。弄花一年。看花十日。蓋花之護養綦難。而蓓蕾之時。又殊暫也。然若植月季一株。芳菲不斷。耐人久賞。足以彌此闕憾。亦可作盆玩。然盆玩者。一花再花而已。不能次第續放。土力有限。使之然也。

昔蘇子瞻有月季花再生詩。『幽花本長春。暫瘁如蝕月。』比喻絕妙。又楊萬里云。『一尖已剥胭脂筆。四破猶包翡翠茸。』狀花之形態亦殊佳肖。又



有句云。『閏年開到十三回。』則不憶何人所作矣。眠雲心漢閣筆記。有月季譜一則。爰採之以爲資料。『月季一花。千態百色。江右王天裔者。風雅士也。覓得月季有百數十種。皆佳品。稍次者尙不在此數。有妾揚州人。善藝植。蓋產自園藝家。天裔游江都時。知其尤善插月季。遂以重金聘爲筵室。後天裔著月季譜未就而卒。友人有張君者。頗好事。亦愛是花。本與天裔最相契合。願就其妾。講求花品。及接插諸法。爲續成花譜。妾亦願之。未及浹旬。戚黨中有以蜚語者。張君歎曰。此風雅事。而乃被污濁名乎。天裔名節我辱之。非友也。遂絕跡不至。王氏妾未通翰墨。乃中輟。聞者咸致惜焉。此清光緒中葉事。妾無所出。妻有一子。聞今家道中落。已改業爲花匠矣。大約猶妾之傳授也。』

印章

印章古稱璽節。周禮有貨賄用璽節之說。蓋所以爲信也。自宋徽宗宣和印史出。而印之爲藝。乃益昌。近賢時彥。印文有絕雋趣者。爰就記憶所及。述諸於左。以爲茶餘談助。

吳缶老生前嘗作一印。曰『鄉阿姐』。書畫上偶鈐用之。見者無不失笑。

國府要人戴季陶。一度戒酒。乃倩人治一『惡旨酒』三字之印章。印章旋失去。戴氏亦即開戒。痛飲葡萄酒一瓶。

交際之花陸小曼。近從賀天健遊。作山水意境超逸。又多尺幅。乃鈐一纖小之印。『蠻姑』。取蠻與曼諧聲也。

美術家但杜宇有印曰『不如歸去』。暗合署名殊妙。聞出徐天嘯手。

陳漢元。南社詩人也。與宋漁父爲至交。漁父生前贈有『百尺樓頭』。漢元『句漁父殉國』。漢元乃以此七字爲小印。永久紀念之。

鴛湖朱其石。爲人作印。亦頗多饒有意味。耐人玩索者。如爲張大千鑄印曰



『張先生』爲徐卓呆女公子綦鐫印曰『與國同年』蓋綦適生於民國初元也。名畫家程瑤笙目經刀割不能覩物。其石乃作『盲人瞎馬』以貽之。更爲福建某詩翁治印曰『老快活』實則老快活本鳥名。見閩雜記。某詩翁獲之乃大喜。

浙東陳弢甫治印卓有聲譽。朱彊村曾農髯譚瓶齋謝復園等皆深許之。當時有白髮契少年之雅譽。予擬作『梅魂菊影』印。弢甫乃鐫以見貽。雅秀雄渾。自饒古意。又嘗見陳曼生有『吳門梅癡』篆。弢甫撫之爲得意之作。以予癖梅也。更蒙並以惠賜百朋之錫。感也何如。

南亭亭長李伯元以官場現形記一書傳名於世。不知其餘藝更精鐵筆也。嘗爲孫漱老鐫一『漱石』印章。漱老有所作。輒鈐之於稿端。

不死先生朱天目。廣陵詩人也。曩致予一書。有印曰『讀書千卷手揮萬金』。豪雋如此。非天目不克有此口吻。

我友徐天嘯善篆刻。又喜寶存古人之印章。嘗謂「名人作印。決不肯輕易落筆。卽落筆亦未必盡佳。百歲光陰。轉瞬間耳。能得幾許神來之筆。能有幾許得意之作乎。此得意之作。既不能多得。若得之者。又往往不知愛惜。不知寶存。而能知愛惜。能知寶存者。又往往求之不得。欲愛惜寶存之。而勢有所不能。力有所未逮。或傳之數百年。或數十年。或僅僅數年。數月。數日。而刼於兵矣。燬於火矣。沈於水矣。破壞於僮父俗子之手矣。間有一二能歷刼不磨。傳之永久。此殆著者精神之所托。冥冥中似有鬼神爲之呵護。欲不謂之靈物得乎。」以印章爲靈物。的是印章知己。

端午

畫扇迎暑。靈符辟邪。此歐陽永叔之端午帖子詞也。端午一稱天中節。見提



要錄。又號解粽節。見歲時記。而道家更呼之曰地臘。異名殊多也。

龍舟競渡。簫鼓中流。所以弔屈靈均也。其實古時決非如此牙檣彩幟。繪鱗綴甲者。乃後人之踵事增華。有失其真耳。載於荆楚歲時記云。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命並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輕便。謂之飛鳧。一曰水車。一曰水馬。並無所謂龍舟也。

懸鍾馗像。世皆知爲端午景俗。實亦不然。遯齋閒覽云。歲首畫鍾馗辟邪。始於唐明皇時。近今則無有以仗劍進士點綴新年者。

吳諺有云。端午不吃粽。死後無人送。甚矣粽子之家家必備也。裹粽最初以楝葉。後有菰葉。甯紹人喜用筍籜。京江及江北。則以蘆葉爲之。不一致也。其餡或火腿。或豆沙。亦有以赤豆菘豆蠶豆。雜於糯米中者。

姚鵠雜詞人嘗有端陽與重陽之談片。謂端陽與重陽異。端陽爛熳。重陽蒼茫。端陽宜晴麗。重陽宜風雨。端陽宜衣白袷。登臨江高閣。豪飲放歌。重陽宜

墊角巾。於山廻水複處。淺斟緩酌。非雅人不能道。
秘書云。杜羔妻趙氏。每歲午日午時。取夜合花置枕中。羔稍不樂。輒取少許
入酒。飲卽歡然。又粧樓記云。明皇五日避暑興慶池。與妃子晝寢於水殿中。
謂宮嬪輩曰。爾等愛水中鸚鵡。爭如我被底鴛鴦。故沈爾璜有詩云。夜合枕
中知意遠。鴛鴦被底笑情癡。二句關合甚妙。尤宜於午日誦之。

冰結凝

氣候酷熱。揮汗似雨。此時飲冰結凝一器。則心腑俱涼。體輕欲舉。快適莫與
倫比。無怪世人嗜之者衆。而冰結凝店之徧設於通衢也。
同文中周子瘦鵑嗜冰結凝。嘗以香草者比諸紅樓夢中之冷香丸。并謂以
香色論。自以玫瑰爲最。盛諸琉璃小盞中。作粉霞色。若更有美人朱唇就之
微啜。此狀真堪入畫。此喻妙絕。非雋人不克有此吐屬。



予嘗談及友人陳君蓮痕。能連進冰結凝七客。北里中人咸呼爲冰結凝七少者。不料陸子澹盦聞之曰。是烏足奇。因自述其飲量之宏。謂渠滇游返滬。路過香港。適雲龍之參謀某因事赴港。晤敘之餘。共飲市樓。參謀某固素喜冷飲者。呼僕歐進冰橘汁。與渠相賭。冰橘汁一杯。抵冰結凝一客。負者罰作東道主。參謀某連飲冰橘汁五盞。量已不勝。而渠盡冰結凝六客。猶神色自若。參謀某至是遂願爲城下之盟。而償飲食之所需也。港地冰結凝。每客必雙料。所謂六客者。實爲十二客也。又謂渠前歲游明聖湖。至冷飲店進冰結凝。店有券。一金易券十紙。渠購券就啖焉。時方天暑。吻渴。一客復一客。續進不已。及至櫃頭付值。則恰爲一十客。頃所購得之券。乃悉交付無存。掌櫃者爲之大訝。蓋自設店以來。從未觀遇如是之宏量主顧也。

海上名校書。昔有鑑冰者。綽號胡椒冰結凝。則其冷而且辣可知。學校對於教職員。薪金往往以十個月計算。祁寒盛暑之假期。蓋無着也。教



職員苦之。聞某校教職員有向學校當軸請求者。當軸以例不可開拒之。教職員乃續懇當軸設一冷飲店。願於假期來賣冰結凝。以維其生計。一時學界傳爲笑柄。

猶憶曩歲星社諸子。俱息影閭里。長夏無事。每星期輒雅集一次。某日由程子小青當值。小青有冰結凝筒一。乃以牛奶鷄卵及香蕉檸檬等汁。自製冰結凝。遍餉我儕。厥味之佳。如爲從來所未有。今者社友四散。雅集久不舉行。回憶飲冰消夏之樂。有似隔世爲之惘然。

衡嶽之勝

余跼處一隅。足跡不出二三百里間。頗喜聞人談山水之奇勝。一昨應社友陶冷月之邀。冷月自衡山歸來。爲述衡嶽之最高處。曰祝融峯。彼乃奮身直上。竟造其巔。峯有法華寺。以高處天風勁烈。尋常所搆。易於摧圮。遂鑿石爲



垣鑄鐵爲瓦。鐵瓦尙恐飛去。更用螺旋釘以繫附之。西陽雜俎。謂法華寺有石榴樹。夏日吐艷。秋更繼放。詢諸寺僧。樹早枯萎。無復有存。卽補植者。亦不能一年二度花矣。瀑布隨處皆有。噴雪霏玉。日夜流瀉。汨汨然。雖久旱不竭。有時行坡麓間。忽濛濛而雨。衣衫爲濕。仰視天空。晴麗無片雲。不知雨所自來。實則瀑布因風所吹。散爲雨絲耳。尤奇者爲雲海。蓋山峭拔入霄漢。其高峻可知。陟臨其地。但覺煙霧繚繞於左右。手可掬弄。幾疑此身已登上界仙都。俯視下方城市鷄犬。俱在溟溟漠漠中。了不可辨。冷月固擅丹青者。乃一圖之以爲鴻爪。并擬開一展覽會。以飽吾人眼福云。

雨

旱魃成災。田畦龜坼。農氓望雨。祈禱情殷。爰作雨話。聊以慰情云爾。
黃梅時節。合當有雨。故前人有『黃梅時節家家雨』之句。但今歲却大不

然。或曰。此不足爲怪。前人詩中。豈不有「梅子黃時日日晴」之句乎。日日而晴。則其亢旱不雨。可知。事理之常。固不得以例外目之也。

雨之來也。必以風。東瀛詩人遊次山。有卜算子詞一闋。詞祇八句。而風雨字凡四見。讀之不厭其多。蓋其神韻悠然。不同尋常也。詞云。風雨送人來。風雨留人住。草草杯盤話別離。風雨催人去。淚眼不曾晴。眉黛愁還聚。明日相思莫上樓。樓上多風雨。

相傳有一笑話。甲詣乙處。適天雨。擬向乙借宿一宵。乃書五字以示意云。「雨落天留客。」乙殊厭其擾。遂賡續以却之曰。「天留我不留。」不料甲甚狡黠。將兩句加以句讀。便成「雨落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乙一笑款之。今人稱色澤之一種。有所謂雨過天青者。實則本指陶器而言。謝在杭文海披沙記云。陶器柴窰最古。世傳柴世宗時燒造。所司請其色。御批云。雨過天青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



雨衣雨帽之制。由來甚古。清異錄云。張崇師。廣酷於聚斂。從者數千人。出遇雨雪。皆御蓮花帽。琥珀衫。所費油絹。不知紀極。市人稱曰雨仙。少見多怪。此所以有雨仙之名也。

樊師少雲。爲予繪滿城風雨圖。便面。城陴隱約於雨氣中。而野航兩三人。擎蓋同庇。似不勝蹙縮之苦。湍水激石。四濺浪花。筆墨之精妙。蔑以復加。予什襲藏之。至今猶在篋衍也。

聽雨宜茆屋。荷亭。芭蕉庭院。深山古寺。小樓春夜。憑窗小憩。故友連牀。

異蘭

服媚國香。別饒馨逸。予所聞見。尤有奇異不同尋常者。日前遊真茹黃氏園。見盆供檀香山蕙蘭。葉則似劍。一莖凡若干花。以繁花疊重故。柔莖不克勝。由盆緣垂垂及案。盆固置於架上。離案可二三尺也。花歷兩三月不謝。耐人

久賞。所引爲憾事者。無馥郁之氣耳。

頃於某花肆。見陳列星嘉坡蝴蝶蘭一種。盆中植一尺許高之樹幹。苔蘚滋蔓。蒼然作古綠。而此所謂蝴蝶蘭者。卽茁生於幹上。根不着土。而花放殊盛。圓瓣白色。中心穹然。黃若撚蠟。厥葉彷彿蒲類。標值百金。未知名花究屬誰主也。

孫漱石丈。我道中之前輩也。有愛蘭癖。其所雇車夫某。乃貢一蘭。以爲盆玩。初無異於常品。旣而莖叢間。忽抽一嫩條。而蘭本反日就萎悴。嫩條有葉。花如喇叭。丈以爲得未曾有。邀予至。其退醒廬中。一賞之。

漱石丈謂於蘭之異。嘗見蟲蘭一種。蕊作蟲狀。蠕蠕欲動。實則花將放時。氣候驟寒。遂致僵錮耳。

我友許觀初。家蓄四季蘭。莖翠而長。花白而有紫紋。春日吐馥。夏秋繼之。冬亦偶開一二朵。但不如春夏之盛耳。猶憶前歲隆冬大雪。觀初發醅。邀賞。平



章梅雪。古人韻事。而雪中賞蘭。却讓我人眼福之獨占。花氣酒香。氤氳一室。不覺爲之盡醉也。

桃

桃有東園珍果之號。漢宮留核。衛國報瓊。於茲夏中。果正美熟。爰就見聞所及。以爲具臣朔癖者之談助。

水蜜桃人盡皆知爲雋品。滬上黃泥牆水蜜桃。尤著聲譽。奈世變滄桑。人事代謝。若干年後。黃泥牆已無復遺跡之可尋。而有蕢其實。更早付諸斧斤之厄運。據老於滬上掌故者譚。黃泥牆卽今之蓬萊路蓬萊市場故址。未知其究是否。我友范煙橋兄謂吳江梅里產水蜜桃。其肥甘鮮美。爲東南冠。皮有朱紅細圈。似經第品者最佳。惜多蟲蛀。前年里人葉仲甫丈以十金予農家。於其未熟時。以燈籠籠之。至時摘取得十枚。俱完好無損。以之餽武進盛杏

蓀大激賞。歎爲得未曾有。

密縣有一種冬桃。八九月間花開。至冬而熟。味如淇上銀桃而加美。見曲洧舊聞。又云。果中易生者莫如桃。而結實遲者莫如橘。諺云。頭有二毛好種桃。立不踰膝好種橘。蓋言桃可待橘不可待也。

桂林有金絲桃。實熟青紺。如夷種之牛乳葡萄然。味甘可口。惜不易得嘗。桃之名色有絕佳者。如金桃早熟。謂之鷺絲白。晚熟者謂之過雁紅。他如美人桃。胭脂桃。尤爲雋豔。

桃有巨碩異常者。如班固武帝內傳。盛仙桃七顆。大如鴨卵。鄭常洽聞記。吐谷渾有桃大如一石甕。元中記。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籠。張邦基墨莊漫錄。有人以桃核半枚來獻。中容米三四斗。殊足驚人。

裸



家語云。裸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裸與裸同。謂赤體也。古有裸國。禹至其境。裸入而衣出。因其俗也。見呂氏春秋。然則歐西諸邦。提倡裸體運動。其殆裸國之遺風歟。

在歐西提倡裸體。尤以德意志爲最力。據云。使身體任何部分曝受日光。可以增其健美。謂之日光浴。近聞馮玉祥氏居泰山普照寺。特於寺旁建搭一棚。每日午後。必就棚作日光浴。全體裸裎。一絲不掛。棚沿山徑。爲出入要道。行人過其地。可以得而窺見之。馮氏以爲太不雅觀。乃下令。作日光浴時。斷絕交通。不許行人往還。山氓苦之。然莫如之何也。

古有裸游館。見拾遺記。『靈帝初平三年。起裸游館千間。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宮人靚妝。解上衣。着內服。共裸浴。』所謂內服者。大約卽今游泳衣之類也。

裸體實行家。考之史乘。前有劉伶。伶晉人。縱酒放蕩。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



見譏之。伶曰：吾以天地爲宅舍，以屋宇爲禪衣。後有顧棟高、棟高、清初、經學家。夏日常閉戶裸裎，袴襪盡褪，執經高讀，可謂無獨有偶矣。

蜘蛛

蜘蛛雖爲渺末之蟲，然吐緒結網，自具機杼。晉君稱其智，太昊以爲師。有非尋常跂跂脈脈者所得而比擬也。據動物學家之考察，謂其肛門端有紡織腺，內貯形如蛋白之液汁，上有細孔六七百個。脈體收縮，則液自細孔流出，觸空氣凝爲極細之絲，因絲爲網，以網爲巢。胃蝶掛蛾，藉此果腹。茲聞人述蜘蛛救人七命事，洵屬千古奇談。但言之確鑿，絕非荒誕，不妨記之以博閱者諸君一粲。日前贛省共禍，有汪碩卿者，爲邑中名紳，家道頗豐，具園林台榭之勝，碩卿性耽風雅，嘯傲其中，大有香山居士所謂游山弄水携詩卷，看月尋花把酒杯之概。廣蓄當代書畫，上及四王吳惲，囊錦裝池，備極寶愛。不



料事有出人意料者。共禍猝發。焚掠殘殺。無所不至。汪爲紳士。自在剷除之列。然得訊之餘。惶急失措。無可遁避。不得已。汪及其妻妾三幼子一婢女。同入假山洞中。借堀壘歲魁。以爲遁逃之藪。翌晨。共軍果來搜索。司閤及僕輩。俱被戕害。房闔複室。徧尋汪之踪跡。奈皆闕其無人。旣而尋至假山洞口。則蛛網密佈。不啻丸泥之封函谷。共軍欲入。忽率隊者曰。洞佈蛛網。其絕人跡可知。旣無虎子。無須入穴。共軍從之。遂呼嘯而去。汪之一家七命。得以保全。或謂汪家世代不殺生物。檐端屋角之蜘蛛。從不加以殲滅。此所以獲蜘蛛之厚報也。舊時因果之說。似不合於今世新潮。人姑妄言之。我姑妄聽之而已。

祈雨

雨暘以時。收功田疇。若久旱龜坼。乃有祈雨之舉行。葩經云。以祈甘雨。一

可見祈雨由來甚古。舊例祈雨必先由民牧出示禁屠。意謂下界殺生太甚。以致上天怒。禁屠所以贖愆。三日不雨至五日。五日不雨至七日。必雨降。而始開屠。雖老饕者引以爲苦。然穀食攸關。不敢腹誹。謬謫也。

姑蘇光福鄉有銅觀音殿。所供觀音頗著靈異。凡旱魃成災。官民備儀仗軒輿。至香雪海迎之。謂銅觀音一至。雨師必隨之而來。既霑既足。潤禾濡蔬。田氓額手稱慶。以爲常。數日後仍以隆崇之禮送之返駕。相傳某次接銅觀音以祈雨。雲霓遂願。爲求省事甯人起見。乃將銅觀音交航船帶信人送還。不料此後繼續大旱。官民以爲簡慢之餘。有動觀音厥氣也。拈香叩禱。一再始已。從此不敢再蹈厚迎薄送之覆轍。神話如此。亦足資談助也。猶憶某歲迎銅觀音於滄浪亭之明道堂。予曾一度往瞻。觀音爲銅質。高祇二三尺。身披素色綉氅。端坐玻璃龕中。且以金花點綴之。兩旁有銜牌。如瑞光普照。沛澤流慈等。蓋皆出於前清御賜者也。一般愚夫婦紛往膜拜。香烟氤氳。終日不



散。堂左爲五百名賢祠。庭院中植竹成叢。愚夫婦乃摘枝葉以歸。謂神庇之物。可以療治宿疾。不旬日賢祠之竹爲之盡。更剝白皮松而代之。松亦萎悴欲死。成爲一時笑話。今夏亦久旱不雨。在此祈雨聲中。記此以博讀者一粲。

竹園墩之俞三壽

竹園墩。彈丸地也。然亦爲淞滬作戰之重心。敵軍壓境。四處淫掠。農民俞三壽。以不忍遽離廬舍。與婦同守之。婦具姿容。雖荆釵布裙。不掩其美。敵卒來侮戲。婦故偕之。至後圃。三壽匿筱篁叢密處。突驅一牛出。與敵卒鬥。以逼近故步。鎗無所施。其彈火。牛力又大。角銳似刃。敵卒竟洞腹死。三壽坑土而埋之。事後遂引以爲懼。懼敵軍之再來。發其覆也。乃挈婦遁走至滬西。寄寓小沙渡路某戚家。劫火旣熄。敵軍退去。三壽始敢回視故居。則已四壁蕭然。了無長物。祇能付諸一嘆已。茲三壽出爲人傭。勤懇得主人歡。工作餘暇。與人

談戰變事。攘臂揮拳。目皆盡裂。大有不殺倭奴誓不爲人之概。因思我民設人人如三壽。則鋼盔雖堅。坦克車雖利。足以盡滅之而無遺。一昨聞人述其事。喜而書之。以爲民範。

甲午之役中之無名英雄

甲午之役。我國雖未勝利。然頗有一二英雄。忠烈效命。足以光耀史冊。如鄧世昌。左寶貴等是也。曩嘗聞我友明道。顧子爲談是役中。尙有無名英雄。朱鐵槍。其人之軼事一則。我友健筆。或已紀諸於書。然予未之獲覩。茲姑將予所聞者。述諸於下。以爲抗日同志之模範。人物。朱鐵槍。佚其名號。自幼卽勇武絕倫。善使槍。舞時上下左右。圍轉如飛。愈舞愈急。祇見白光一團。不見人影。潑以巨盞之水。襟裳間無點滴之沾濡。蓋光氣緊繞。無隙可入也。因有朱鐵槍之號。甲午啓釁。鐵槍奮起。投左寶貴麾下。屢獲勝利。寶貴亟賞其伉健。



擢用之。平壤之戰。鐵槍與左各率一軍。以敵倭寇。倭素聞朱之勇。且憤其殺戮之衆。乃大舉以報仇。鐵槍縱馬馳騁。殺倭又數百千人。奈敵衆已寡。倭卒如潮涌至。朱軍死傷無算。屍積爲京觀。鐵槍仍不稍退却。或有勸之者。鐵槍怒目欲裂。眦曰。大丈夫當爲戰而死。屍裹馬革。我無怨也。旣而鐵槍自陣中衝出。以援救左之被圍。時從鐵槍者祇三四百騎。鐵槍率之以一敵百。獲左出中軍。倭之左右翼襲至。巨砲發彈。如雷霆之較輶。硝烟藥火。迷矇不得張眸。鐵槍不稍畏怯。劇鬥之餘。卒被擊殺。倭皇三姪。倭益恨鐵槍。兵四圍殊堅。鐵槍與左挾盪之間。而無情之彈。中鐵槍肘臂。爲之斷折。流血涔涔。沙磧易色。遂與左俱死。臨死猶大聲疾呼。殺倭奴不置。聞者烈之。夫倭奴與我中華。有積世之讎。此次蹂躪東北。視我人民。有如俎上之肉。若不急起圖之。則國之不存。民將安附。朱鐵槍魂兮有知。定飲泣於九京也。

彈詞中之開篇

書場通例。彈詞家於說正書之先。必唱一支開篇。雙擋者由下首彈琵琶者唱之。所以待客之。或有遲來。猶之電影開映之有新聞片也。既而書場舉行會書。以開篇之耽擱時光。遂廢而不唱。不料年來無線電播音。大盛而特盛。以舊社會婦女之喜聽彈詞。於是珠塔金扇三笑四香諸小書紛紛播唱。播唱正書。猶未能饜足於聽衆。乃加唱開篇以迎合之。甚之一之不已。而再三之。其風頭之健可知。然彈詞家往往不能自撰開篇。撰開篇者又往往於格調有所未合。蓋開篇之韻脚。與沈約之詩韻不同。詩韻以中州音爲標準。開篇則以蘇州音爲標準。故一東二冬。不妨相通。一先與十四鹽。三肴與四豪。亦均可連爲一韻。他如兒字眉字遲字雖同爲四支。淵字鉛字仙字雖同爲一先。却不能押用。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也。又調平仄。更爲注意之要點。一有



失調。唱時便不宛轉動聽。然尋常開篇。未免有此疵病。彈詞家遂不得不將應平處之仄聲字。唱作平聲。應仄處之平聲字。唱作仄聲。以遷就之。開篇中於七字句外。又須多加襯字。以舒唱者之氣。如『好比那』『這叫做』『一個兒』等皆是。煞尾須用三句。二句則唱時收縮不住。如云『可憐獨自欄干凭繡裕。生寒意也消。吳雲楚岫路迢迢。』撰開篇者不可不知也。又唱句上句四三。下句必以二五爲宜。何謂四三。卽一句中在第四字及第三字上。可以稍頓。如『窈窕風流杜十娘。』流字與娘字爲頓也。何謂二五。卽一句中在第二字及第五字可以稍頓。如『自憐身落在平康。』憐字與康字爲頓也。唱句上句爲二五。下句亦必以四三爲宜。相互爲之。自然得體。而唱詞有馬調。俞調二派之分。馬調者。馬如飛所創之調也。其調爽直而促。俞調者。俞秀山所創之調也。其調委婉而長。故爲俞調。撰開篇。唱句不得過多。爲馬調撰開篇。唱句不妨較多。現在馬調盛行。俞調已落伍。故開篇皆纍纍數十句。

切合於馬調者也。

于髯軼事

監察院院長于右任氏。患中風重症。今竟轉危爲安。亦幸事也。氏在民立報時撰文。常署『騷心』。凡愛誦報章雜作小說者。無不能道之。至其原字『伯循』。則知者甚尠。沈兼巢太史典試陝西。于氏得中式。故至今于氏來申。必親詣師門以慰問。敬師如此。求諸末世。殊足多者。以觸怒於滿人。升允。遂出亡海上。入復旦公學。于氏多鬚。日絕長。曩年游蘇。閭亭徵艷。逸興遄飛。某二校書應召侑酒。某校書以纖手捻弄其鬚。曰：如此鬚。得毋礙於飲食乎。別一校書曰：是秀且長者。儂當爲之挽成一橫。愛絲髻。蓋其時婦女尙未盛行截髮也。于氏爲之大笑。嗜食蒜頭與辣椒成癖。幾乎每餐必備。嘗親製蒜頭煑石首魚辣椒炒肉絲二餚。請譚茶陵來寓小酌。茶陵生前固喜啖魚。



翅者。食之讚不絕口。謂清燉魚翅。無此美味也。對於花木。尤愛清癯之梅。某歲至杭。探孤山梅花。時氣候寒肅。花錮未放。于氏頗以未得一領清芬爲憾。乃寓居旅舍中。以候之。凡三星期。梅始蓓蕾。于氏徘徊欣賞於林墓者。竟日。然已耗旅資雜用三百餘金。亦云癡矣。于氏書法。雄渾自具蒼莽之氣。初時訂有潤例。服官後。卽謝絕書件。不再應人求索。書畫展覽會中。偶得其書。筆輒標值二三十元。外間贗鼎殊多。于氏近作。乃鈐『啼血乾坤一杜鵑』及『半哭半笑盦主』以別之。其胸中無限牢騷。亦可於此印文得之也。

庚子年倭寇之盜我宮中寶物

倭寇之一再犯我華夏。彰諸史冊。庚子年義和團之舉。八國聯軍蹂躪吾土。御園一炬。帝子蒙塵。爲遜清一代之巨變。當八國聯軍之長驅直入也。倭奴實爲前鋒。并司門禁之職。我友張廉翁。素爲京華寓公。識宮中老監某甲。某



甲於當年事。固身臨目覩者。謂倭奴之入宮。搜掠較諸任何國爲貪狠。曾攫去禁內寶物多種。據予（某甲自稱）所知者。有翡翠瓶一事。瓶高丈二尺。湛然純碧。夏日置室中。五六尺內。自生涼意。不啻燕昭王之銷暑招涼珠也。慈禧后素愛之。倭奴倉皇盜攫。扛舁不慎。墮地而中斷。斷裂之瓶。仍由倭奴輦往東島。細碎之小塊遺地未檢者。娥監拾之。後由骨董商售諸西邦。獲十餘萬金。則其瓶之價值可知矣。一水晶馬。大如尋常坐騎。統體瑩澈。宮娥賜浴後。常跨之以爲嬉戲。美人芳澤之所遺。靡堪珍惜也。又雍正御用之象牙。削象牙爲薄片。編之而成龍紋之簾。工夫之細密。若出鬼製。聞編作此簾者。費半載之光陰。不分晝夜以爲之。及成。其人以目力消耗太甚。竟致失明。專制帝王之威福。於此亦可見一斑。其他珊瑚作樹。鋪金屑以爲泥。明月伴珠。琢白玉以爲匣。倭奴予取予求。不知輦去多少。大內精華。喪失殆盡。言之殊痛心也。此次瀋陽之變。東北富藏。劫掠任意。尤可惜者。厥爲四庫全書。文



物之價值。更非玉帛玩好所得比擬。引領北望。興慨無窮已。

楊梅

江城五月。果熟楊梅。吾蘇洞庭西山產楊梅特盛。丹實纍纍。與東山之枇杷。同爲薦盤名品。因有東山枇杷。西山楊梅之諺語。餘如橫山諸塢亦產楊梅。其佳者不在西山下。樹高二丈許。春開黃白花。栽植之法。以核投糞地中。浸六月。然後鋤地種之。三四年後。接以別樹。實自碩大而蕃。或云桑上接楊梅。則結實不酸。實如彈丸。有多數小顆粒突起。名之曰刺。刺圓而色紫者。味尤甘美。間有白色者。曰水晶楊梅。更爲雋物。余嗜之甚。惟楊梅性熱。多啖之易患鼻衄。且刺叢中往往有小蟲。故啖時必先撒鹽少許於其上。以殺之。有吞嚥其核者。謂平日食豚兒肉。肉上有毛。滯積腸胃。楊梅核有伐洗之功。此則傳說之辭。不足爲信也。

余曾於友人許仲和家啖楊梅餅。絕腴美可口。詢其製法。據云。以麵包屑若干。浸於牛乳內。俟其軟時。再加以糖。若鹽各半杯。鷄卵三枚。檸檬皮一撮。乳油一勺。攪勻後。傾於淺鍋內。以文火烘之。微焦黃而止。然後以楊梅漿灌其上。餅卽成矣。法尙簡單。稍緩當試爲之。

扶桑人之料理店中。有楊梅冰結凝一種。其形式顆顆頰圓。宛然如真。且入口而化。涼沁心腑。洵消暑之妙品也。

楊梅故實。如世說。楊修年九歲。孔融詣其父。設果有楊梅。孔指示之曰。此君家果也。揮麈錄。王豐父守會稽。時童貫方用事。貫苦脚氣。或云。楊梅仁可療是疾。豐父乃裒五十石以獻之。林邑記。邑有楊梅大如杯碗。青時極酸。旣紅。味如崖蜜。以醞酒。號梅香酎。非貴人重客。不得飲之。齊孝義傳。王虛之庭中。楊梅。隆冬而熟。人謂孝感所致。



駱亮公之死

蜀中名士駱亮公。於日前歿於滬寓。聞者惜之。公體碩而微髭。健於談。發聲宏響。固壽者相。今乃未屆耄耋。而溘然長逝。非所料也。公曩年曾參吳祿貞將軍戎幕。運籌帷幄。將軍深倚重之。將軍年少翩翩。未免風流自賞。頗涉聲色之好。公力諷勸。不以上峯而稍事媚悅。將軍亦以其剛直正大。而憚避之。彷彿巖子陵之與漢光武。頗有微公不能成將軍之大。微將軍豈能遂公之高之概。公晚年好讀經典。所譚均妙有禪機。又嗜麴蘖成癖。量極宏博。一日有友招之飲。五十年之陳醪者。發醕香氣濃郁。公大喜。連傾數觥。友阻之。謂陳醪不宜多飲。多飲則泥醉不易醒。不如淺嘗適可之爲得。公以爲友之吝酒也。不之聽。又進若干盞。微醺始止。及席散辭歸。時方嚴冬。朔風襲裾。凜然而寒。且頭眼暈眩。幾仆於地。勉力支持。雇車抵寓。病三日始瘳。乃信友言之。



不欺我。而知貪杯勺之爲害。戒酒月餘。有貽以杜製之玫瑰釀數瓶。又復狂飲如故。公素善書。醉後所作。更神化入妙。海上諸素餽館中。常有其楹帖手蹟也。予識公。且慕公書法。因循未之求。茲欲求之而無從矣。可知天下事。往往以因循而坐失。不僅求書之微末已也。公篤於伉儷情。去歲其夫人病卒。公哭之慟。從此鬱鬱寡懽。體魄遂日益疲羸。今夏一病而死。殆神傷所致歟。公身後殊蕭條。子嗣又穉幼。深願藝林同志。有以恤助之也。

南瓜

頃見報載。謂粵南隘口鄉莫和園。有南瓜一。邇日結一瓜如龍形。首身四足俱備。長四五尺。頷鬚稱之。宛然潛景九淵飛躍天庭之物也。斯亦奇已。南瓜爲果類植物。本出南番。故名。亦有稱之爲番瓜者。引蔓甚長。一蔓輒延至數丈。節節有根。近地卽入土。花開黃色。早實已充斥於市。每斤以數十文。



計的是平民化食品。

瓜什九爲扁圓形。間有垂垂而長者。表皮麤陋異常。瘦疣纍纍然。食必削去之。取其瓢肉。和於粉中。并以荳沙爲餡。可製南瓜糰子。以充點心。殊耐飢可口也。又煮南瓜分甜鹹二種。甜者用糖霜豬油。鹹者用鹽及蝦米。然鹹者不及甜者之佳。以瓜本微帶甘味也。

南瓜之花。亦有喜而食之者。居停但家。曾於清晨摘花朵若干。和以麵粉蔗糖。入沸油中煎之。微焦。勺之起。登盤充餌。嘗之。腴雋甘芳。無可言喻。時老畫師錢病鶴亦在座。爲之贊美不絕口。謂如此佳味。君當述之。以補古人食譜之不足云。

婦女髮禿。可剪斷瓜藤。以盞盛取其汁。汁涓涓不絕。蘸塗之。自有滋生毛髮之功。

瓜瓢有子。較西瓜子爲大。鹽汁炒之。可供消閒咀嚼。予以不擅嗑西瓜子故。

乃對於南瓜子有特嗜。蓋南瓜子易於剝取其仁也。猶憶予家吳中喬司空巷爲一絕大院落。雜蒔卉木其中。矜紅掩素。自足動人。又于屋角植南瓜一株。蕃茂易長。未幾緣牆附檐而上。蜷鬚連綴。厥葉綦大。如張巨靈之掌。映窗牖几席以俱綠。自有一種野逸之致。花後結實。每枚重六七斤。或至十餘斤。摘而煮之。朶頤大快也。

鯽

予嗜鯽。覺鯽之爲味。鮮雋勝於他鱗。一簋旣陳。爲之健飯。固不必山珍海錯。始得下箸也。

鯽產於河澤間。形似鯉。脊隆而狹。鱗圓。頭與口皆小。背青褐色。深黑者尤佳。俗謂烏背鯽魚是也。腹白。長者達尺許。

金陵玄武湖。以鯽著名。每尾大者可二三斤。洵爲特產。然祇釣而不網。相沿



爲例。名之曰湖魚。與湖蓮湖藕鼎足而三。

鵝雛紅豆書屋稗乘。載有人云。歐陽修嗜鯽。衆不能解。其人舉梅宛陵集詩。題云。蓄鯽魚六七頭。待永叔過。又云。以鯽魚膾饋永叔。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永叔嗜鯽魚。非耶。衆皆絕倒。按膾魚之法。創自南人。京師爾時。知者絕少。梅聖俞家老嫗。獨能之。永叔諸人得鯽魚。輒至聖俞家烹調。非必爲永叔之獨嗜也。

蘇杭有鯽溜鯽跳等諺語。鯽跳喻人之俊俏也。鯽溜喻人之玲瓏活潑也。又謂精曰鯽令。見宋祁筆記。

鯽入夏後。鰓內往往有一種寄生蟲。俗稱夷子。蠕蠕多足。盤據其中。鰓一翕張。卽能見之。剖烹者不可不剔除之也。

鯽可清燉。亦可紅燒。購得其碩大者。剖腹而切豚肉以實之。尤爲肥美。我蘇風俗。嫁女七朝。必煮大鯽魚。實肉隆然。以饋壻家。謂之七朝盤。壻家乃以之。

分貽戚屬。同快朶頤。以爲樂事。

魚類標本。以鯽爲最難製。因鯽魚多刺。刺又纖細。不易着手也。向者予見某科學社陳列鯽之骨骼全副。以銅絲穿絡之。其功夫之精密。得未曾有。標值二百六十金。的是珍品。

家釀中有鯽魚酒者。貯最佳之燒酒於巨甕。購方出水之烏背活鯽魚二尾。剖洗去鱗。甕口架以竹片。置鯽於其上。然後密封之。凡若干日發醅。則酒氣薰蒸。鯽魚之肉也骨也。悉化於酒中。無遺蛻殘骸之存留。飲之純而不渣。高陽酒徒聞之。定必爲之垂涎三尺已。

畫林軼聞

故名畫家翁綬祺印若先牛。眠雲之姑丈也。所作山水。奇鬱雄厚。力追古人。且所作不多。外間絕少流傳。得之者愈珍如拱璧。先生遊宦四方。多所聞見。



曾爲眠雲述粵西巨蛇。殊駭異。蓋先生嘗官梧州。一日。因公至某處。須越嶺。嶂入山旣深。忽蒼崖突起。不得復進。時輿人已喘汗涔涔。卽停輿。解衣磅礴。背附崖以取涼。喘稍已。乃謂先生曰。此非崖石。乃巨蛇也。蛇長數十百丈。茲爲腹部。惜艸蔓林密。不易見其首尾耳。先生聞之大驚。命改道避之。輿人曰。蛇不傷人。毋須他適。言畢。芟萊折柯條。堆蛇腹下爲野燒。一時炎熾。慄怒。蛇似覺熱。聳體若穹門。輿從經行其中。一無碍阻。惟腥氛刺鼻觀。使人作噁而已。此眠雲爲予道者。事甚確也。

連綿春雨。浹旬未已。一昨錢雲鶴老畫師來。賞雨傾談。畫師因爲述二十年前時。嘗雇舟獨游西湖。行至湖心。忽西山暝黑。沛然雨至。榜人詢其進退。畫師曰。水程幾相等。敗興而退。毋寧乘興而進之爲得也。榜人不得已。鼓櫂而前。繁籟急漚。濛如薄霧。及至樓外樓。已徧體淋漓。彷彿浴波而起。登樓酌酒。飲嫩蕪之羹。正酌飲間。而天又晴霽。旭日高照矣。畫師盡脫其衣。晾之於竿。

然裸裎似欠雅觀。乃以濕長衫蔽體。衣禪既乾。御之而再晾長衫。傭保竊笑。不之顧也。亦云趣矣。

西瓜

西瓜爲回紇種。五代時胡嶠居契丹。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見五代史四夷附錄。孟夏中旬浸其種子。一晝夜而後下之。半月發芽。宜覆以棕櫚毛。花色黃。謝後四十日。結實成熟。即可採而食矣。置瓜於沙地上。可以久儲不壞。

徐家青西瓜名。產於吾蘇虎邱。又薦福山亦產西瓜。味甘而鬆。尤爲雋品。學友无咎曾留學美利堅。謂彼邦亦有西瓜。瓢多深紅色。食時和以糖或鹽。別有風味。

庚子拳禍。聯軍蹂躪畿輔間。大內之物。被掠不可計數。有翡翠西瓜一枚。作剖開狀。皮綠瓢紅。天然色澤。更屬珍奇難得。亦不幸於是役失去。殊可惜也。



剗去西瓜之瓢。置鴨於其中而蒸煑之。曰西瓜鴨。腴美清香。夏日家饌中之無上妙品也。

西瓜去瓢存皮。以刀鏤之。成種種花紋。中燃以燭。懸之照夜。綠色沉沉。名曰西瓜燈。兒時常玩之。惜年光不可倒流。此樂無從再得矣。

西瓜多仁。或紅或黑。收而曝乾之。可以炒食。稱之爲杜園瓜子。納涼夜話。團聚一家。撮瓜子而細剗之。亦家庭間之樂事也。

前十年。西瓜每擔約售一千數百文。有某甲欲購瓜。還以六百文之價。瓜販曰。六百文祇可買瓜皮。蓋故意辱之也。某甲聞之。探囊出六百文。剗其瓜皮。瓜販恐懼。亟以軟語陪罪。然瓜已被剗過半矣。此爲吾蘇事。一時傳爲笑談。瓜皮鹽漬之。可以佐粥。且可治喉痛。其性涼。甚有效云。

捕蟋蟀忽逢佳運

金風既起。蟋蟀振羽而鳴。清韻秋聲。耐人靜聽。吾蘇葑門內。有所謂南園者。眇眇原隰。菽粟秀穎。城市而饒。鄉村氣者也。有農民湯某。其子好弄性成。月色明朗之夜。輒外出於畝丘間。搜捕蟋蟀。辨聲翻礫。往往什得八九。某夜於籬落之畔。聞蟋蟀鳴聲甚宏。知爲健者。必欲得之。一面掘檢。蟋蟀忽躍然去。不可得。方懊喪間。於土坎中得一磁盜。視之完好無缺。持之以歸。以爲茶具。未幾。湯某一病纏綿。飲食不進。勢頗危殆。然家貧無力醫藥。奄奄待斃於床。第日前其戚偶來探視。湯某之子。卽以掘得之磁盜。淪茗以進。其戚見磁盜色澤微青。且多斷紋。加以摩挲。知爲有宋哥窰。蓋其戚固爲骨董店夥也。遂爲貨之。獲二百餘金。湯某大喜。卽謀諸於名醫。藥數劑而愈。因蟋蟀有活命之恩。嚴戒其子。不得再捕。藉以報德。此蘇友來談者。甚確切也。

根首蛇與兩頭人



天之賦萬物以形態。往往有出於常範而特殊者。於是陳諸五都之市。競趨而紛觀焉。近見報載宿遷某君。以枳首蛇假市動物院。公開供人研究。夫枳首蛇見於爾雅。一中有枳首蛇焉。一又賈誼新書云。一孫叔敖見兩頭蛇。曰聞見兩頭蛇者死。殺而埋之。然幼讀其書。頗以未曾目覩是蛇爲憾。今得此良好機會。乃於一昨往覘之。蛇祇三四寸許。浸於酒精罈中。作蒼黃色。一端爲尾。無異尋常。一端則兩頭岐出。口眼畢具。蜷曲於罈。自有蛟龍池中之感。圍而觀者如堵。於此足見人性好奇之一斑。又秋間觀大鯨魚於愛多亞路畔。其右別爲一棚。售券以觀兩頭之人。入則所謂兩頭人者。一孩體之浸於大酒精瓶者也。據說明者曰。此孩爲美國產。墮地卽殤。兩首駢枝。各具口鼻眉目。大小同貌。亦相若。蓋孿生之變態也。別有一愛克司光之照相。顯見肌理臟腑。一如常體。所分殊者。僅氣管與食道耳。因枳首蛇而連憶及於兩頭人。遂并書之如此。

蠟梅

歲寒清伴。蠟梅與水仙。天竹尙已。蠟梅。落葉灌木。樹不甚大。葉作長圓形。花黃色。蒂紫。瓣似撚蠟所成。學圃餘疏云。蠟梅本名黃梅。故王安國尙有詠黃梅詩。至元祐間。蘇東坡黃山谷始命爲蠟梅。梅譜云。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而香。故名。

蠟梅又號素兒。見賓朋宴語。王直方父家多侍兒。而小鬟素兒尤妍麗。王嘗以蠟梅花送晁無咎。無咎以詩謝之曰。芳菲意淺姿容淡。憶得素兒如此梅。其事絕豔韻。的是佳話。其他更有寒客久客之名。見三柳軒雜識。姚氏殘語。以蠟梅爲寒客。今改久客。

蠟梅凡多種。一曰磬口。雖盛開亦半含。瓶供一枝。清芬盈室。出河南。香色形皆第一。一曰荷花。出松江。瓣圓。品次之一。一曰九英。以子種出。未經接過者也。



名狗蠅。後訛爲九英。花小而香淡。品最下。別有特種。開最先。色深黃。名檀香梅者尤佳。折枝插瓶。以鮮魚汁養之。可以耐久。其香宜遠聞。不宜近嗅。近嗅之易使人頭痛。蓋其氣殊烈也。

昔賢詠蠟梅詩什。美不勝收。略取一二。以實我話。高荷云。只恐春風有機事。夜來開破幾丸書。謝翱云。蜜房做就花枝後。留得寒蜂宿不歸。耶律楚材云。枝橫碧玉天然瘦。蕊破黃金分外香。范成大云。金雀釵頭金蛺蝶。春風傳得舊宮粧。陳與義云。只愁繁香歎定力。薰我欲醉須人扶。尤袤云。渾金璞玉爭多少。要與江梅作近親。又有錫蠟梅。以一品九命及蠟梅。以水仙爲婢。菊分顏花。梅分風韻者。其寵喜可謂至矣。

明星陳玉梅。愛蠟梅成癖。每屆花時。几案闐闐間。觸目皆蠟梅。人因戲改其芳名一字而爲陳蠟梅。影界傳爲笑柄也。

余曩在吳門。賃廡同學袁續之家。庭院間有蠟梅一株。冬末春初。發花繁密。

其時予任學校教務。寒假在家。終日以執卷吟哦爲樂。而蠟梅飄香。溢於几席。益覺醺醺書味。心脾俱清。不復憶人世間尙有寵辱事。今時隔多年。環境大變。在此歲暮天寒。不知此一樹蠟梅。著花未也。爲之夢寐繫之。

冬日之樂事

熱湯濯脚。風聲雨聲中。閉戶擁衾。策蹇踏雪。尋溪頭橋畔之古梅。敲冰煮茗。負暄談前朝後代事。取夷人白瓷酒罈。灌以沸水。充湯婆子。在衾中暖足。撰冰話雪話等小品文以應景。擁肉感健美之女性同睡。設宴邀賓。吟詩賞雪。在鬼臉青火盆上煨芋。移盆卉於室中以防凍損。溜冰嬉戲。經霜之菜。煮飯佐以家鄉肉餚。晨起進鮮牛乳一甌。午間坐南窗下理舊稿。圍鑪剝落花生。吃挾女歡踊舞榭生春。坐溫輦舒適之沙發上聽無線電。抱狸奴於懷。市得蠟梅。南天燭之折枝。插瓶爲清供。蒙衾作膩語。煮場棵菜。（限於滬地所產）



者。和以糖。乘熱騰騰時下箸。旅人學子回家度年。觀人書桃符掛歲朝圖。買玩具分貽兒童。臨睡飲五茄皮酒一瓊。貂帽羔裘。禦寒卒歲。剪燭談禪。頗有寒意。童子解事。爲熾獸炭一爐。水仙清芬。溢於几席。吃廣東消夜。伊人親煮魚生一片。持以爲敬。啖蜜橘以所賸之皮當毬子踢。焚香讀剡溪訪戴圖。爲閨人商製一大衣。新穎自合時尙。撫松盤桓。不知今是何世。栗與橄欖同食。作梅花香。就火燄燒橄欖核發蘭蕊。旅邸開一房間與伊人同浴。食渾圓之金柑以醒酒。購置幾幘。新月份牌。藉此畫裏真真。以爲眼皮供養。

楊樹莊軼事

海軍人才。大都閩籍。如薩鎮冰。杜錫珪。楊樹莊輩皆是也。而彼蒼不弔。杜死而楊又隨之。薩其魯靈光矣。楊字幼京。閩之閩侯人。曾一度爲海軍總司令。福建省政府主席。功在黨國。卒年祇五十二歲。惜哉。楊在滬上爲寓公。足跡

常至電影院。又喜觀戰事片。「西線無戰事」累觀至六七次之多。贊賞不絕。口滬東有地名楊樹浦。與楊之姓名祇相差一字。或有戲稱楊樹浦爲其昆弟行者。楊笑領之。一日有事赴楊樹浦。既返。乃謂人曰。與舍弟睽違多時。今日特去一敘手足之情也。聞者爲之軒渠。楊幼時極頑劣。一日墮於河中。載沉載浮。幾與屈大夫爲伍。幸經漁者拯之起。得不死。嗣後楊立志學泅泳。遂精其術。且慕英美海軍之完整威武。乃投身黃埔海軍學校。學成後。服務海軍界。壯猷宏槩。舉世推重。身列上將之尊。非偶然也。楊與馮玉祥交誼頗篤。數月前。馮曾致書於楊。邀遊泰山。楊以體適不健。憚於跋涉。婉謝之。茲馮得噩耗。乃撰聯以挽之云。天上將星沉。虎帳龍幃齊慘淡。人間霖語歇。閩疆泰岱總悲哀。蓋所以深悼之也。

嘉陵江頭之滑竿



名畫師陶君冷月。游蜀歸來。訪予於報社。相左未值。一昨予乃造其畫寓。遂得歡然道故。冷月溯江而上。直抵重慶。成都則爲軍戎所阻。未克前往。冷月所至有畫。以畫必有月故。更隨處留連而投宿。或一宵。或二三宵。以覘夜景之奇。因出示巫峽夜月圖及嘉陵月色圖。境俱幽詭。不可名狀。而嘉陵月色圖中。有乘輿陟坡之纖小人物。冷月謂是輿制絕簡單。土人名曰滑竿。滑竿以竹製。彷彿簾箔。長三尺許。以索絡之。下繫一板。用以攔脚。鋪毯其上。坐之軟適無比。行蒼巖翠微間。高高下下。悉如人意。倦則舒體偃臥。滑竿卽展放而爲一榻。較諸我蘇支硯山竹兜。硬直呆拙。不啻霄壤。是當倣製之。以盡登臨之樂事也。冷月又謂重慶罌粟弛禁。煙館公開。館中有摩登女子。殷勤侍客。川土產額豐富。價乃絕廉。以致有烟霞癖者。十人而七八。客至往往請客橫陳吐吞。然罕以捲煙爲敬。蓋捲煙值貴。普通如哈德門。每罐動輒二金有餘也。金可兌二十千文。銅幣大都每枚當二百者。因此物價隨之而增高。火

柴一盒。售四百文。其他可想而知。惟本地之橘。殊賤且夥。每金可購二百枚。甘芳鮮美。老饕爲之大快耳。冷月旅蜀時。曾作二梅幅。引爲生平傑構。一巨一小。皆作老幹密蕊。在月色朦朧中。花朵咸成綠萼。對之令人如身入羅浮夢裏。裝璜又極精雋。宋錦玉軸。古色古香。洵名貴之品也。冷月近特織一種。棖畫之綾縑。圖紋中藏有冷月字樣。隱約可辨。爲從來書畫家所未有。冷月真雅人深致哉。

夾竹桃

竹之蕭疏。桃之研冶。在卉木中各具其勝。惟夾竹桃得兼而有之。夏日園林。獲此一叢。以爲點綴。其亦可以快子猷之意。助貴妃之嬌者乎。洵佳品已。夾竹桃爲常綠灌木。高六七尺。自嶺南來。夏間開淡紅花。間有白色者。五出一苞。約數十萼。至秋深猶爛熳不已。因其花似桃。葉狹長類竹。故得是名。非



真桃也。羣芳譜中載之。根有毒。雖折枝插瓶。瓶水忌入口。性惡溼而畏寒。初冬卽宜遮護之。以避霜雪。喜肥壅。灌溉以時。然水不可過多。多則恐冰凍而萎損也。舊時婦女。往往摘其花與茉莉等同簪鬢邊。以增嫵媚。前人筆記中絕少涉及夾竹桃。卽吟詠亦不多見。惟王世懋云。絳分疏翠小。青入嫩紅深。又云。布葉疏凝竹。分花嫩似桃。足爲是花生色。猶憶予初來滬壖。服務上海影戲公司。於攝影場之西偏闢一小室。以安臥榻。窗前植夾竹桃數株。風來搖曳。有如人之探頭。予憑案撰述。凝神之際。往往爲之愕然。而着花繁茂。映書函稿篋。以俱紅。卽風雨岑寂。盤桓其間。亦足排祛愁思不少。如是者凡半年。旣而予移家別居。不再與花爲伍矣。予友祝君幼珊。嘗倩金石家朱其石。鐫一印曰夾竹桃盒。予以爲別致。祝君曰。子知我之所以命名乎。予曰不知。願聞其說。祝君曰。我祝姓而我妻恰姓陶。祝陶諧音爲竹桃。則同居之愛。不當爲夾竹桃盒乎。予拊掌稱善。

死矣伍朝樞

在此歲籥更新中。而伍朝樞之噩耗。又以驚悼朝野人士聞。何天喪有用人之才之甚耶。近來伍以居香港日較多。海上亦有寓所二處。一爲戈登路之觀渡廬。一在愛文義路。則係租賃而來。滬港往來。歲必數度也。伍曩任駐美公使時。賠累多資。民國二十一年。伍出席三中全會。其時頗有伍將任司法行政部長。特種外交委員會委員長。駐美公使等職之說。會閉幕來滬。記者往訪之。詢以何所適從。伍云。司法行政部長等已婉辭。駐美公使。則自屬輕車就熟。然在美數年。虧負不少。我資產有限。難以負擔。卽以今日而言。戈登路觀渡廬之本宅。已轉租與人。藉此收入。以維生活。試問烏能再做賠錢生意。記者爲之莞爾。伍具科學頭腦。不信鬼神。迺翁廷芳先生研究靈魂學。外傳先生日能覩鬼。嘗獨居一室。詬誅大作。家人訝之。則云與鬼相罵耳。或以此



事詢諸於伍者。伍否認之。謂爲縹渺之談。不足爲信也。伍擅騎術。早起常御一青驄。馳騁郊野。以爲樂。雖風雪之晨。亦不稍憚寒冷。一日雪霽而冰。滑不留趾。伍自馬下墜。傷及脛足。然不數旬而控縱如故矣。他如游泳。開摩托車等技。無不素習。體質乃絕健。不料年祇四十八歲。而竟以腦病死於港寓。惜哉。

故陳去病先生之著述

吳江老名士陳去病先生。近來僑居吳門。以保管古物爲己任。而今年適爲花甲。有稱觴之舉。並擬刊行其百尺樓叢書。歲月婆娑。固甚意得也。詎料彼蒼不仁。遽奪其壽。而先生於中秋日以病逝聞世。何是歲天喪斯文之甚耶。先生諱佩忍。字巢南。仿朱竹垞之金風亭長。李伯元之南亭亭長例。別署垂虹亭長。爲南社前輩。掉鞅騷壇。薄海景仰。嘗舉行神交社於海上愚園。以廣



聲氣。惟同邑金鶴望丈獨與先生相扞格。或以湘陰郭筠仙之與左恪靖。生同里閭。而隙末凶終。至如仇讎爲比。並謂丈之不入南社。卽以先生故。此說未知確否。不敢妄斷也。先生家周莊貞豐橋。收藏頗富。凡文史珍秘。碑版金石。名畫法書。良陶古器之屬。不可勝紀。不幸於民國四年鄰火所殃。付諸一炬。而先生之太夫人。因是憂痛成瘵而死。先生爲之銜恨無窮。先生早年努力革命。曾東渡扶桑。與四方豪俊。結義勇隊。設軍國民教育會。柳亞子來爲教育會會員。得先生指導。學術孟晉。旣而先生主江蘇雜誌警鐘日報。亞子更時爲文以就正。先生許爲賢士。南社之創設。卽先生與亞子之力也。先生掌教有年。歷任東南大學及杭州法政專門學校教授。我友崇年其時方負笈武林。入校習律。以到校早。尙未開課。乃日遨游湖上爲樂。忽於蘇堤之畔。見一妖嬈女子。姍姍而行。似屬娼條冷葉。後之隨者爲挾一斗篷。崇年以爲烏師之流。固不以爲意也。翌日上課。而此所謂烏師者。竟登講座爲教師。詢



之他同學。則陳去病先生也。先生之風流放誕。可見一斑。先生擅書法。作行楷。絕秀媚。曾爲予書一冊子。寫其白石淡黃柳詞一闋云。「空城曉角。吹入垂楊陌。馬上單衣寒惻惻。看盡鵝黃嫩綠。都是江南舊相識。正岑寂。明朝又寒食。強攜手小橋宅。怕梨花落盡成秋色。燕燕飛來。問春何在。惟有池塘自碧。」其時爲乙丑之初冬也。今已爲不可復得之遺墨。當益以瓊寶視之。先生五十初度。以友朋慫恿。出其詩十卷。付梓。顏曰。浩歌堂詩鈔。內容有東江集。壯游集。黔山集。喪椎集。嶺南集等。蓋什九紀其足跡所經。盍簪之會也。予獲得一部。度儲以爲紀念。其他尙有笠澤詞徵三十卷。由廣益書局發行。則搜集吳江人士所爲詩餘。並沈伯時樂府指迷。陸輔之詞旨等而成。有功國故之作也。

施蟄存之舊作

在新文壇享盛名者。大都於舊學具有相當根柢。如胡適之。郁達夫。葉聖陶。鄭振鐸。施蛰存等皆是也。施蛰存尤爲時代之驕子。曾一度因輯務與某某攻擊社會人士。益注意其人。施雲間產。曩在之江大學肄業。國文卽斐然冠儕輩。以我吳之有星社也。遂與戴夢鷗。錢唐村。組蘭社。發行社刊「蘭友」。以相頡頏。施有所作。輒署青萍。某年。諸星侶方雅集於溫家岸范宅。予亦與焉。施挾其所著江干集若干冊。以分贈。與之把晤。自此始。江干集中刊短篇小說。凡十有二篇。曰兩日之出家。十三頁半。兩孩。路役。雪御。樺人談。貧富與智。愚守節者。渡船。屠稅局長。歡樂之夜。貓頭鷹。孤獨者。末爲餘墨。則其操觚心得之語也。尙有第二種著作紅禪集。惜予未得寓目。施作小說。什九爲白話。嘗謂短篇小說絕對不可用文言。因短篇小說所重者。爲描寫真切。如用文言描寫一下流人之口吻。則必深感艱難而不易畢肖也。聞者無不爲之首肯。施之文言亦殊雋潔可喜。十年前之申報自由談。頗多施之雜作。予尤愛



誦其山中瑣紀一種。蓋施居西谿留下鎮時作也。是文多片段語。清逸拔俗。似不食人間煙火者。如云。一門外修竹一叢。時正新秋。蕭疏益增涼意。宅後清谿一曲。泉響琤琮可聞。余常薄暮坐室中。聆此天籟。忽一鴉掠羽過屋。秒刷然有聲。遂爲神與俱往。又云。谿邊多水鳥。毛羽美麗。而以翠鳥爲最。全體嬌翠。而喙色絳紅。脛長。常自立水中。顧盼其影。聞人聲足音。卽驚飛去。至迅疾。莫得而見。余常屏息匿矮竹叢中。窺探得之。又云。余生平最愛夕陽。傍晚暮靄出山。籠林梢木末。有迷漫之態。僧寺梵鐘徐響。震盪陵谷。此時從竹枝隙處。窺見落日。紅光四射。容華煥發。漸漸下沉。自紅而紫而赭。於是乎夜。誠奇觀也。又云。或謂山中小兒多蠢。此實謬言。嘗有一鄰家兒持竹葉一枝來問余。尙有其他葉如此者否。余對以柳葉。兒曰。否。柳葉惟形式似。實則柳葉之紋橫。竹葉之紋直。又奚能相似。余竟無以對。視此則山中兒雖不識字。而於自然界之科學較城市小兒富矣。孰云山中兒蠢哉。一筆墨如此襟懷。又

如此。宜其無所不擅。遊刃有餘也。

虎刺與迎春

天寒少卉木。可供玩賞者。蠟梅水仙天竹而外。尙有虎刺迎春二種。虎刺一名虎茨。又號壽庭木。爲常綠多年生草。狀如小灌木。生於蘇杭蕭山等山中陰地。葉綠而有光澤。上有小刺。夏開細白花。花開時子猶未落。花落後復結子。紅如珊瑚。爲一種漿果。然性堅。雖嚴冬冰雪不能摧敗。本不易長。高者亦祇二三尺。宜用山泥。忌糞水。並人口中熱氣相沖。澆以冷茶汁。則自然蕃茂。可分栽盆中。以補冬景之不足。

虎刺以葉疊數十層。每盆十餘株成林者爲貴。玩之令人忘餐。更須古雅之盆。奇峭之石爲佐。架以朱几。方愜心賞。

近來園藝家。往往集多種卉木。合爲一盆景者。如古梅幹下。累石一拳。石畔



虎刺成叢。極高矮疏密之致者。供諸書齋。最爲雅致。迎春爲小灌木。高數尺。莖上部纖細。延長而蔓。因名腰金帶。花淡黃色。六瓣。形如瑞香。不結實。先花後葉。對節生小枝。一枝三葉。柔條婀娜。花繁且韻。分栽宜於二月中旬。須用擗牲水澆灌。又辛夷舊亦名迎春。詠迎春花詩不多見。晏殊云。淺豔侔鶯羽。纖條結菟絲。白居易云。金英翠萼帶春寒。黃色花中有幾般。韓琦云。迎得春來非自足。百花千卉共芬芳。蓋迎春於花中殊冷僻也。

客談不肖生家之異客

武俠小說。有北趙南向二家。趙煥亭之奇俠精忠傳。與向愷然之江湖奇俠傳。同爲膾炙人口之傑構。向愷然名達。別署不肖生。湘之平江人。曾從王志羣爲師。對於武術。固有相當之研究。不若其他武俠小說家。操觚之際。襲取

拳經八段錦等書之一鱗半爪。以充內行可比也。年來君擯棄筆墨。不再從事小說家言。在故鄉任某機關職務。頗堪溫飽。湘省多劍客畸人之輩。君嘗相交接納。寓舍中談笑往來。無虛日也。客有談其近事者。謂君有臧獲一。爲北平人。家有急需。馳書臧獲。囑立匯若干金。遲恐不及云云。奈書於途中多擱。時日入目已遲。雖立匯亦不及接濟。正焦灼間。而主人之客某曰。是不難。予當妥爲設法。命臧獲取一椀。而以籌寄之金置於椀中。某擎椀於手。口中喃喃作咒。頃刻間金已烏有。云已送汝家矣。汝如懷疑。可作家書詢之。數日後。家中覆函來。該金果於某日送到。卽主人之客某擎椀誦咒之日也。此事絕奇誕。彷彿神怪小說中人之舉動。予初不之信。然言者鑿鑿。或非子虛之談。姑誌之以餉讀者。

悼陳彥衡



胡琴聖手陳彥衡死矣。舉世惜其人。晚華與之相契深。當不知如何增痛也。陳之胡琴。爲譚派正宗。與梅雨田相伯仲。其品評胡琴之言曰。譚有譚之胡琴。梅雨田爲高手。今成絕響。汪有汪之胡琴。孫老元爲高手。今亦差減矣。譚以藏秀於拙勝。孫以大刀闊斧勝。二派胡琴之不可強同也如此。今之學胡琴者。當以工穩入手。能通體工穩。自可進求深精。其至也。神而化之。其次也不失爲謹守繩墨。能存典型。而今之學者。或不先求工穩。已欲剽竊前人之妙處。骨幹不固。何有於藻飾。故非特所求工者不爲工。且失其本來之故智。縱有一二差能貌似。而通體紕漏。安足尙耶。陳對於劇學。亦有連帶之研究。嘗曰。世運轉移。風氣遞變。文物教化。相因而改。相習而同。遂成一派。若晉若唐若宋。無不有工書之士。所書者儘各超妙詣。而於同時。輒有流派之別。風會所趨。論之於戲。其揆一耳。汪譚承前彥之餘緒。各以其造詣天資。變化而轉承之。各成一派。若列之於時代。則汪譚正復一流。惟若蘇黃米蔡。雖同時

而不同藝。胡琴亦然。習戲曲音樂者。當通此旨。知溯其流源於先。而窮其正變於後。則沿革可由。不致有紊亂蕪雜之弊。否則或一段一節之中。雜師數家。猶一字之兼取晉唐。雖筆筆俱妙。而合成之。正且不名一體。烏貴於家法哉。所論皆極高雋有理。足以啓迪後學。並聞陳兼工七絃古琴。有微音虛遠。感物悟靈之致。惟年來不甚調撫。或詢之。輒曰。三月不彈。手生荆棘。或曰。君三年不彈。不其巨蔭千章乎。陳爲之失笑。凡此種種。俱足令人悼念也。

李景隆墓被掘

金玉寶器。人之所好。於是古之帝王將相。往往以所好者隨之而殉葬。一旦陵替失守。奸宄者輒盜發之。予取予求也。松江李景隆古墓被掘事。各報雖有紀載。顧語焉不詳。茲聞三泖來客言。墓在車墩莊二十圖漕家涇。地處荒僻。知者殊鮮。且平日以樵人牧豎之所躡躅。隆然之土。日就平夷。故名士楊



了公曾一度發起欲修葺之。卒以款絀而止。此次被掘。計九榘。爲楠木所成。尸體魁梧。貌若生人。惟經風扇蕩。悉行腐化。斂物甚多。有摺扇。書有御賜驅暑等字。有雕琢絕精之白玉杯十事。有高五尺之翡翠觀音象一尊。最名貴者。則爲金珠五百粒。每粒爲一羅漢。面目狀態。各不相同。而鬚眉畢現。若出鬼製。別有一榘。尸體配一金頭。似生前被戮而裝置之者。今皆不翼而飛。莫知去向矣。按李景隆。明人文忠子。讀書通典故。每朝會。進止雍容。甚都。歷掌左軍都督府事。燕師起。建文以爲大將軍。北伐。景隆不知兵。惟自尊大。諸宿將不爲用。兵屢敗。遂迎降。授左柱國。永樂初。以廷劾。禁錮私第卒。

章回小說之回目

長篇小說。分回敘事。謂之章回小說。七修類稿云。一小說起宋仁宗時。蓋時太平日久。國家閒暇。欲進新奇之事以娛之。故小說每得勝回頭之後。卽云

說話趙宋某年。按此卽今白話章回小說之所由起也。

章回小說大都稱第一回第二回。而王小逸君爲鑽報撰天外奇峯。則稱第一峯。第二峯。洵屬生面別開。東方日報香豔長篇夜來香。稱第一夜。第二夜。作者署名捉刀人。實則亦出於小逸君之手筆也。

姚鵠雛君取朱竹垞與其小姨之一段哀豔史。演成燕蹴箏弦錄二十章。其回目成一五言排律。每章兩句。錄之如下云。一歡情翻震盪。密坐益徬徨。琴能師賀客。字解辨凡將。弱絮吟偏敏。蠻牋擘最強。蘿蔦情方狎。萑苻勢忽昌。連江馳羽檄。盡室隱村牆。探丸搜保社。結侶竄茅房。孟里經三徙。樊樓又一廂。廡改梁鴻賃。機仍織女襄。末緣通叩叩。祇自覺悵悵。有時還邂逅。何苦太周防。朝霞凝遠岫。春渚得歸艍。冰下人能語。雲中雀待翔。計程衝瘴癘。回首夢高唐。客來桃葉渡。人在木蘭航。唐突邀行酒。勾留信裏糧。畫舫連晨夕。歌台雜雨暘。寄恨遺卷髮。題緘矚小藏。百憂成結轆。一病在膏肓。樛先爲檀斫。



李果代桃僵。記曲由來擅。催歸且未遑。杜宇催歸數。蜀尼送喜忙。夙擬韓童配。新成卓女嬌。者回成偈側。此別太悽惶。入洛多華譽。攜辭喜拜颺。小星初耿耀。文苑足徜徉。霜復紅蘭萎。燈前綠綺長。峽裏瑤姬遠。風前少女殃。豈無同宿雁。終類失羣鸞。剪紙招南國。輸錢葬北芒。崔徽風貌在。蘇小墓門荒。憂憂獨造。洵不易也。

東海徐吁公著雙城女子。其所撰回日。堪與鷓鴣之燕蹴。箏絃錄相伯仲。蓋以四言句成之者也。書凡十二章。每章二句云。一豔傳紅柳。愁索綠窗。玉連環影。雲鎖茆莊。語輕如剪。情輒於錫。明珠彈雀。孤淚盛囊。九州鐵錯。片紙神傷。烏啼姑惡。豆結蘭缸。鮫山悼翠。弓影驚彪。蕭娘書斷。子夜灰揚。白綾二尺。鳩酒一觴。人迷玉迹。梗繫珠江。花粘錦浪。血染吳艤。窮途日暮。古塞鞭長。統體用七陽韻。亦煞費經營之作。

我友枕亞之讓堦記。梨魂淚史後之傑構也。回日則取西廂曲文。洵屬生面。

別開如云。一。大人家舉止端詳。全不見半點輕狂。一。知音者芳心自同。感懷者斷腸悲痛。一。一個憔悴潘郎鬢有絲。一個杜韋娘不似舊時。一。是兜率宮。是離恨天。我誰想這裏遇神仙。一。便是言詞賺一時。紕繆半世羞慚。一。

碎琴樓。爲言情中之上乘文字。予愛誦之不釋。作者興業何諷。求幸福齋主何海鳴氏亦殊佩之。曩承以何諷之親筆手札見貽。予卽刊諸消閒月刊中。奈爲手民油墨所污。旋卽委棄。甚可惜也。碎琴樓回目。以長短錯落出之。如云。一。敗葉叢中之鬼火烹鸞曲。一。夜雨微暎瓊花。及瓊花感別。一。瓊花却百金綺裳。雲郎來問疾。一。瓊花得擲花之石。私瞰雲郎。一。李紳貧落。被擯於其親友。一。率率直直。不假雕琢。亦屬創格。

回目有具字裏花飛之妙。而耐人玩味者。當推娑婆生之人間地獄。如。一。紅樓一角。軟語話杭州。銀燭三更。柔情迷弱水。一。宛轉千絲。難迎桃葉。江城五月。又落梅花。一。珠鐙千障。熱境訴幽情。涼月一丸。輕車飛短夢。一。碧月下桃



林。飄輪輾夢。斜咽橋風露。錦瑟瑟年。雪夜度淒清。量珠換夢。銀鐙照憔悴。
射藥回春。小院微疴。偷閒彈淚。荒村斜雨。商略歸魂。憔悴花枝。哀鶻啼
野塚。飄零書劍。古驛弔斜陽。蠟淚酒痕。徐娘溫舊夢。竹聲花影。月老示靈
籤。撩亂青絲。錦衾憐日瘦。燒殘紅燭。杯酒替花愁。
網蛛生之人海潮。回目亦不弱。如雪涕贈銀瓶。鏤心刻骨。排愁觀電影。盪
魄銷魂。小樓春雨。名士著書。舞榭秋波。狂奴棒角。快樂度春宵。箏繁弦
沸。詼諧談影事。海闊天空。文字生涯。繭絲抽乙乙。女兒情緒。瑤瑟語丁丁。
英雌談性愁。玉尺量才。浪子弄玄虛。鐵窗墮落。十丈軟紅塵。銷金有窟。
漫天飛白雪。埋玉無人。一聞出於漱六山房。張春帆潤色。名手自不凡也。

余所憎惡之事物

市僧。珠算聲。借書污損。無線電中之報號。報紙上刊登處決罪犯。江湖術士。

野叟曝言之文。素臣醜女敷脂粉。新體詩。蛇蜈蚣。假道學。雀牌。遊戲場。破瓶插花。蒙積塵埃之燈笠。殘缺之長篇小說。咬文嚼字之腐儒。電影院中讀說明書。鹹魚。葱薑韭蒜捲煙。佞佛老嫗。出門遇風雨。談鬼粥。在學校中担任國文課之待改課卷。橫衝直撞之汽車。臭乳腐。辣椒。啤酒。理髮匠之敲背扒耳。蓄髭。挖脚垢。紅茶。漢奸。倭奴。談真命天子出世之鄉下人。梅毒標本。宴會席上談金融。注音字碼。名勝處。張貼商品廣告。約會失信。過年。蠹魚。啖香蕉。委皮於途。興隆昌泰等字樣之招牌。拖鼻涕之小孩。奶奶經。法律書。乘車過通衢。適遇紅燈。芹菜。凌人之盛勢。霉天。虛榮心重之婦女。水烟袋。北方人強說蘇白。上司面孔。假客氣。夏日之蚊蠅。油漆氣味。搭架子之名士。小人得志。樸古之原野。植立電線桿。山林勝處。建有夷樓。文字抄襲家。小脚婦女。垂辮之遺老。



余所喜悅之事物

人性不同。喜惡自異。茲將余所喜悅者。雜寫若干於下。玻璃盞中之金魚。半放之梅蕊。柳柳州之山水小記。陸放翁詩。六朝文。伊人貽贈之小影。紅綻之天竹子。水仙花。垂絲海棠。出水芙蓉。楓葉。窗前之綠蕉。竹喧。秦腔。彈詞。西洋音樂。吳娃之賣花聲。花生米。陳皮梅。沉香橄欖。鬱金香酒。五加皮酒。金花菜。菜心肉圓。紅燒豚蹄。毛豆炒蛋。麵筋。陽澄湖蟹。松子糖。楊梅。柿子。金柑。蜜橘。酸梅湯。梨膏。容納多量牛乳之咖啡茶。費曉樓之仕女。陸廉夫之花卉。名人之刻竹扇骨。佳磁之花瓶。紅木器具。擁衾觀書。鸚鵡。玳瑁貓。松鼠。西洋裸體美人畫。模特兒照相。仿宋字。花體之英文字。母西裝。高乳之婦女。電影中之胡蝶及阮玲玉。朱紅欄干。盆景松竹。大理石桌。五色文石。水晶印章。瑪瑙鈕扣。樹下納涼。竹裏煎茶。石筍瀑布。小樓聽雨。步月。洗硯。灌花。圍爐話舊。償債。

觀奚童掃地。紅樓夢中之林黛玉。花月痕中之韋凝珠。近賢說部之碎琴樓。玉梨魂雙鬟記。無邊風月傳。及人間地獄。報紙之附錄。雜誌中之民權素。奇異之銀幣。舶來香水精之瓶。香櫞。黃橙。淡雅之花紙糊壁。松煙墨香。兒童天真之笑。野獸影片。槿籬水榭觀魚。寒夜乘電車。憑牕賞雪。聽客談瀛。婦女燙髮。染蔻丹之指甲。美人頰上之胭脂。新穎之時計。玲瓏之小鏡。通幽之曲徑。板橋流水。夕陽臨水人家。樵歌。經霜之菜羹飯。南京板鴨。夏日赤足。楊柳微風。隔水聽人吹笛。荷蓋曉露。

春筍

秀色可憐。刀切玉。清香不斷。鼎烹龍。此秦少游詠筍詩也。當茲暮春三月。鱗鱗穿苔。竹萌盈尺。家家戶戶。佐味一盞。及菱白出。則筍老成林。毋復可食。新陳代謝。不僅籜苞中物爲然也。



筍譜。宋釋贊甯撰。一卷。或作愚崇者誤也。凡分五類。曰一之名。二之出。三之食。四之事。五之說。援據輿博。所引古書。多今所未見。筍之名目殊多。洛中有斑筍。梅堯臣詩云。牡丹開盡桃花紅。斑筍迸林犀角豐。又老學庵筆記。吳人杜宇初啼時。市中賣筍曰謝豹筍。其他又有毛筍脯。鷄筍。貓頭筍等。前輩飯牛翁有句云。貓頭筍賤連泥賣。雀舌茶香帶葉烹。茶香室叢鈔。甬東毛筍。每歲出巨筍一枝。曰筍王。必有一筍傍出。差弱於王。曰筍將。其形必異於凡筍。籜梢如錦帶。長有尺餘。出土卽能辨之。村氓土法。死貓埋地下。可引致隔牆之竹根來埋。貓處生筍。然未知確否。嚇飯虎。苦筍之異名也。周紫芝劉主簿許餉苦筍詩。此君自是盤中出。空想斑斑箸下人。注杭人重苦筍。號爲嚇飯虎。古有筍奴菌妾之說。見清異錄。江右多菘菜。鬻筍者惡之。罵曰心子菜。蓋筍奴菌妾也。

坡老詩有甯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或戲爲之續曰。不瘦亦不俗。要吃筍燒肉。聞者爲之軒渠。筍燒肉以白煮爲上。紅燒次之。若取筍片和以醬油及糖。製之爲脯。曝之至乾。可以久藏不壞。以之佐粥。味絕雋美也。嫩筍易老。故舊時閨人。往往相戒不食筍。深恐青春易逝。紅顏難駐也。

草裙舞

舞有雙人單人之分。艸裙舞。單人舞中之別饒妙趣者也。相傳舞爲蠻俗。朗月疏星之夜。蠻娃之思春者。輒扭臀作態。以誘惑異性之來就。西人乃戲效之。寢假習爲風尚。娛樂場中不舞則已。舞則非艸裙不可。飾艸裙舞者。必裸其體。雙乳蒙以錦絡。腰下則短裙圍之。裙作綦綦萋萋狀。猶有蠻人艸葉蔽體之遺。海上繁華。歐化特甚。西人之一舉一動。一嬉一游。莫不摹之仿之。從



而昌洋之。而艸裙當然備舞蹈之一格。且以肉感故。國人極端歡迎之。某世界爲號召計。特聘某舞班以娛客。一日。伐烏林作賦曲。鋼琴錚錚以節奏。而十七妙年華之女郎。相率於茲登場。踊焉舞焉。極錯綜變化之致。既而某舞女結束爲艸裙舞。女骨肉停勻。較環而瘦。儼燕而肥。曲線之美。蔑以復加。而舞技尤絕。工臀部之動作。上下左右。靈活亦無與比倫。世之所謂臀波者。斯歎觀止矣。正酣歌恆舞間。詎料女偶不經意。乳絡忽然卸墮。陳玉璫詞人所謂擁雪成峯。按香作露者。突現於觀客之前。觀客鼓掌。聲似雷展。女羞羞然以手掩胸而遁。艸裙舞卽艸艸以終場。或曰。草裙舞之動作也。祇以腰部以下爲限。儘極摩盪。概不牽動上部。乳絡之脫卸。乃有意博客之歡笑耳。


曲線美之機器人

科學愈進步。物質愈文明。凡人力之所劬勞瘁悴者。悉可委諸於機械爲之。

而其所得之成績。反較人力爲優勝。不亦可驚可喜者乎。西方巨邸。有所謂
機器人者。人以木片及金屬機件爲之。作鬢髮黝膚之黑奴狀。能司門之啓
閉。及捧咖啡進烟捲之職。役舉手投足。宛然生人。惟不能言語。有似瘖啞耳。
一時旅館舞場。相率仿效之。而機器人亦人浮於事矣。巴黎美術家巴司氏。
固以善作石膏人體。獲享盛譽者。乃運其美術之手腕。製機器人。而以細蠟
爲之。醜黑奴一變而爲裸美人。雪肌花貌。固屬絕世。而雙乳瑩然。尤足令人
銷魂盪魄。且能弄姿作態。或玉立。或棠睡。所謂曲線之美者。無以復加。從此
畫室中之模特兒。無須嬋娟子犧牲色相。槃礴解衣。卽此機器人已可勝任
而愉快。是亦海天嘉話已。

櫻花

扶桑人士以櫻爲國花。櫻爲落葉喬木。葉深碧。花五瓣。有紅白綠三種。我國



櫻桃亦其一種也。

春深島嶼舉國若狂。各學校放櫻花假。攜榼就花下爲辟克臬。尤以大坂天王寺公園爲多。昔歸安張翬城太守留學彼邦時。曾與彼邦騷人結櫻花詩社。唱和多至數百首。彙刊成集。風行一時。

我蘇盤門日領署。畔櫻花夾道。繽紛跌麗。瓣緣微暈。輕紅。然自遠望之。則一色純白。似凝雪也。厥狀如梅。但有梅之妍而無梅之韻致。且更乏香氣。初蓓蕾時。亦不著葉。及花謝而嫩葉漸舒。則又與萼綠華相類無異。予在蘇時曾驅車往賞之。奈已時序入夏。花半辭柯。因作弔櫻記一文以志予感。

滬北六二園以綠櫻花著。樹凡數十株。蔚然成林。王西神先生至其地。有瑤華詞一闋賦之云。玲瓏梅雪。葱蒨梨雲。試鸞綃紅澣。亭亭小立。妝竟也一角。水晶簾捲。露寒仙袂。好淡掃華清嬌面。似那時珠箔銀屏。喚題九華人懶。絲絲綠繭低垂。伴姹紫嫣紅。不勝清怨。移根何處。只恨望三島蓬萊春遠。明光



舊曲早換了看花心眼。對玉窗鳳髻重簪。吟入鄭家魂斷。詞與徐仲可同作。惜仲可詞不獲見。

鄧爾雅之櫻花詩。絕古麗可誦。如云。昨日雪如花。明日花如雪。山櫻如美人。紅顏易銷歇。

觀鯨記

鯨之爲物。碩大無朋。潛騰滄波大海間。不易得而見也。而報紙廣告。謂有十萬零八百斤之巨鯨。卽電影中約翰擺里摩亞斬鯨結縉記所捕得者。陳列以供參觀。予與心漢君遂同爲入幕之賓焉。鯨爲已死之骸。蓋一暝不視四年於茲矣。恐其腐爛。乃徧體鑿細孔。凡五百。每孔注一介倫之藥液。始得如金剛之不壞。皮黝黑。驟視之。幾疑覆一油綵。捫之。堅硬有稜。逼之。腥氣刺鼻。西人乃附賣香水精。以爲觀客解穢。鯨盛於一鐵箱中。箱絕大。下有輪。聞來



滬時用四卡車拖之。其重量可知也。鯨作張吻狀。彷彿象鼻之舒伸。吻內可容二人坐。而眼小似不稱。項有狹長之隙穴。則呼出水氣。有如瀑布者也。鯨有齒。已卸除置諸骸旁。正面如帚。反視之。又若一梳。色黃而性韌。可充工藝品之材料。鯨背臃腫隆起。絕無鱗甲。創孔宛然。則爲擒時被鐵錐所傷也。鐵錐凡二。懸以示客。一五十年前之舊錐。錐爲矛狀之件。一爲錐之最新者。尖端如箭鏃。後有機振。可配硝磺等火藥。射之。鯨於三十六小時而斃。是鯨卽新式錐所命中而捕獲者也。自首至尾。計五丈有餘。尾端有鰭。蟠曲成堆。厥狀尤醜。我儕觀至此。有司指導之職者。謂述是鯨產於太平洋。捕獲之於舊金山。尙爲鯨中之雌者。雄者其大更足驚人。鯨游泳於洋面。逕向前行。非有阻礙。概不退折。諺云。碰鼻頭轉彎。惟鯨有也。頸腔祇四寸許。不能吞人而噬。所啖者爲青川魚類。然每餐可啖小魚二千條。目光及里半。較遠則茫無所覩。昔時捕捉用舊式之錐。但鯨着錐。不易死。仍逐波而行。漁者舟隨之。不知

若干時日。始得起鯨於岸。而鯨偶一騰躍。激浪成山。舟覆人溺。不以爲奇。不若新式之錐。之爲妥善也。且非截鯨舌。雖死而猶能掙扎。故是鯨舌已截去。一舌之重量。爲一千數百斤云。

大漢詩人風趣及其詩

我友顧君佛影。有大漢詩人之號。今世之袁隨園也。其女弟子之多。尤不亞於隨園。而君頎然身長。面黧黑。顧絕有風趣。曩掌教某女校。途過寶山路。常見一鬻麵之攤。廝卒屠沽之流。紛然就食。若津津有佳味者。君爲之垂涎。然衣冠雜坐其間。殊不相伍。且女生赴校必經其地。見則貽爲笑話。有失師道之尊嚴。一日又途過麵攤。腹枵甚。乃亟謀一快朵頤。以多所顧忌。故不敢公然據座。偃僂其體。藉巨罌以蔽人注目。饑者易爲食。盡一盞果美味也。及蒞校上課。女生有詢其麵味如何者。君爲之大窘。蓋不料其小小隱私。在一剎



那間已爲生輩所窺見也。君詩常成於茶沸酒熟燈溫香媚之時。故風格乃殊雋妙。近由大公書店爲刊其大漠詩人集凡六卷。有紅梵馱夢靈戰更生古鐘劫後之分。蒙贈一帙。讀之如嚼蕊嗽苓。清芬入骨。而予尤愛誦其西湖雜詩云。木蘭艇子去如梭。報道雷峯塔又過。莫爲湖風忘半臂。西泠橋下嫩寒多。畫樓茗坐亦清娛。勝侶携來興未孤。不是昨宵風雨惡。早應遊遍美人湖。清游三日未能忘。雙槳來時水亦香。怪得山靈猶戀別。四山雲氣想衣裳。蘇行雜詩云。冷雨疏燈夾道馳。金閭殘柳不成絲。十年塵夢摩訶過。未到蘇州已有詩。赤山埠夜歸云。赤山埠外上歸船。倦鷺眠鷗各悄然。可有墜歡烟水裏。湖燈紅似十年前。君往往能取任何語入詩。而自然化俗爲雅。如題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後云。不能苦悶不成詩。西哲東賢共見之。獨有神州誇載道。紛紛多少活僵屍。送內子曉行云。十年夫婦九離居。又見輕霜蘸別裾。杞柳箱兒油布袋。半生辛苦滬甯車。菡豆云。菡豆垂籬嫩未黃。筠籃採得供

新嘗。范媽知我舌頭淡。多放油鹽醬與糖。如此佳什。多不勝收。錄其一斑。以實小品。

亢虎雋語

疇昔之夜。予方埋頭小樓一角。忽役者云有電話來。聆之則錢子化佛所發也。化佛讌江亢虎先生於菜根香。邀予作陪。予以職務未了。且已進膳辭謝之。乃謂稍緩自當趨前領教。匆促發稿既畢。即逕赴菜根香。猶喜席尙未散。同席凡三人。化佛主人外。爲江亢虎先生。及先生之賢阮。紹介之餘。一見如故。亢虎先生體魁梧。御鬢鬚。神采奕奕。穿麤葛之長衣。手持香珠一串。頻捻弄之。蓋年來先生茹素學佛。頗有得也。先生足跡徧世界。尤以居坎拿大爲最久。任該地大學教授。以東方之文化。灌輸於彼邦人士之腦海。增進國際間之光榮。厥功殊偉。近返國休養。道暑於補陀山。今日始至滬上。然翌晨又



須作北平之行。一月後再來滬。明年仍擬赴美洲繼任教務。僕僕風塵。不辭勞瘁。其精神洵非常人所得而及也。先生以行途中無書可觀。索予拙著。適化佛處尙存一二種。乃悉贈之。既而同乘電車至外灘公園納涼。據沿浦鐵椅坐。雖丸月韜輝。然隔浦燈火星星映水。而汐漲方盛。拍岸作澎湃之聲。足亂我人談話。園中多摩登女子。蹀躞曼步。往來不絕。先生乃笑謂我儕曰。我國之革新。無從可觀。茲竟在婦女服裝上見之。雋妙中含。有感慨耐人思味。不置。先生爲社會學家。化佛語以。上海社會之種種黑暗。先生詫爲奇聞。且不信。萬惡之。至於斯極。蓋先生爲一純粹之學者。固未知社會中之別有社會也。相與莞爾。時江海關巨鐘。噹然爲十有一響。夜涼如水。露重濕衣。遂作歸計。握別之際。猶殷殷訂後約也。

朱竹筆筒

自古畫家。往往有朱筆畫竹者。或云。起自東坡。試院時。興到無墨。遂用朱筆。耳。然有竹而天然朱色者。周櫟園閩小記有一則云。『頃過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如火齊。乃知此君亦戲著緋。爲賦二詩云。高情直與晚楓隣。僂舞安知醉有辰。舊族傳爲絳縣老。孫枝近作赤城人。瀟湘淚盡終餘血。淇澳花繁不是春。曾在龍門柯畔立。支離更見爨中身。亂攤桃紅映客醅。斜批鶴頂問青蘿。翻新競比紅兒曲。截笛留吹赤帝歌。酒醞宜城光未定。冠裁薛縣色全訛。遙看巖下爛斑處。或是秋深柏葉多。』一昨偶過張問樵詞人之汲古齋。見案頭一朱竹筆筒。色澤純赤。完好一無損裂。筒上刻有人物。一老翁拄杖。小步谿橋梅林間。極澹逸秀雅之致。題一樹梅花一放翁七字。下署許之淇作。云係祖傳之物。乃拳亂後。以若干金購諸於日下者。夫朱竹不易得。卽有亦材小不能成器。今竟獲此。真希世之品也。



歲寒三友話

(一) 松

歲寒三友。曰松。曰竹。曰梅。松爲常綠喬木。種類甚多。有赤松。幹高十餘丈。樹皮與嫩芽皆赤色。有黑松。樹皮作黑褐色之鱗片。有白松。樹幹光滑而白。俗有白皮松之號。有海松。產於關東。葉五針而叢生。有五鬚松。亦稱五鬚五釵。於松中爲最磊珂修聳。別有羅漢松。結實如豆而紅。其形龐然。若羅漢之被袈裟。松以偃蓋爲佳。蓋茁長時。截其幹頂。僅留四旁莖鬣。矯柔造作。自然就範。松實甘香可口。產於滇南者色黑。遼東者色黃。實落地卽能生。故崖壑有一二松。結實因風飄墮。往往穉松擢秀。遍坡麓者。吳中靈巖天平山。岷山往往以松秧運售。亦利藪也。

山居雜誌。松至三月花。以杖扣其枝。則紛紛墮落。調以蜜。作餅遺人。曰松花。

餅。又原化記。以松花酒飲老人。益壽。飲食如此。清雋欲仙。

故張齋公之濠南別墅。有白皮松一株。古物也。聞取諸他處。遷植於別墅者。費數千金。蓋松根四圍。留故土方丈。恐根鬚與故土脫離。易枯瘁也。其方丈松根之土。圍以布。纏以索。承以竹編之大筐。曲折以赴別墅。須經某委巷。阻塞不能前。乃立命拆民屋。待松大夫軒車行經之後。再行起造。沽價若干。由張擔任。亦云豪矣。齋公沒世有年。客有至南通者。謂此一樹白皮松。已失護而萎悴。至可惜也。

黃山松。高不滿二三尺。生深巖石罅中。永無肥壅。故歲久不大。可作天然盆玩。畫師吳子鼎先生曩自皖來。蘇携得黃山松數十盆。細鬣攢針。婆娑欄檻。先生函邀往賞。以事冗未果。其殆愴楚俗子。天故靳予以眼福歟。

赤松樹下。易生蕈類。芬烈可食。又松根分洩液汁。在土不朽。結爲松脂。久之成珀。飾物中之珍品也。



(二)竹

青青復籊籊。頗異凡草木。此白居易詠竹之詩也。竹之爲物。虛中潔外。筠色潤貞。偶於窗前植一二株。風至自成清籟。令人蠲慮忘世。惟性喜濕。不宜於北地。故燕趙間人不易覩。此便娟倩影。輒以瑤草琪葩目之。物稀爲貴。信然。竹爲多年生植物。高者四五丈。亦能結實。名竹米。形類小麥。第竹開花最小。易有時開花結實。全株卽枯死者。由其地下莖展拓無所。而其地又乏養料也。故竹實亦罕見。

竹多異種。清異錄。江湖間有一種野竹。其葉糾結如蟲狀。山民曰。此蚱蜢竹也。天寶遺事。有竹叢密。筍不出外。因謂義竹。魯登州產方竹。其幹方。堅勁殊常。又竹有天然朱色者。閩小記。頃過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如火齊。乃知此君亦戲著緋。又予曩歲游槎谿。於某園中得覩紫竹。聞觀音大士居紫竹林。於此令人作靈山咫尺之想。

竹醉日。其說有二。山家清事。八月八日爲竹醉日。種竹易活。四民月令。五月十三日。謂之竹醉。

竹夫人與湯婆子爲暑寒之恩物。竹夫人一名竹夾膝。陸龜蒙有竹夾膝詩。是物純以篾青爲之。琢磨務極細緻。相合處又費工夫。蓋少不平貼。便不適於牀席也。求諸今日竹工。已莫知竹夫人之制式。從此失傳。可惜可惜。

竹譜。晉戴凱之撰。記竹類七十有餘。又元李衍撰。則畫竹之津梁也。蓬萊秀才吳子玉善畫竹。曾有自起開窗畫竹枝之句。爲海內所傳誦。又兼繪梅。題有大風壓竹拜梅花七字。見者無不歎爲名雋。

禽中有名竹葉青者。體青碧。甚美麗。又酒亦名竹葉青。則紹興酒之三年陳者。皆絕妙名色也。

古人往往喜竹。王徽之甚至有不可一日無此君之語。而稽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輩爲竹林之游。世稱竹林七賢。又唐天寶中孔巢父李白



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結社號竹溪六逸。竹茁生於石罅中。被石所擠壓。自成扁形。稱爲扁竹。予於友人處嘗見扁竹筆筒。筒上日鐫長恨歌一篇。字細如蟻足。尤爲可貴。

(三) 梅

長物志云。幽人花伴。梅實專房。取苔護蘚封枝。稍古者。移植石岩或庭際。最古。另種數畝。花時坐臥其中。令神骨俱清。綠萼更勝。紅梅差俗。更有虬枝屈曲。置盆盎中者。極奇。蓋梅含春綽約。綴雪清妍。自是人間尤物也。

梅宜曝日。春間取核埋諸旣壅之地。卽能茁生。着花後。舊枝條均宜剪去。使其老蘗後生新條。則枝枝有花。若惜其舊枝不剪。則新枝細而且弱。不易蓓蕾也。剪枝後。須灌糞一二次。以培其元氣。春季用肥。葉上反生螭蟲。澆水須在午前。則花繁而有力。

我吳虎阜居民。都以蒔花爲業。附近有地名磨坊基者。尤多古梅。劈幹而旁

生枝莖。著花有致。以視滬上所見之祇以剪紮爲能事者。相去不啻霄壤。武林留下鎮之百家園。最近忽發現梅花泉。泉水澄清。深可見底。泉中有小孔五六。泉源自小孔中涓涓而出。形似朵朵梅花。照以日光。色彩耀目。遐邇來觀者。遂爲之塞云。

我友周瘦鵑君錄近人香奩詩爲綠窗艷課。其中佳什頗多。涉及梅花者。錄之以實我梅話。曾約西園載酒過。相携團扇賭新歌。愛郎詩句清如雪。繡上梅花小幅多。掃將晴雪試煎茶。暖閣層層翠幔遮。小飲助郎詩思好。一盤生菜是梅花。纔向窗前罷晚妝。纖纖手捧小簞筐。梅花紙帳銀釭艷。別有氤氳一種香。迎年佩要隔年裝。裏外濃薰荳蔻香。體貼檀奴有深意。梅花繡上紫紗囊。

予愛讀古人詠梅詩。按天目山釋明本中峯有九字梅花詩。爲從來所罕觀。詩云。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拗。野橋古梅獨臥寒屋角。



疏影橫斜暗上書窗敲。半枯半活幾個慳。蓓萼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雖非正派足備一格。梅譜。成都有臥龍十餘丈。相傳唐物也。名梅龍。羣芳譜。芒種後有黑殼蟲似螢火。肚下黃色。尾上一鉗。名曰菊虎。梅龍菊虎天然巧對。折枝梅插瓶中。瓶水極毒。最忌入口。

鮮芡實

芡實爲秋日佳品。生於水中。葉大似荷。平貼水波。面青背紫。莖葉皆有芒。夏日莖端開紫花。結實如栗球。裹實纍纍。一稱鷄頭。見於周禮。而楊妃傳。楊妃出浴。露一乳。明皇曰。軟溫新剝鷄頭肉。此以芡喻乳。爲千古艷話。芡肉作丸狀。色白。殼殷紅。如相思子。甚堅厚。剝之不易。故食芡一器。須費若干時。剝取之勞。且多剝指甲作痛。汁液汚衣。雖濯滌不去。故傭僕咸視剝芡實爲苦事。既剝取。則以清水加冰糖煎之。鮮雋無匹。或研之爲粉。與雙弓米

同煎。爲芡實粥。亦爲清味。節儉之家。曝芡殼乾之。爲冬日燃鑪之需。殊耐煨
焚也。

芡產於吾吳南塘爲最佳。故賣芡者。輒呼曰南塘鷄頭。每金可買十有餘斤。
海上無從購置。而殷明珠女士殊嗜之。予秋日返蘇。常委攜若干斤來。朵頤
爲快。茲則吳地鄉人已有運至海上街頭里口。得時聞南塘鷄頭之喚賣聲
矣。

南貨鋪中所出售者。則爲乾芡實。煑食之味乃大減。蓋大都爲他處產品。北
燕謂芡實曰葎青。亦曰葎芡。可知燕地亦產是物也。

秋末。收芡實之老者。以蒲包浸於水中。迨明春二三月間。撒於河塘。待葉浮
而上。始可移栽。用蘆豆餅拌勻河泥中。自易茂盛。

芡實之見於古人筆筭詩什中者。聊摘數則如下。東坡雜記。吳子野云。芡實
蓋溫平爾。本不能大益人。然俗謂之水硫黃。呂氏春秋。柱厲叔事莒敖公。自



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菱芡。韓駒詩。細乳分茶紋。簟涼明珠擊芡。小荷香。楊億詩。半甌鷹爪。中秋近。一炷龍泉。文室生陶弼詩。香囊連錦破。玉指剝珠明。讀之令人饑涎三尺也。

刺馬碣聞

刺馬案著聞於清。今以某方刺我抗日英雄馬占山而疊見。當時所謂刺馬者。光州張文祥狙擊兩江總督馬新貽也。此案情節雖散見於諸家筆記。然言各殊異。莫衷一是。金鶴望丈近輯皖志。旣成。選列傳如干。刊爲天放樓續文言二冊。承其哲嗣季鶴學兄郵貽。披卷卽獲見張文祥傳。所紀獨詳。而有據。乃採自前皖撫喬松年之詩。及桐城張祖翼之言。祖翼於上元縣中會鞠文祥時。隱幕後。具覩其狀也。節錄傳文。以爲信史。一。張文祥故爲捻。與曹二虎石錦標爲昆弟交。而馬新貽令合肥失縣城得罪。巡撫唐訓方委督廬州。

鄉團自効。復與捻戰而敗。被執。執之者蓋文祥也。文祥欲反正。故優禮新貽。引二虎錦標相與結納。誓曰。苟富貴。無相忘。新貽仍歸白巡撫。文祥等遂以其衆降。以馬字穀山。故編山字二營以統之。文祥等各爲營哨官。同治乙丑。喬松年撫皖。新貽已洊擢至安徽布政使兼營務處。山字營遣散。文祥等隨之。藩司任二虎齒居長。以賊中盟約。故弟蓄新貽。新貽官既貴。漸恥與相伯仲。文祥窺其意。漸薄。謀去皖。二虎意猶豫。二虎妻美。居藩司署。新貽通焉。時檄二虎於役。文祥以告。二虎怒。一日。新貽檄二虎之壽春領軍火。文祥謂錦標曰。穀山以帷薄故。必殺虎。殺虎必假手於人。虎之行也。我與若當衷甲以從。遇變得爲備。錦標二虎終始以文祥多慮。姑應曰諾。抵壽州。無他變。時壽春鎮總兵爲懷甯徐鷗。兼總營務處。而松年大營駐南關外。二虎赴鎮。轅投文入謁。忽中軍官持令箭下。傳呼曰。來弁曹二虎。本降捻。今復與捻通。趣縛之。縛竟。總兵戎服出。曰。藩司接告密。言爾將以軍火濟捻。爾行速。故驛文抵



巡撫請正爾以軍法。時文祥錦標居傳舍。聞巡撫已竿二虎首於市。乃藁葬其尸。各痛哭別去。至庚午而李慶翱按察山西。統水陸軍防河。錦標爲先鋒官。保擢至參將。稽查沿河水師。營官十一人。譙錦標於河上。忽大令至。以護江督魁玉關文逮錦標。至兩江對簿。蓋張文祥之難作矣。初文祥既哭二虎。遂亡命。鍛精鐵爲七首。日夜礪之。淬以藥。誓必剗刃新貽。新貽撫浙。文祥一遇於城隍山。儀衛刀甲甚盛。不果刺。新貽督兩江。兩江遭兵亂。督轅毀。駐節首府。廨西有射圃。通外垣。新貽於此月校將弁試騎射。一日射畢下廳事。忽有新貽同里世交者。捧名刺冠服跽階下。文祥亦衣四品官服跽客旁。天方暑。纓笠蔽其面。以故新貽不及察。方俯受刺。而文祥突起。操刃搥新貽。刃入左脅。新貽顧見文祥。色慘變。左右輿入府。遂卒。文祥既殺新貽。則去冠服。植立演武廳下。戟衛士械之。送上元廨會鞠。文祥具言與新貽草莽中爲刎頸交。令新貽尸招撫功。新貽貴而忘其舊。淫於二虎之妻。誣殺二虎。吾易姓。

名。誓爲故交報怨。卒殺新貽。語侃侃無稍諱。府縣相顧愕眙。遽以所供白藩司梅啓昭。啓昭令文祥改承爲海盜。挾仇報復。以新貽撫浙。治海盜嚴。多誅殺。故文祥不可刑之。復供如前。於是朝廷命漕督張之萬至江甯鞫是獄。之萬至瓜洲。託故回清江。乃改命刑部尙書鄭敦謹。敦謹故以理學清標。重天下者也。魁玉知兩宮震怒。必欲究主名。而文祥所供。終以涉幃薄淫媾。不敢入告。卒毀其供。竄文祥名海盜中。具獄入奏。敦謹至。則引文祥密室。去其縛。訊之。文祥供如前。敦謹卒徇金陵文武請。不敢爲平反。乃寸磔文祥於金陵小營。文祥至死。未嘗一呻痛焉。闍其子。發黑龍江爲奴。革錦標職。敦謹旣復命。則鬱鬱引疾以去。自新貽被刺後數日。府中後房有妾自經死。不棺殮。密瘞於後園中……」按馬新貽頗擅文墨。予曾於居停。但家得見其親筆所書柬札。作細楷。絕工整。措詞又駢儷出之。當時風尙使然耳。有文無行。益茲醜穢。此所以昔賢有士先器識之訓也。



螺螄

家餽雋潔。雖一一簋已足適口充腸。不必以食前方丈爲貴也。迭日荆人烹製螺螄。蓋荆人與予有同嗜焉。螺螄亦稱螄螺。爲動物之有旋線硬殼。其體可以宛轉藏伏者。大者曰田螺。小者曰螺螄。于茲初春時節。爲應時鮮品。過此則未免有水蛭寄生。且孕軟殼胎螺甚多。殊不相宜也。

螺螄爲平民化食物。每斤祇百數十文。小菜場所購者。大都已去其尾殼。不可多隔時日。多隔時日卽死。然進啖時少鉸翦之煩。得朵頤之快。亦有足取者。是物產於水田中。蕃殖異常。農氓可涉足水田中摸取之。盈筐滿担。載以入市。我人購之歸。以清水浸之。俾去泥滓。烹以油酒醬油。火候必須相當。否則過猶不及。食取其肉均甚艱澀也。或調味後。置於飯鑊上蒸之。亦熟。有稍和糟汁者。尤爲香烈而美。

友人陶孝初。述其表叔朱頌華在鄉教讀。家貧甚。又自膳。每日曉起。至溪邊摸螺螄。爲佐膳之品。久之。鄉人笑指爲摸螺螄先生。孝初之父戲贈以詩曰。曉風柳岸步遲遲。手執筠筐向水湄。笑煞漁家小姑嫂。先生也學摸螺螄。詩出一時傳爲笑柄。

江湖賣技以詼諧說唱爲業者。必須舌底翻瀾。滔滔不絕爲上。若一滯頓。便不動聽。故術語稱滯頓曰吃螺螄。

曩歲倭卒犯滬。予與居停但氏。俱以家在戰區。倉皇出走。予寄寓辛家花園。但氏亦暫賃廡於靜安寺路安樂坊。相距不遠。烽火朝朝。硝烟夕夕。焦心怵肺。排遣無從。乃日往安樂坊居停家。羣居談笑。藉以消澹。其時適在春初。螺螄充斥。我儕日以螺螄爲下酒物。而殷明珠女士嗜之尤甚。能啖螺螄盡一器。至今回憶。此景此情。猶在目前也。



稗苑話舊

自紅樓夢傾靡一世後。而續夢圓夢後夢諸書。遂相繼而起。而俞吟香更有青樓夢之槩行。魯迅乃目之爲紅樓夢作風之餘波。惟所寫者。僅男女狹邪。不爲士流所重。然其文字清麗順適。予十二歲時曾瀏覽之。未及終卷而書忽失去。至今數十年。無復得而重閱。蓋版本垂絕。坊間不易覩也。俞吟香名達。別署鰲峯慕真山人。家吳中。青琴載酒。白紵徵歌。佳日春秋。風流自賞。作吳門百豔圖。極粉怨珠啼。花嬌柳蹕之致。一時題詠者。凡數十百家。旣而家道中落。尙好友疏財。以致境益艱窘。積逋纍纍。致城中不能居。爰挈老母諸妹遁西鄉。光緒十年四月朔。以風疾卒。青樓夢則其捐館前六年所成。共六十四回。其他著述。有醉紅軒詩稿。醉紅軒筆話。花間棒。吳中考古錄。閒鷗集等書。詩稿筆話兩種。曾交鄒瘦鶴刊行。俞與瘦鶴爲平生唯一知己。時瘦鶴

館於胥江某巨家。俞日必至瘦鶴處。解晚館後。則同至南園滄浪亭飲。尋場師釣叟。酌酒談天。瘦鶴醉。臨風大哭。俞謂我死後。必能得瘦鶴一副淚。俞果先瘦鶴死。瘦鶴大慟。嗣後每醉必思俞。一日獨往城頭。灑淚西望。以弔人皆笑。瘦鶴爲癡。瘦鶴不顧也。瘦鶴固善韻語者。詩以哭之。計五十首。錄其一。二云。四海知音第一流。使君與我最相投。胥江五載同詩酒。山水清狂結伴遊。形迹胥忘逸興長。携尊郊郭訪斜陽。本來胸次多邱壑。合把愁懷訴北邙。書來相勗問平安。寒食緘封墨未乾。豈料空江花早落。浮生竟作夢中看。準擬尋秋訪戴來。菊花深處一脚杯。誰知好友成長別。從此人間百事灰。茲瘦鶴亦已逝世。一段因緣。俱成陳迹矣。

萬柳夫人軼事

故名士廉南湖之夫人吳芝瑛。卽世所稱萬柳夫人者。是於月之一日。病歿。



梁谿水瀨橋故宅。巾幗人才。又弱一個。惜哉。夫人爲桐城古文家吳摯甫從女。詩書雙絕。或云。其瘦金體書。實出於孫寒厓手筆。未知確否。夫人死。寒厓乃聯以挽之云。碧血話軒亭。湖上相逢應舉酒。清輝照潭柘。山中却喜有歸魂。上聯指女士爲秋瑾。瘞骨建祠於西湖而言。下聯所云潭柘。則北平山名。南湖葬身之處也。吐屬雋雅。傳誦一時。南湖生前。伉儷綦篤。某年南湖在北平。夫人病甚重。得訊悲極。飲安神藥液以自戕。幸遇救始甦。乃撰預挽聯云。流水夕陽。到此方知真夢幻。孤兒弱女。可堪相對述遺言。并有跋曰。得劭兒書。言母病垂危。商及後事。余前夕夢見萬柳夫人坐帆影樓。誦予夕陽穿樹補花紅之句。醒時月落參橫。不覺涕淚滿懷抱也。兒與姊紹華妹硯華先後歸里侍疾。予因病不克遽南。預挽聯語。所謂夢中說夢。恐萬一不幸。噩耗傳來。痛極不能下一字也。靜言孔念。人生若寄。尙望天與善人。夫人所苦。從此化險爲夷。使予得破涕爲笑。則斯聯其贅矣。又聯云。我實負君。回頭事事應。

追悔。生不如死。此恨綿綿。那得知。又跋曰。萬柳夫人將先我而去耶。續書廿二字。不知是淚是墨。古人云。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今者南湖既逝。萬柳云亡。此一段情事。留爲後人佳話矣。

夫人曩居小萬柳堂。與南湖日以吟嘯爲樂。并喜栽植卉木。花時張宴其中。與諸閨友共賞。某年牡丹盛開。或一白似雪。或紅豔欲燒。而姚黃魏紫諸色齊備。某閨友訝其羅致之富。夫人曰。所栽祇白牡丹耳。其餘則以人力爲之。某閨友叩其法。則云。以紅花汁沃白牡丹。花放自然絳赤。黃則手續較多。先取新筆蘸白礬水。塗其花瓣。俟乾。再以盪水和粉。調淡黃色描之。因有礬水故。雖經雨淋。不致脫色也。魏紫乃漢紫草汁所致。此法早載於祕傳花鏡。予乃師其故智耳。聞南湖曾有古風詠諸色牡丹。蓋爲夫人藝花而發。然南湖集中未之見。其殆已芟割之歟。



蟹

桂芳菊馥之際。而團牝尖牡充斥於市。海上之賣蟹者。相率集於浙江路偷鷄橋一帶。輒標其名曰陽澄湖蟹。實則來自玉峯三泖間者爲多。我蘇之產者祇十之一二耳。且今秋蟹價較貴。稍碩大者。每對須一金有餘。普通者一金四枚。而殼薄染指。膏未凝珀。尙不足以快老饕之朵頤也。

蟹之產地殊多。如越之谿澗石穴中。有石蟹。蟹雖小而腹實異常。鬱洲吳塘者特肥大。曰鬱洲蟹。而張耒寄文剛求蟹詩云。遙知漣水蟹。九月已經霜。李綱食蟹詩。梁谿白蟹正可釣。蟹譜生於濟鄆者。其色紺紫。則漣水梁谿濟鄆之蟹亦爲佳物。然皆不及我吳陽澄湖之蟹爲有名。陽澄湖蟹。螯毛黃色。曰金爪。尙有玉爪。則生於蘭陵之芙蓉湖。又白鶴溪亦有玉爪蟹。惟產量尠。滬上人士不易得而嘗耳。又西湖多淤沙。裏湖間有葑田。均產蟹。土人呼湖蟹。

色青而腴。雄曰狼螳。雌曰博帶。惟較陽澄湖產者爲小。或清炒。或作羹。皆爲湖上食譜中無上之美品。亦所產不敷所需。餽館每以外河之蟹。誑稱湖蟹。以欺顧客。亦一憾事。

相傳前清時。洪楊軍攻閩胥門。久不下。夜忽聞人諺曰。要吃蟹。臍裏來。遂攻齊門而入。蟹之神話。不足信也。

吳中星社。嘗有持螯會之舉行。籬菊綻黃。湖蟹初紫。發醅恣飲。卽席聯吟。未知今歲風雨重陽。亦有斯盛否。不佞窮羈海上。爲之遙憶不置。

李梅庵嗜蟹。有李百蟹之說。據說李之所啖者。祇蟹之膏黃。餘悉委棄。否則決無如此健量也。然殺生而加以暴殄。似非君子所宜。且若以今日蟹價。每金二隻計之。則一餐之費。須在五十金左右。亦殊豪奢已。

滬諺誣蔑女性。輒以蟹稱之。如雛娃曰小蟹。徐娘曰老蟹。昔紅妓林黛玉。馳譽北里時。有撰老蟹橫行記。以紀其放浪淫冶之史者。林大恚。立訟之官。卒



毀書不得銷行。一時傳爲趣聞。

嚏

噴息曰嚏。故俗云噴嚏。且有一罵二說三牽記之稱。蓋謂嚏乃有人說及己名之所感發也。此習見載於昔人筆札者。如懶真子云。俗說以人噴嚏爲人說。此蓋古語也。又洪邁容齋隨筆云。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喚睡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予按終風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鄭氏箋云。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人之遺語也。乃知此風自古以來有之。

嚏可以通竅。異常暢適。有時欲嚏而卒未果。則鼻作奇癢。亦殊難耐。欲強之嚏。可捻紙捲爲尖銳形以探之。夏偶發痧。習俗療治法。輒嗅通關散若干。至嚏始已。甚靈效也。

嗅得辛辣氣。亦能使人作嚏。如近庖廚而鼻觸炒辣椒之氣息。往往使人頻嚏不止。聞有好弄少年等。挾胡椒粉一包。至電影院。據樓座以觀電影。既開映。燈光斂暈。少年乃出胡椒粉末以吹之。一如天女之散花。一時樓下座客紛紛作嚏。東起西應。聲聲不絕。少年等匿笑。亦惡作劇已。

世俗迷信。元旦夢回便嚏。爲大不吉。西方人士。迷信亦不亞於我邦。英俗凡星期日嚏。主有客至。星期一嚏。主本人將有疾痛。星期二嚏。則主可得意外之資。他如星期三爲出門不利。星期四爲有豔遇。星期五爲有人送食物來。星期六爲惡運將臨。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也。

聽月軒主有美人噴嚏。調寄誤佳期云。浴罷鬪湯夜。一陣涼風恁好。陡然嬌嚏兩三聲。消息難分曉。莫是意中人。提著名兒叫。笑他鸚鵡却回頭。錯認儂家惱。寥寥數語。神情宛然。洵佳構也。



革命畫家高奇峯軼事

革命詩人陳去病先生沒世未久。而革命畫家高君奇峯又以溘逝消息。載諸於報章矣。先進典型。日益失墜。能不令人悲愴感痛耶。君爲同盟會中人。孫總理亟賞之。其奔走國事。無異努力於藝術。今冬以肺疾卒於滬上。汪精衛蔡元培張繼陳樹人葉恭綽吳鐵城等。爲之呈請國府。用以褒揚。并將君之生平事績。及學術作品。付諸史館。聞已業經核准。則君可以無憾矣。君在扶桑。有一趣事。其時方盛夏。鄰女芳子。日晚澡浴。裸其皓體。了不避人。君戲圖之。芳子既覺。向君索畫。君以爲畫其被撕矣。深爲作品惜。蓋是作絕悞心當意者也。不料芳子獲畫。端詳之餘。大喜過望。并請君書款。張諸室中。此後與君往來甚密。欲嫁之。君以困於經濟。託辭婉謝。歸國後。曾於滬上棋盤街設審美書館。發售美術畫片。又出版真相畫報。黃賓虹爲之輯述。銷行甚

廣君善寫景。鄭曼陀則以畫仕女著。常合作以爲雜誌封面。厥後君畫益孟晉。遂不輕爲人作。曩年開全國美術展覽會。懸君一立幅。標值千金。見者嘖嘖稱許之。後此畫出品於巴馬拿萬國展覽會中。博得最優評獎者也。君間事吟詠。友錄示冬夜小飲一絕云。斗室縱談笑。客懷不覺單。已拚焚筆硯。且與盡杯盤。雨氣挾雲重。江聲入夜寒。明燈照殘菊。還帶醉顏看。

乳酪

飲料之滋補者。莫若乳酪。如牛乳馬乳羊乳。皆乳酪之類也。據云牛乳熱。馬乳涼。羊乳溫純。尤適我人之脾胃。

乳酪之名。由來甚古。楚辭云。和楚酪只。漢書云。以肉爲食兮。以酪爲漿。晉書云。乳酪養性。摭言云。章澳孫宏。同在翰林。懿宗賜銀餅餠。食之甚美。皆乳酪膏。朕所製。薩都刺云。野草生香乳酪甜。圖畫見聞錄云。太祖平江表。得五王



飲酪圖二軸。

取一旋轉器。置乳酪中。加以速度之旋轉。則乳酪立變爲奶油。塗諸糕餌。居然歐化矣。

西方美人常於乳酪中就浴。謂可白嫩肌膚。我國蔣委員長夫人宋美齡女士亦常喜效之。一浴之費。須乳酪數十磅。殊豪奢已。

蒙古人以畜牧爲生涯。故往往以乳酪代茶。成爲習性。西人亦重視乳酪。故曼殊上人嘗與鄭桐蓀柳亞子書。有云。牛乳不可多飲。西人性類牛。卽此故。語極幽默。耐人尋味也。

予嘗見張岱有乳酪小品一則。其雅雋處。不讓六朝人手筆。錄之以殿我文。云。乳酪自駟僮爲之。氣味已失。再無佳理。余自豢一牛。夜取乳置盆。盜比曉。乳花簇起。尺許。用銅鐺煮之。淪蘭雪汁。乳斤和汁四甌。百沸之。玉液珠膠。雪腴霜膩。吹氣勝蘭。沁入肺腑。自是天供。或用鸚觴花露入甌。蒸之以熱。妙。或

用豆粉攪和漉之成腐。以冷炒。或煎酥。或作皮。或製餅。或酒凝。或鹽醃。無不佳妙。而蘇州過小拙和以蔗漿霜熬之。濾之漉之。掇之印之。爲帶骨鮑螺。天下稱至味。其製法秘甚。鎖密房。以紙封固。雖父子不輕傳云。

宴邊雜話

歲尾年頭。家家備宴。酒肉徵逐。大快朵頤。席間各肆彘舌。所談亦不外乎吃的範圍。有凌君者。服務海船。嘗至歐西荷蘭。一日。偶赴鎮中某餐館就食。餐館中祇一老嫗掌櫃。凌君以不諳荷蘭語。貿然入座。坐久無役者來。大訝。起詰掌櫃之老嫗。老嫗遂示意須購餐券。凌君持券又坐候久之。腹大枵。仍無來應者。再詰諸老嫗。老嫗更示意須持券自往廚房搬取。饑者易爲食。食乃大甘。既果腹。欲出門走。老嫗立阻不放行。始知更須將肴碗刀叉送至廚房也。其食例如此。洵奇俗已。



同座許君。謂某次赴燕度歲。有邀之年朝宴者。魚肉豐盛。燒鴨又特腴美。爲之大快朵頤。既而主人以盤進王瓜。深訝王瓜爲盛暑食品。何以一反其常。而於祁寒供客下箸。詢諸於人。始知燕俗夏日購置王瓜若干。窖藏土穴中。至歲尾年頭。爲餽貽戚友之佳禮。蓋每條王瓜。代價須銀一二兩左右。以王瓜陳宴。客必致謝。所以答主人之隆敬云。

舞后之豪奢

上海繁華。舞榭林立。時代青年。莫不沉醉於勃路司花而刺。佳麗斯登之間。鎧光淡炮。兩體相摩。胡帝胡天。魂銷幾許。而諸舞女有髮皆浪。無臀不波。固不乏絕世之佳麗。而王小妹尤爲一時傑出。蛾眉曼睩。儀態萬方。榮膺舞后。洵非倖致。后出入以瑁特車。橡輪過市。顏色爭窺。而后養尊處優。平日服御之豪侈。又足使措大咋舌。卽一襪之微。價值往往二三十金。而數日後棄舊

易新。不復顧惜。蓋椒房之享受。自不同於尋常百姓家也。后隸大滬舞榭。月薪百二十番佛。每晚蒞止。輒在午夜。榭例綦嚴。凡姍姍來遲者。須按時罰資。坐是月梢結算。百二十番佛。所剩無幾。而樂終舞罷。輒進咖啡乳酪。以及西饌。夷點之類。所剩之數。尙不足以抵飲啖之費也。然后之舞客多。厥票纍纍。四六分拆。所獲甚巨。而額外之饋貽。更倍蓰之。故所入常在千金左右。后賦性謙抑。不以齊體紫宸而變其接待。而舞客之涉想非非者。未能徧如其願。於是遂有送樁之舉。發生非后之傲慢。以取其咎也。后居霞飛路畔。四明里。爲三層之單幢。器具出於靜安寺路藝林之特製。悉爲新穎之立體式。其母若弟若妹。以及傭媪之流。不下一十人。月開支約七百元。與城北公後人。曠某報曾載。后致後人一書。情致纏綿。花飛字裏。或有見詢者。后力關之。謂已與後人日日覲面。固無煩青鳥之傳遞。而是書文辭典雅。深愧識字不多。殊不解書中所云之爲何也。由此可知是書爲好事者之僞托。特以附會而



成舞乘之一頁耳。

硯秋佳話

程硯秋一度作歐洲之遊。載譽歸國。茲出演於天蟾舞台。以甘露寺四郎探母諸舊劇號召觀客。而豔色天下重。秋聲江上來。林屋老人之聯語。又復當令應景矣。蓋硯秋本名豔秋也。又字玉霜。爲英煦齋相國五世孫。相國名英和。擅東坡書。硯秋猶珍藏二玉印。一曰英和之印。一曰四代翰林之家。某名士詩以詠之云。故地平泉已化墟。平章小印等楹書。負薪那遇賢優孟。不若逢場也學渠。八旗世家子。確非尋常伶人所能望其項背也。師事梅畹華。善演新劇。如玉鏡台。風流棒。鴛鴦塚。花舫緣。孔雀屏。紅拂傳。唱句俱出名流手筆。典麗無倫。紅拂傳之舞劍。卽係畹華所授。而諸劇念字。陰陽高下。爲道地之京音。則又得益於王瑤卿者爲多。程與荀慧生齊名。評劇家馮小隱曾兩

相比較之一身材。荀苗條而程頌長。二態度。荀善笑而程工顰。三姿色。荀秀麗而程嬌豔。至於唱工。荀以工穩勝。程以結實勝。作工亦有細膩大方之分。其他餘技。則荀工蹻。程善舞。俱在伯仲之間。無可軒輊也。捧之者衆。遂有秋聲社之組織。反對之者。則稱之爲秋瘟。與黨梅畹華者爲梅毒。癖綠牡丹者爲綠氣。同爲詆訶之辭。然其魔力之大可知。洄上寒雲。初頗不滿於程。畹華愛程備至。爲繪無量壽佛。囑程詣寒雲寓以饋之。執禮甚恭。寒雲大悅。曾與之合演。審頭刺湯及琴挑。有珠聯璧合之號。故詞人羅瘦公尤寵異於程。一日程演坐宮。唱抱琵琶過別船句。瘦公曰。此句值洋一圓。及演起解。唱賣小奴入媚門句。醉漚因附和之曰。此句值洋七角。一時傳爲笑柄。某歲瘦公挈程歸自滬上。侯疑始與談某某在報上抨擊程事。瘦公曰。無論其爲捧爲罵。孺子之姓字。常得標現於報紙。要足使其聲名傳播日遠。捧也罵也。皆孺子之福也。幸也。然則諸公愛豔秋者。對於他人之日日罵豔秋。正當感謝其廣



播大名。抬高聲價。尙何惡聲之必反。而惡豔秋者。更何苦嘵嘵不已。以罵爲捧。助敵張目。而厚其勢哉。聞者爲之首肯。瘞公死。身後蕭條。由程斂賻之。所以報其德也。

立像黃鶴樓之黃克強

革命先烈黃克強先生逝世有年。黨人謀所以垂紀念而揚功蹟。乃籌資爲建銅像。聞塑造出於美術家江小鶴手。茲已運鄂。立於黃鶴樓首義公園。洵足以慰先烈在天之靈矣。先生湘人。諱興。原名軫。字廔午。張香濤愛其才。送之扶桑留學。遂與同志組織義勇隊於東京。此革命事業之始基也。既而返國任學校教授。藉以民族思想。灌輸青年子弟。時西太后慶壽。鋪張揚厲。粉飾昇平。先生乃與馬福益擬乘機以起事。詎意事先洩漏。馬被逮。先生復走扶桑。得彼邦宮崎寅藏之紹介。始識孫中山先生。接譚之餘。異常契合。乃有

同盟會之倡立。而先生爲實行革命之努力份子。迭次起義。幾喪生命。而黃
花崗一役。硝彈炸去一指。更爲危殆。神州光復。先生任陸軍總長參謀總長。
規畫餉糈。編制軍隊。功在黨國。勳猷昭章。雖婦孺莫不知有先生也。民國四
年。以肝病卒。先生對於文辭。亦所擅長。某次龔鍊伯追悼會。先生倩葉楚傖
君代撰一挽聯。旣成。殊不愜意。先生乃自易定之曰。蒼頭突起。竟蹶初登。義
烈嬈黃花。三戶亡秦。卒推季子。白雲未歸。殷哀何極。忘魂遲歇。浦一門報國。
我哭先生。間或爲韻語。亦殊可誦。如三十九歲初度云。三九年知四十非。大
風歌罷不如歸。驚人事業隨流水。愛我園林想落暉。入夜魚龍都寂寂。故山
猿鶴正依依。蒼茫獨立無端感。時有清風振我衣。詠鷹云。獨立雄無敵。長空
萬里風。可憐此豪傑。豈肯困樊籠。一去渡滄海。高揚磨碧穹。秋深霜氣肅。木
落萬山空。元旦祝湖北國民日報云。萬家簫鼓又宜春。婦孺歡騰楚水濱。伏
臘敢忘周正朔。輿尸猶念漢軍人。飄零江海千波譎。檢點湖山一壘新。試取



羣言閱興廢。相期牖覺副天民。詩不多見。彌足珍已。

花朝

仲春二月。爛漫花開。姹紫嫣紅。風光大好。故世俗以二月十二日爲百花生日。亦曰花朝。唐以二月十五日爲花朝。見提要錄。洛陽風俗以二月二日爲花朝節。士庶遊玩。又爲挑菜節。見翰墨記。東京以二月十二日爲花朝。爲撲蝶會。見誠齋詩話。

舊時閨闈。於花朝剪綵帛爲小旛。插於卉旁樹畔。又取紅紙封其幹莖。用以爲壽。蓋美人爲花小影。花是美人前身。其愛護出於天性。宜其然也。

我友張秋蟲。誕於花朝。故所撰諸說部如海市鶯花等。以百花同日生爲筆名。

花朝故事類函云。宣德二年。御製花朝詩。賜尙書裴本。風土記云。宋制守土

官於花朝日出郊觀農。

韓冬郎詩。每遇百花生日日。未曾悽斷似今朝。作感傷語。未免有煞風景。花朝佳日。不可不有韻事以點綴。戲擬數則如左。

隔日與伊人同禱於天。願不作風雨。

晨起看伊人運玉纖巧指。翦翠裁紅。乃調糊弄膠。助之黏貼。

插旛旣徧。遊賞一番。攜手比肩。不覺春泥沾鞋之欲溼也。

拾得一二落英。黏伊人頰。以比顏色。

禁侍兒莫折花。留得枝頭看。莫作膽瓶供養。以促花壽也。

午窗多暇。披羣芳譜。輿之所至。更調丹青。爲花神寫照。

酒丐之酒癖

故詞人鄒翰飛以酒丐名。并有丐酒圖以寄意。則其耽酒也可知。丐尤嗜越釀花雕。一日與汪允中等泛舟蠡湖。以銀魚佐酒。酒至醞盡四十斤無酒意。



而舟子私飲殘瀝。醉至不能操篙。丐館我蘇。瓣蓮巷葉家。課徒之餘。輒與俞
吟香。貰酒至南園滄浪亭野飲。醉後臨風大哭。吟香有我死必能得瘦鶴一
副淚。瘦鶴者。丐之字也。吟香死。丐哭之慟。自後每醉必思吟香。思則獨往城
頭灑淚。人咸目丐爲癡。丐與汪畹根。眉史有嚙臂盟。斷腸碑說部。卽爲畹根
而作。畹根每以酒足傷身戒之。丐輒以劉伶不聽妻言爲口實。然有時亦曲
從之。癸巳。丐赴南園。畹根以旅資饋貽。又約持螯痛飲。并贈詩有擬買新豐
酒十千句。及湘幕歸來。畹根已下嫁萬姓。丐正悵觸百端。而酒家胡適具款
索句。遂撰一聯云。潦倒酒中狂。記當年小閣疏燈。曾受蘭言箴抑戒。纏綿花
下恨。想卿等賞心樂事。又逢菊序買新豐。晚年丐居滬西徐家匯。然常與陸
野衲李笠叟李謙甫諸子鬩飲四馬路一帶酒家。頗喜爲酒家製聯。如云。臣
囊已洗。鄰甕難偷。到此輒徘徊。問誰纖手雙招。滅燭私牽齊堵袂。渴吻方張。
饑涎欲滴。何人能慷慨。許我快心一醉。當爐倒壓伍員簫。又云。醉一千日飲。

三百杯。雅量豪情。到死不能離短鍾。吸盡西江。吞乾北海。狂言老臉。放懷直欲傲長鯨。又云。與阮嗣宗。劉子翼異世同心。入座逞雄談。豪氣縱橫。雙眼小命畢。吏部李謫仙。狂斟滿酌。傳杯恢雅量。虛懷瀕洞寸腸寬。皆作豪達語。讀之足見巧之爲人。

齒

動物之有齒。所以齧嚼食物者也。人之於齒。尤爲重視。小兒乳齒。厥數爲二十。成人之永久齒。則爲三十有二枚。分門齒。犬齒。臼齒三種。外包瑤瑯質。形如乳色玻璃。堅滑而半透明。中爲齒質。內爲白堊質。此其結構之大略也。美人之齒。不曰編貝。卽曰瓠犀。以喻其潔白整齊也。楊葆光有美人齒詩云。文具編成稱品題。嫣然一笑粲瓠犀。指尖每到銜時想。臂印還憐齧處齊。膩嚼絨絲紅線溼。酸禁梅子翠眉低。早鴉乍觸心頭事。叩罷靈根總不迷。



楊妃嗜荔枝甚。卒致病齒。冒鶴亭有昭君怨詞。以題楊妃病齒圖云。剛把玉魚涼減。早又荔枝支紅啖。新浴罷。蘭湯。懶梳妝。惹得六宮羅綺。都學香頰斜倚。日日歛瓠犀。鎮嬌啼。此與梁冀妻孫壽之齟齬笑。同爲病態美也。畫師蒲作英老而彌健。齒牙動搖。則以僞者易去之。不料於夢寐中僞齒脫落。塞喉而死。

曼殊上人居留扶桑時。貧至無以購糖。而又嗜糖成癖。不得已。敲取所鑲之金齒。貨以易糖。一時傳爲趣話。

英倫歌女德蘭。以美齒名。乃向保險公司保齒險。二百五十萬金磅。其豪奢有如此。

最近哈爾濱。發生一綁票案。綁匪索資一萬金。被綁者以家境不裕對。綁匪以被綁者鑲有金齒。金齒凡十枚。每枚以千金爲標準。十枚則非萬金爲贖不可云。

日前陪荆人至金九如處鑲嵌金齒。九如固我友。爲談世界齒科以日本爲第一。日本齒科醫生之多。往往相距一里間。林立凡四五十家。且各有專門。拔者不補。補者不鑲。彼邦人士頗重齒之衛生。每隔若干時日。必須訪醫診察。故齒醫之生涯。殊不惡也。又云。歐美人嗜啖糖果。糖果易蝕齒質。故歐美人至四十歲。什九病齒。而易以僞齒全口。俾免日後之痛苦。又云。我人於筵邊樽畔。常喜以細籤剔齒。此最有害。蓋齒藉琺瑯質爲外護。然齒縫之間。琺瑯質獨付闕如。籤剔日久。齒自疎裂。細菌乃得乘隙而入。漸致蛀蝕脫落。我人不可不知者也。

芙蓉

豔粉發粧朝日麗。濕紅浮影晚波清。此范石湖詠芙蓉之什也。當茲孟冬時節。爛慢花開。其傲氣拒霜。殊不減於東籬佳話已。芙蓉爲落葉灌木。幹高四五尺。葉掌狀淺裂。柄長互生。秋半開花。有紅白黃



等色。白最後開。又有換色者。一日白。二日淺紅。三日黃。四日深紅。更爲名貴。蓮花亦稱芙蓉。離騷集芙蓉以爲裳。釋皎然詩式。謝詩如芙蓉出水。則皆指蓮而言。故芙蓉又稱木蓮。亦名木芙蓉。以別之。

插芙蓉若干朵。盛盎而以水浸之。自成黏汁。可以潤髮。爲舊時閨閣中用品。蓋其功效勝於鏤花也。

世俗喜用吉祥名辭。不獲。輒以諧聲者代之。於是芙蓉之蓉。一變而爲榮華之榮字。丹青家迎合世俗心理。有繪芙蓉及白頭翁者。往往題之爲一路榮華到白頭。所以爲婚娶佳兆也。

鳴禽中有以芙蓉爲名者。狀如雀。羽色黃。翼淺黃微白。纖潔可愛。人多飼畜之。

溫州芙蓉。高與梧桐等。八月杪卽放花。九月特盛。最妙者名醉芙蓉。晨起白色。午後淡紅。晚則變爲深紅。產於甌江一帶。甌江因此又名芙蓉江。

古人之以芙蓉爲點綴者。成都記孟後主時。成都城上徧種芙蓉。每至秋。四十里錦繡高下。名錦城。以花染繒爲帳。名芙蓉帳。杜甫樂游園歌。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注園本古曲江。文帝改其名。以其水盛而芙蓉富也。

長物志云。芙蓉宜植池岸。臨水爲佳。若他處植之。絕無丰致。有以靛紙蘸花蕊上。仍裹其尖。花開碧色以爲佳。此甚無謂。

蓮幕一稱芙蓉幕。獨孤受清簾賦。入芙蓉之幕。煥以相鮮。小袴名芙蓉衫。見方言。

江山溯曩曾撰一長篇說部。曰芙蓉劍。頗膾炙人口。奈予未嘗寓目。不知其敘述何事耳。

缶廬往事



日前爲吳缶廬先生逝世之七周紀念。其門生故舊。舉行典禮於赫德路之覺園。蓋先生一代藝人。其追念也。固理之所宜。猶憶先生生前。扶桑人極慕其書畫。曾醜貲爲鑄銅象。先生自爲贊。并識云。「非昌黎詩。讚木居士。非敦煌碑。呼石人子。鑄吾以良金。而吾苦鐵耳。重吾以越蠶。而吾無補於國恥。吾何道而遂東。滋吾忤而曷已。辛酉秋日。海東士夫。範金貌余。賚達滬上。環堵之室。與我周旋。歌鳴鼓缶。得此同調。有如梁會稽王所云。喜荷交并矣。滄江歲晚。故我依然。抑又不能無感。書此並識歲月。非敢爲東方自贊也。」先生善畫荔枝。詞人况蕙風戲屬先生畫折枝荔枝。名之爲惟利是圖。先生書之云。「夔笙屬作是圖。以玩世之滑稽。寓傷心之懷抱。可爲知者道耳。爲設色畫荔枝。以取荔利諧聲之意。」是圖爲先生得意之作。蕙風旣下世。未知尙存其後嗣處否也。其家本在孝豐之鄣吳村。洪楊亂後。遂遷安吉。家有園圃。植梅種竹其間。然先生奔走四方。不遑澆葺。遂致日就廢蕪。先生因稱之爲

蕪園作蕪園圖以寄意。故其自題所作寒菜詩云。「花豬肉瘦每登盤。自笑酸寒不耐餐。太息蕪園殘雪裏。一畦肥菜野風乾。」即指其安吉家園而言也。先生曾聽鼓吳門。當時所作之書畫。殊不爲人所重。往往裱爲窗心之用。至今涵碧山莊之廳事。尙有先生所畫之窗心。紙既黯舊。而絳桃黃菊。設色亦漸淡褪。徒留痕跡而已。先生晚年常寓滬上。我友周子瘦鵑曾訪謁之。先生擬作「低頭拜杜鵑」五字印章以貽贈。然越日先生卽感不適。旣愈而遺忘之。卒致未果。瘦鵑至今猶嗟惜不置云。

楓

節序入冬。晚楓猶赭。友有招予賞楓者。以羈於職務。未克前往。爲停車坐愛之客。作楓話。聊以慰情而已。

楓一名攝攝。爲落葉喬木。樹絕高大。可三四尋。有似白楊。葉小而成三尖角。枝弱善搖。二月開花。黃褐色。雌雄同株。叢集爲圓球狀。結實若龍眼。上有芒。



刺。既不可食。又不耐觀。惟焚之可代沉水。楓有脂。名白膠香。一云入地千年。卽成琥珀。葉經霜後。紅爛如花。故名丹楓。秋色之最佳者。漢時宮殿前皆植楓。因號帝居爲楓宸。又有一種穉楓。高止尺許。可作盆玩。別有所謂楓楊者。亦名嵌寶楓。俗呼元寶樹。歐洲種之喬木。取子下種。最易萌發。四五年靄靄成蔭矣。

我吳金閶門外有楓橋。本名封橋。因張繼詩相承作楓橋。又有迎楓橋。在葑門內之盛家帶。社友朱楓隱先生居迎楓橋久。以迎楓橋徒有其名。乃親植一楓。以點綴之。天平山高義園坡麓間。楓樹蒼蔚。秋末冬初。燦如霞錦。往賞者絡繹也。

錫山西鄉。亦以楓著名。故詞人謝介子有清平樂云。秋光正好。楓葉經霜飽。臨水一株紅更妙。妙在斜陽烘照。回頭天半烟霞。鵝黃深翠交加。晝裏耐人尋味。又殊三月桃花。

楓之神話頗多。如山海經云。皇帝殺蚩尤於黎山之邱。擲其械於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化爲楓木之林。述異記云。南中有楓子鬼。木之老者爲人形。亦呼靈楓。蓋瘤癭也。越巫得之。以形刻鬼神。可著靈異。朝野僉載云。江東江西山中多有楓木人。生於楓下。似人形。長三四尺。夜雷雨。卽長與樹齊。見人卽縮。依舊異苑。烏傷陳氏。而女未醮。著屐遙上大楓樹巔。顏真卿浪跡先生元真子張志和碑。母留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周書武帝紀。天和二年。梁州上言。鳳凰集於楓樹。羣鳥列侍以萬數。化書。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自無情而有情也。

古人愛楓。往往付諸吟詠。如杜牧云。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楊萬里云。小楓一夜偷天酒。卻倩孤松掩醉容。趙成德云。山色未應秋後老。靈楓方爲駐童顏。杜甫云。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錢起云。停船披好句。題葉贈江楓。又唐崔信明以楓落吳江冷一句得名。不啻潘大臨之滿城風雨近。



重陽也。

楓天棗地。名辭絕雋。見明陳繼儒枕譚。張文成太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初不省所出。後見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

宋人有記汴京故事者。曰楓窗小牘。凡二卷。

友人爲述青楓店事。據云。青楓店。某處市集之名也。或曰清風店。有巡政廳郁君。分巡該處。不卑小官。廉公有法。三年去職。士民挽留。官許之。又數年。遂卒於官。人民感之不能忘。改青楓爲清風。以郁巡廳兩袖清風。沒幾無以爲殮也。青楓店古跡甚多。明末有李孝子者。軼其名。善事寡母。母年九十六而終。雖家貧。菽水盡歡。遠近稱誦。孝子年九十七而沒。沒時適秋日。旣葬而墓旁楓樹數株。經霜猶青。稍遠楓林。咸紅於二月花矣。獨孝子墓楓不然。人咸以爲異。遠近來觀者。絡繹不絕。且爭相捐資。爲建坊焉。坊成。其橫額上正面爲李孝子墓四字。其背則魂夾楓林青五字。用杜少陵詩句也。青楓店之名。

始此。至清乾隆時。又以郁巡檢之廉正。改稱清風。論者謂當兩存之。李孝子墓坊。今不知尙在否。霜後楓青之異。殊可念也。或云青楓店在湖南東部之某縣云。

酒

酒之爲物。有麻醉性。大都以穀類和麴釀之。因其所含糖質。由化學作用。發醇味變而成。飲之能使人精神興奮。惟久飲過量。能使人神經衰弱。實有害於衛生。故美邦禁之殊嚴。直至今歲弛禁。舉國歡騰。有以木偶代表酒禁。作惡婦像。高與人等。陳列之後。旋即付諸一炬者。洵別饒興趣之舉動也。日本人亦殊嗜酒。其太陽啤酒運售至華。厥數可驚。自抵制後。銷行乃頓滯。彼邦人士飲酒。以升合計。故有一合瓶。二合瓶。五合瓶之號。酒名甚多。有正宗。有澤之鶴。有金鶴樓。有白酒。有燒酎。有甘酒。有屠蘇酒等名目。屠蘇酒爲過年所需。猶存我華舊制。白酒則爲櫻花時節。攜榼所需。悉以米製者也。且



日本酒性燥烈。少飲輒令人眩暈。蓋求過於供。絕妙保藏多年者。

詩酒二字。往往相合。詩有別才。酒亦有別腸。十國春秋云。閩主曦謂周維岳曰。岳身甚小。何能飲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

南皮張之洞好酒而不能多飲。顧喜觀客醉容以爲笑樂。常招朋僚宴飲於其家。必一再歡飲。醉而後已。平時其寢處不許人近。若醉客登榻。嘔吐狼藉。不之忤也。

妓女古稱酒糾。殊僻。見盧氏雜說。洛中舉子謁節使。留連宴飲。與酒糾諧戲頗洽。

宴飲而拇戰。所以佐酒興也。然拇戰常呼兩榜三元五魁。殊覺陳腐俗套。曩年柳亞子顧悼秋朱劍芒輩在梨花里組酒社。乃首創以詞牌名代之。蓋諸子皆詞人也。如一斛珠。雙雙燕。三姝媚。四時好。五綵結同心。六花飛。七娘子。

入寶妝。九張機。十樣花之類。其他鵲橋仙代七。龍山會代九。滿庭芳代十。然以呼不順口。動輒有誤。未能通行也。

故詞人鄒酒丐居徐家匯。謝絕人事。殊鮮酬酢。惟與喬定侯。陸爾釗。李玉畚。何湘雲。清泉昆季。王挹山。朱伯華爲酒友。當時有醉鄉七怪之號。旣而喬陸故世。挹山湘雲亦先後捐館。未幾清泉亦卒。酒丐挽之云。自喬子陸子游仙。每驚紅友魂銷。故舊幾經淘汰。盡與元方季方鬥醉。豈料黃蘆夢警。人天又恨別離長。

我友朱其石君。少飲輒醉。然頗喜與酒人周旋。一昨爲談盛鎮甫君某晚大醉歸寓。所乘爲某路電車。旣登座。卽熟睡。鼻息咻咻然。售券者呼之不醒。撼之亦無效。及電車入廠。竟一任其鼾睡而帶之俱去。一覺醒來。張目四察。始知身在停歇之車中。顧宵寒夜深。不便行走。乃守至天明。始得返家。一時傳爲笑柄。又其石與書家陸若巖君同居阜民路。東西廂密邇。隔窗可互相窺



見也。一日其石望見若巖據案而坐。坐可五六小時。不稍行動。深訝治事決無如此之勤也。逕入其室。則若巖正在獨酌。其石述至此。乃掉其書袋曰。天下事恃之有恆者。其惟酒人乎。我儕爲之喟噓。酒色天陰雨之天也。見帝京景物略。

牡丹可以醒酒。見天寶遺事。明皇宿酒初醒。恁妃子肩。同看牡丹。上折一枝。與妃子遞嗅。曰。此花香豔。尤能醒酒。其事絕雅韻。自是醉鄉佳話。

清異錄云。王震爲天福國子博士。好觀雨中漚。疏稠出沒。每雨就四階狹擁處。寓目而心醉焉。張麟瑞戲之曰。公宜以此亭爲醉漚。曩年海上有蜀人某。設一酒肆。榜曰醉漚居。寓人我皆醉。天地一漚之意。殊雋切也。

我蘇閭門外渡僧橋畔有酒肆。曰寶裕。酒最醇厚。爲他處所未有。我友許指巖先生。每自滬上歸毗陵。必於蘇住宿一宵。飲寶裕酒四五斤。以爲樂事。今指巖墓木已拱。未免令人有重過黃墟之痛矣。

乾嘉詩壇點將錄。爲一時名著。顧悼秋有神州酒帝之號。戲仿之爲酒國點將錄。更以昔人論詩。有詩人之詩。才人之詩。學人之詩。之判。謂以之概飲者。亦可別之爲三。一曰酒人之酒。猶詩人之詩也。詩以溫柔敦厚爲歸。酒以淺斟低酌爲勝。不飲不能。多飲不勝。味之醇薄。色之清濁。猶才人之詩也。才氣橫溢。詩情自高。飲如長鯨。百川能竭。此蓋天生酒腸。非庸懦之輩。所可幾及也。一曰詩人之酒。猶學人之詩也。學人之詩。不以聲情爲工。詩人之酒。不以多爲能事。而於酒之優劣。亦置不問。正如廬陵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語絕雋妙。如出晉唐人口吻。

耽酒成癖者。往往諱言酒害。且曲爲辯解之。我友沈禹鐘酒人也。曾有談酒之言云。酒之爲物。論者不一其詞。古人云。酒能亂性。又曰。酒以成禮。禹惡旨酒。而劉伶頌酒。孔子曰。惟酒無量不及亂。是孔子亦不以飲酒爲非。特加以節制耳。以今日衛生家論之。胥云酒實百弊。而無一利。刺激敗腦。興奮耗神。



久之必致神經衰弱。此言然也。世間無論何種滋身之物。卽如參苓之屬。人皆知其爲補品也。然服之逾量。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飲酒之道。吾取孔子不及亂之說。若必置之於害物之列。殊未當也。酒又宜於冬日取暖之用。當天朔風怒號。雪花亂舞。斯時也。擁裘煑酒。一觴澆寒。再觴潤吻。三觴暖腹。四觴五觴。則遍體生溫矣。此寧非消寒之妙品哉。卽今人以酒爲傷腦之說。考之史乘。亦有未盡然者。漢于定國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諸讞。飲酒益精明。又李白斗酒百篇。得酒則詩思愈富。治獄吟詩。皆資心腦。彼二人者。乃轉以飲酒而益精於事。尙得謂之酒能傷腦乎。于定國飲酒治讞之說。僅見於史冊。無術可以證其必信。然李白之文辭。流傳至今。彰彰可考。試閱其集。其中果有神經衰弱之跡象。見於文字間乎。如此談酒。使高陽酒徒聞之。定必爲之首肯也。

近人以酒名句者。如吳子玉將軍云。酒香飛入洞庭湖。又凌莘子酒星如雨。



墮箏牀。皆爲人所傳誦。然凌句未免有雕琢氣。不及吳之渾成豪放耳。予極愛誦湘中名士楊南村之小品文。其呵凍小記。頗多涉及於酒者。如云。予嗜飲。予友亦嗜飲。予之友若叔。又莫不嗜飲。且知予之有飲癖也。遂無餐不進以酒。予乃因之日在醉鄉矣。沉酣以往。輒發浩歌。友善弄參差。嗚嗚而和。其樂乃無極。又或圍爐高談。鷄碑雀籙。鬼史茶經。拉雜作消寒語。爐中熱巨薪。燄上騰。炙面爲赤。頰頰然如蘋果。坐中熙熙如登春臺。又云。置小瓦壺。盛村釀。煨諸火。次佐以時蔬。蔬亦就爐中烹之。瓶笙鑼鼓。天籟悠然。右箸左杯。自斟自酌。徐徐作桑麻話。而微風偶過。凍葉琤然。如鳴玉佩。六出花片。時自牕檐入。拂幃積袂。狀至可樂。又云。履聲琮琤。有客翩然至。戴竹笠。笠上積素盈寸。入門后。乃脫而拂拭之。並掃衣袂。問答極歡。蓋族兄子青也。攜牛脯斤餘。餉我佐酒者。於是呼之入座。就火取溫。命杯分飲。烹牛脯。相以新蒜。逸馨馥郁。益促羌渴。情話纏綿。共極歡笑。覺一部漢書。未易方此也。不覺醺然。



主人醉矣。時則暮色蒼蒼中。客亦自去。又云。武陵物美市繁。衣食都便。惟有缺點一。蓋肆中初無佳釀也。尋常出售者。名目概具。而可飲者實寥寥。非苦則烈。令人不堪。而堆花其尤者也。堆花俗名之曰棒頭燒。本玉粟燒品。以飲后則頭暈脹如搗。故人皆被以棒頭之名。屏之不敢問。差可者。則金波是也。鄉中通行者爲水酒。味甚薄。且微苦。然古之酒人。飲醜仰醋。且大有人。况其尙爲酒類乎。

蠟梅折枝。插瓶中。注以酒。可以耐久不萎。

昨晚。大可小逸。星江行。素濟羣諸子。飲於鑽樓。予亦與焉。席間作酒話。興味盎然。大可謂畫家。張大千曾親見一酒友。其進酒也。不以壺罌。而以担桶。爲之驚詫。咋舌。濟羣謂其長兄好酒成癖。某晚大醉歸。剝啄叩扉。家人聞之。未審更靜聆之。乃寂然無復動響。以爲誤聽也。不之應。翌晨。傭僕啓扉。則龐然大物。隨之倒地。驚視之。則大少爺也。蓋晚間叩扉時。卽倚扉而熟睡矣。其趣

有如此。

相傳某家延一西席。耽麴蘖。顧居停吝嗇殊常。多月未具尊酒以饗。西席欲直言。然又羞於啓齒。尋思一策。謂其徒曰。孔子之鼻何若。汝知之乎。徒曰。不知。西席曰。孔子之鼻。正如汝家酒壺之嘴。徒愈不解。往告其父。居停乃就詢之。西席曰。孔子之鼻。我未嘗目覩。一若汝家酒壺嘴之從未見過也。啖蟹忌飲啤酒。飲則大瀉。

黨國要人戴季陶。書法趙松雪。極秀逸可喜。爲人書扇。戴傳賢三字印下。常鈐「惡旨酒」一閒章。蓋側重下句之「好善言」也。

穀類及馬鈴薯等。發酵而爲酒精。卽俗之所謂火酒是也。火酒各種酒中皆含之。尤以高粱及白蘭地爲多。麥酒最少。然近來貨酒者。於酒中動輒雜以逾量之火酒。俾得醇醲。然性熱烈。飲之殊有害也。

俗語酒色財氣。却有來歷。通俗編云。後漢書。楊秉嘗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



財也。今人更益以氣。習爲常語。蓋自明始。

以酒漬蟹。謂之醉蟹。堪稱美味。法以椒與鹽炒熟。納活蟹臍內。投諸甕。以酒醋醬油浸之。封固。七日可食。舊有十八團臍不用尖。半斤米醋。半斤鹽。四兩糖。錫斤半酒。吃到來年二月天之歌訣。然製法亦各處不同。取醉蟹時不可照見燈光。見則起沙。試之屢驗。但始終莫解其理之所在。

粵人有飲三蛇酒者。三蛇一爲水中之蛇。一爲草間之蛇。一爲樹上之蛇。稱爲一副。而於所貴者惟膽。客往飲者。斟高粱酒半樽。廚役以蛇膽進。代客瀝樽中。膽汁入酒。一變而爲碧色。有如歐人之薄荷酒然。日絕甜。蓋蛇膽異於他種動物之苦膽也。

點石齋畫報主人

凡喜欣賞裸體畫者。莫不知法國沙龍其人。茲聞沙龍來華。寓居滬西。收羅

我國圖畫書冊。有進以點石齋畫報者。沙龍不之納。蓋鄙薄之也。實則此畫報。治新舊於一鑪。關丹青之蹊徑。固自有其相當價值在。畫報創刊者。爲吳友如氏。頃校閱飯牛翁小叢書。其書畫小記。有吳友如一則云。「元和吳友如嘉猷。幼孤貧。學業於閩門西街雲藍閣棧背店。店中兼賣書畫。所謂作家貨者是也。主顧皆來自鄉間。上品人物。掉頭逕去。友如青出於藍。無所不能。人物仕女。尤爲擅長。其工緻處。不啻仇英當年手筆。同治間。湘鄉曾國荃侯爵。聘畫家繪中興功臣圖。應者紛紛。俱不當侯爵意。獨友如入選。從此名傳遐邇。光緒初。上海有石印畫報。乃創辦點石齋畫報。旬日一冊。見者驚愛。惟流傳扇軸極少。因其終歲盡力於石印稿。無暇及他種作品也。予乙巳客維揚。畢省二刺史晚晴樓。得讀一小幅。績楊貴妃百花停酒醉故事。筆法娟靜。能於改七薌費丹旭胡三橋諸名家外。自樹一幟者。」據予所知。吳氏之辦畫報。畫中喜作夷廈及碧眼虬髯之流。當時同道中人。備極詆毀。以爲畫而



如此。品格盡失。作俑之罪。幾欲寸磔之而甘心。吳氏却謂畫以時代爲轉移。時代之所有。不妨採爲畫之資料。吾人偶讀宋元畫。莫不以爲古雅絕俗。不知在宋元人當時作畫。亦不過取裁於眼前景物而已。何獨於今人而不可。聞者無以難之。曩年趙雲壑丈。文公子于歸之喜。席間有娟靜好女子一。或指謂予曰。此吳友如之長孫女也。則吳氏後裔之在申可知。惜未詢得其詳情耳。

書天南遯叟

作天南香島之游者。莫不知有循環日報。報卽王弢園君所創也。君名韜。字仲弢。號紫銓。我吳長洲人。流寓香島久。自號天南遯叟。又嘗主海上申報筆政。更署淞北逸民。歐人理雅谷慕其名。招之赴英倫。任遯譯中國經書之職。其別號乃改爲歐西經師。旣而游扶桑。與竹添漸卿重野成齋。黽谷省軒。罔

鹿門諸名士相唱和。於是別有日東詩祖之號。東南西北四者兼全。以之書於名刺也。君嘗一度謁曾湘鄉。曾以爲狂生不敢役。乃投忠王李秀成。遂有長毛狀元之稱。與孫漱石前輩相友善。前輩爲述君喜作狎邪游。然懼內甚。諱莫如深。嗜西餐。每餐必多携麵包若干歸。或詢之。則以飼金魚對。實則分爲數份。留以欺其夫人。謂爲友約餐敝也。治小說家言。艸淞隱漫錄。瀛寰瑣誌。洪楊紀事。遜寇譚言諸書。有刊有未刊。未刊者恐散佚無復有存矣。我友陸君澹盦。曩於冷攤。購得一抄本。顏曰蘅華館日記。視之有紫詮王韜印。知出君之手筆。大喜。卽交施君濟羣。逐期載諸新聲雜誌。不料印刷所不戒於火。稿本付諸一炬。惜哉。君癖茶。尤耽於酒。與芷卿研薊。恂如星垣輩。過從綦密。門茶賭酒無虛日。願以貧故。負債纍纍。有吳某者。以索逋未獲。憾而欲控之官。並指爲洪楊遺孽。以陷殺之。君報以書云。一聞君將上控道憲。俾僕授首北城。此甚無妨。吾載吾頭。刀踞斧鉞。僕請受之。僕頸固甚瘳。嘗攬鏡自照。



笑謂好頭顱。誰斫我不意。乃得君利斧。以劈之也。噫。國家鋤奸誅暴。自有常刑。非爲小民快其私忿也。君姑已矣。無擾我慮。西風已起。珍重裝棉。飲食起居。尤宜白玉。處心積慮。徒自損壽。戒之慎之。一吳某誦之。爲之懷愧。君不爲已甚。籌措款貲以還之。君詩有避居西廡云。倉皇烽火逼殘春。蹈死孤臣敢惜身。報國空陳平賊論。辨冤誰作上書人。早拚骨肉填溝壑。妄冀功名動鬼神。一切思情盡灰冷。君親但結再來因。刊有蘅華館詩錄。惜予未獲其書。不克多所撫探也。

日本震災餘聞

據居留日本友人通訊。謂日本此次震災。損失綦大。災區情形。已疊載報紙。惟尙有一二餘聞。頗饒興趣。爰摭拾之如左。

日本近來關於性的書籍。異常風行。靜岡某書舖。尤爲性書發行之總機關。

且有和文之金瓶梅。野叟曝言諸書。居爲奇貨。此次遭災。書舖全部傾毀。舖主被壓而死。卽夥友亦絕。尠倖免者。一般守舊之士。於是乃引以勸人。曰此誨淫之果報也。

松木映畫公司。攝得震災新聞片九千餘尺。以供地質學家研究之用。該片將來如能來滬開映。必能哄動好奇之觀衆。

櫻爲日本國花。春夏之交。偏地爛熳。幾成一櫻花世界。某公園中植櫻數百本。秋深氣肅。葉皆辭柯。徒留杈枒之影。搖曳於寒風冷月中而已。不料近忽蓓蕾吐艷。居然春色滿園。蓋櫻受火山餘熱。烘蒸而發。不能以非時妖花一例看也。

紅樓夢補談

曹雪芹爲寫情小說之聖手。於清雍正間。成紅樓夢一書。綺情若繪。刻骨相



思相傳有士人嗜讀是書而致癡疾。臨卒猶呼林妹妹不置者。其書之魔力可知。書前寫盛。後寫衰。前寫聚。後寫散。前寫入夢。後寫出夢。然讀者以寶黛二人因緣未合。一魂歸離恨之天。一禪參寂滅之境。爲之嗟惜叫屈而不能自己。於是後之作者。遂有補缺陷之書。如後紅樓夢。續紅樓夢。紅樓復夢。紅樓重夢。紅樓再夢。紅樓幻夢。紅樓圓夢。增補紅樓。鬼紅樓。紅樓夢影。紅樓補夢。紅樓夢補諸書。雖皆去前作甚遠。然庸中佼佼。富以紅樓夢補一書。較爲差強人意。書有歸鋤子自序一篇。則此書爲歸鋤子作可知。篇本附有嘉慶己卯等年月。則歸鋤子爲前清中葉時人又可知。共四十八回。自黛玉離魂之後寫起。由衰而再盛。由散而再聚。由出夢而再入夢。鬧紅謔翠。富麗無雙。讀之令人喜溢眉宇。永留一美滿之幻影於腦幕。惟書已絕版。坊間無從購閱。王均卿前輩藏有最初刊本。以謀剞劂。書無圈點。又無評語。前輩乃委予評點之。予不文。識又不足以稱。謬誤百出。未免有玷是書。草草塞責。茲已付

諧手民矣。書多雋妙處。略述其一。二如下云。『人生離合在乎心。而不在乎形。彼此離了心。鏡中燈下。徒然嫌影憎形。彼此合了心。萬水千山。亦可魂來夢去。』又云。『偏是那一夜的月色。覺得比往年分外清皎。滿園子都像浸在水裏頭一般。遠遠望見那座攏翠庵。要浮起來了。』又云。『葬花原是韻事。可譜無雙。若一年一度按板的行起來。有何新奇趣味。』又云。『咱們上了幾歲年紀。老眼模糊。下雪後賞梅。也只配着這些紅的。再別聽他們說梅花是白的雅靜。對着白茫茫一片。只好聞些香。那裏還瞧出花來呢。』非作者慧心。粲舌。不能出此語。今冬可殺青。稗苑多一佳品。殊可喜也。

賞杜鵑花記

杜鵑爛熳。有映山紅之號。則其色澤之穠艷可知。真茹黃君岳淵。恢奇之士。而隱於農者也。治園圃凡一百六十有餘畝。悉以時卉栽樹。君日處其中。課



奚奴抱甕頭。灌溉別芟。以爲樂事。邇來杜鵑盛開。柬邀往賞。我道中人如王
小逸。謝閒鷗。陳達哉。徐行素。施濟羣。沈秋雁。胡佩之。諸子相率同去。入園右
折蘆箔蔭下。瓦盎比列者。皆爲杜鵑。花以絳色者爲多。黃白者佔什之一二。
然絳色中深淺互異。判分之亦可得一二十種。間有半赭半白。似鳳仙之綴
錦者。尤爲可喜。正觀翫間。主人已出而招接。引至一覆茆精舍。烹花露以餉
客。精舍中疊架高下。均杜鵑名種。蓋產於荷蘭法邦。經主人扞插以茁發者。
據云。種花須用山泥。是泥鬆宜於花性。泥自其故鄉奉化之金峨山輦來。山
有一壑。秋冬風勁。捲敗葉墜入壑中。葉積壓久。腐爛爲泥。壅花乃稱絕妙。視
之花果茂美非常。瓣間偶有若干白斑。勻細成文。詢諸主人。謂係雨點留著
其上。砂紅銷褪。非花之本來面目也。婆娑而矮者曰桃鵑。爲同粹雋品。形若
天桃。花中別有一蕊。及謝而蕊復舒榮如故。否則中土之杜鵑。花時已過。此
際無從領略其嫵媚意態矣。別有一枝。矯然挺秀。密葩結成蓋狀。則出於剪

裁使然。其時主人出一冊子。請客題名。知黨國要人孫哲生蔡子民咸曾蒞臨。子民更於茲賞菊。寫詩四截。予乃走鉛錄之。詩曰。兒曹春假作郊游。一路黃花綴綠疇。待到若家花世界。萬千紅紫看從頭。早歲君參革命軍。（主人曩在陳英士麾下。建有功勳。）灌園頗欲斷知聞。逃名名亦將隨子。祭酒仍如出岫雲。問君可有養花方。花鏡參詳經驗長。瘠總勝肥乾勝溼。片言扼要作津梁。不作寶山空手回。瀕行精選贈盆栽。花神未必增惆悵。乞得君家衣鉢來。頗可誦也。主人並備旨酒園蔬。施宴設席。我儕乃紛紛入座。爲之醉飽。以尙有職務。亟辭謝而出。主人猶殷勤訂後約。云中秋前後。丹桂散馥時。再謀一度歡敘也。

樽邊琴韻記

一昨傍晚。輯務旣畢。徜徉於西藏路畔。涼颼吹袂。安步殊適。不期而遇錢子



化佛及鄧子鈍鐵。請赴牯嶺路淨土庵。徐朗西先生之宴。并邀予俱去。鈍鐵狂放猶昔。自號糞翁。化佛同行。忽爾失笑。叩之。則曰。今日真個佛頭着糞矣。相與軒渠。抵庵門。逕入禪房。朗西先生慇懃款接。而神采弈弈。顏不加蒼。作瀏亮之陝語。余固十解八九也。來賓除余等及名畫師汪亞塵外。大都爲其鄉人。樽簋旣陳。相率入席。蔬肴精潔可口。令人不作肥甘魚肉想。一油筍湯。先生讚美不絕。嘗之果清雋似讀韋蘇州詩。先生謂治肴有三字訣。曰快。曰少。曰好。聞者以爲知言。旣而侍者進麵。麵如翠條。湛然可愛。爲從來所未覩。詢之則出先生家廚所製。蓋切菠菜爲末。和入粉中。以合成者也。啖已。客有視其時計者。先生因之述一笑話云。邦人咸抱西洋月亮比中國大之觀念。事事唯西人之是信。某甲亟欲知正確之時刻。乙丙各出時計示之。甲不之信任。乃請西人探懷出示。以爲比較。不料西人時計停止。已逾半日。遂向甲表示歉意。乙丙爲之匿笑。述至此。有楊居士者。攜古琴來。俄而靜室焚香。七

絃輕撥。鈍鉄自謂慳於琴理。居士不啻對牛而彈。居士曰否否。世俗有對牛彈琴之諺。實則紐而非牛。琴下有繫絃之柱。厥名曰紐。彈琴必須對紐。然後庶免弛緊之虞。是語足爲我儕解嘲。居士真舌妙粲花哉。作長門怨一曲。傾耳聆之。覺嘈嘈切切。悽悽惶惶。一片秋聲。拂拂從絃指間出也。時窗外忽淅瀝而雨。予乃告別而歸。

妝飾溯源

女性之於肌容。盡態極妍以爲之。每日二十四小時。妝飾工夫約耗三分之一。蓋與睡眠游憩爲同等之支配也。而海上摩登女子。摹仿夷風蠻俗。得風氣之先。以法蘭西婦女之人工造痣。點於輔頰。藉以襯托其膚色之皎潔也。乃相率視痣爲美素。且或左或右以位置之。或大或小而變化之。軼之畫眉深淺。尤費斟酌也。



實則我國古時已有黑子著面之法。王粲神女賦有施玄的一語。的同點。以墨注面表有月事難進御也。而摩登女子之點痣。其果霞飛鳥道。月滿鴻溝。乎思之可發一噱。

戒指。佔飾物中之重要部分。一自女性截髮。首飾無所用。乃悉趨注於臂肘手指間。而戒指尤花樣百出。黃金也。明珠也。翡翠也。已爲時代落伍之品。最合時尙者。厥爲鑽石之環。當拈煙捲。持茗瓊。敷香粉。勻紅脂之頃。電燭映照。璀璨生輝。益增姿容之明豔。服御之富麗。直使寒酸子窮措大望之退避三舍也。戒指之考古。見於三餘贅筆云。「世俗以金銀爲環。置婦人指間。謂之戒指。按詩注。古者后妃羣妾進御。女史書其月日。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旣御者。著於右手。」則戒指一物。亦特殊之表示。而婦女未知其制。貿然戴御。固不足怪。而鬚眉丈夫御戒指者。亦什人而五六。是真顛倒陰陽。莫此爲甚者矣。

瞻裸神記

摩登人士。競尙裸國之風。而裸體運動。頓成一時口號。雖禁令森嚴。然婦女猶露腿赤趺。姍姍過市。見之者無不感其肉而盪魄銷魂也。海上劇院林立。尋常之影片。固不足以號召觀衆。乃雇蠻娃三五。犧牲色相以炫之。於是有所謂裸神者。謫降人間。游戲三昧。我友幾吁。曾作一度之參觀。爲述其盛。云劇院一自神臨。生涯大好。於是故昂其值。然觀衆之來。有似潮涌。具見歡迎之熱烈。費九牛二虎之力。始得市一券。憑券入座。座滿高朋。跂予望之者。不知若干輩。且相率趨附台前。一反平日觀影居後之例。觀衆之意不在影。故銀幕上之幢幢往來者。視之有若無覩。既而舞踊開始。乃稍稍聚其精。而會其神焉。初爲水手舞。繼爲蝴蝶舞。均極活潑。翩翻之能事。而草裙舞。扭肢作態。所謂譬波之美者。於此歎觀止也。最後則裸神登場。旣揭幕。萬頭攢動。拭



日而視。裸神年事花信。亭亭玉立於台之高級。雙乳瑩然。不抹不絡。惟桃源洞口。略以紅勒帛約之耳。其時絳電燭照。徧體如浴胭脂。而裸神曼歌一曲。徐轉其背。纖手解帛。最後之一刹那。觀衆遂得大飽眼福。滿意而歸。

林屋山人軼事

林屋山人於秋雨秋風中歸道山矣。凡屬同文。莫不深爲嗟惜。海上各報與之有淵源者多。乃競載其生平佚事。以告景仰山人者。山人步姓。諱章。五字翔葵。豫之杞縣人。爲遜清孝廉公。曾佐袁項城幕府。與寒雲甚相得。遂訂金蘭之契。山人好讀仲景思邈遺書。時河間夫人周道如病溫。醫藥罔效。寒雲紹介山人試診之。山人乃授以重量之黃連黃柏二劑。服之病頓霍然。寒雲訝詢之曰。男女情欲三十而盛。外卽強制。內不能無動。心動君火也。腎動相火也。君相火俱動。而病成矣。此煉氣家走魔之說也。今女士三十處子也。火

動於中。溫乘於外。能無病乎。醫者舍其本治其末。所以不效也。吾聞黃連瀉心。黃柏瀉腎。病既深矣。故藥重皆一兩。此吾揆情度理之治。幸而得愈。非真能醫也。蓋其時道如猶待字。項城夫人聞馮河間喪偶。遂爲之作伐。而從此山人知醫之名。乃喧傳遐邇。戚友疑難之症。紛請診治。輒有著手奏效之妙。旣而懸壺海上。活人更無算。且襟懷灑脫。詩酒聯懽。一時歌臺曲院之女。之耽風雅者。悉拜之爲義父。先後計一百餘人。如瀟湘雲。吳繼蘭。琴雪芳。小香。紅。小月。紅。小菊。紅。袁漢雲。袁美雲。劉豔琴。小蘭。芬。輩。皆月必數次定省者也。山人嗜麴蘖。尤視白蘭地爲第二生命。每逢讌會。常自攜三十年陳之三星斧頭牌白蘭地一罌去。

曩年盛行詩謎之戲。山人靈心四映。有屢中之能。纍纍然挾彩物以歸。於是謎壇無不識步林屋其人。生平著述宏富。散刊於其所輯之大報及心聲雜誌。裒集成帙。則朋好弟子之責也。信乩神甚虔。有集雲軒之組。自稱集雲侍。



者錄。此詩披露之。或謂此詩風格韻味。酷似山人。疑卽山人所爲。此中玄虛。則非局外人所得而知之矣。山人詩才橫逸。如秋夕雜詩云。每依南斗望京華。南斗闌干北斗斜。豈有文章驚海內。應須美酒送生涯。天涯何處尋芳草。門外無人問落花。回首可憐歌舞地。紫泉宮殿鎖烟霞。和寒雲黃河篇云。陵谷有時變。黃河無日清。忽覽雲中曲。如踏崑崙行。行歌飛渡黃河水。詞源一瀉亦千里。暮夜冥冥風雨來。大澤隱隱龍蛇起。君不見黃天反覆蒼天死。白帝方乘赤帝子。離水百尺有波瀾。出門五步多傾圯。勸君善保千金軀。余亦佯狂狎酒徒。美人滿堂知誰守。黃金如土空自汗。又不見世事從來如走馬。前仆後繼紛來下。不妨奴子坐高軒。且叱王孫作御者。將進酒歌莫哀。濁醪吸盡還復來。安知去日東逝水。奔流不從天上迴。山人喜酒。更嗜烟成癖。好事者因作三多圖以祝之。所謂三多者。多烟多酒多兒女也。

時彥往往善爨演。山人亦偶爾粉墨登場。一日作風塵三俠。寒雲飾李靖。月娥爲紅拂。山人則虬髯公也。扮相做派。宛然老伶工。曾留影刊諸某報。山人善撰聯。民國十四年。吳子玉生辰。有友乞爲撰聯以祝之。山人爲集唐句云。波撼岳陽城。彩筆昔曾干氣象。樓觀滄海日。謫居猶得近蓬萊。吳亟賞之。詢知步作。許爲奇才。又集西廂贈花美玉云。顛巍巍花梢弄影。嬌滴滴美玉無瑕。又贈月娥云。舉杯邀明月。滅燭憐青娥。贈月君云。明月自來還自去。與君相見卽相親。皆婉妙得體。誦傳一時。山人以義女過多。久恐失憶。曾作義女記。列名其中。文中創格也。諸義女中。山人尤愛吳繼蘭。蓋繼蘭秀外慧中。獻技紅氍外。又工書善畫。間作小詩。亦可誦。山人乃作吳繼蘭小傳以寵之。山人所作皆短篇。如橘宦雜記。林屋友議。歌場雜言。甲子雜言。嚙談錄。山人醉語。滬上老伶工記。河間夫人小記。宦者李蓮英小傳。異嗜記。輦下遺聞。張



勳諸姬小記。說理玄妙。辭藻紛披。饒有晉唐人小品風格。深願有人爲之整理而付諸梨棗。則庶足以慰山人於地下。

諛媚之辭。爲山人所不喜。我蘇郭令爲太夫人祝壽。令客徵山人爲長句壽詩。且六月二十三日爲壽辰。爲時已促。不知酬潤若干。山人固不願爲此。遂以每句十金爲答。詩成。按句核計。客曰。酬潤得毋過昂乎。山人曰。此詩起語。若云。慈雲本是蓮臺出。恰早荷花作生日。綵舞新登萊子筵。絃歌初入言游室。每句不值十金耶。客喜允之。山人揮筆立就二十四句。客如約竟酬二百四十金。山人以之購烟捲及白蘭地酒。并設饌招諸義女來。歡飲一堂。二百四十金一宵罄盡。

林屋老人一生。上半世沈湎於酒。下半世痼癖於煙。而飲食寒煖。又不自慎。重。衰病寢尋。猶日進粵式之蒸飯。蒸飯綦硬。殊不易消化也。而經濟窘困。家庭方面又有難言之隱痛。環境逼迫。致未及耄壽而卒。一代才士。如此收場。

惜哉。

老人於清光緒末。任直隸藩署文案。嘗於私宅之門。揭集杜工部句聯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只在忠良翊聖朝。時何彥昇方伯出拜客。過其門見之。大爲讚賞。問誰氏居。從者以步某對。彥昇方伯卽下輿訪之。異常器重。因聯受知。老人引爲生平唯一得意事。酒酣耳熱。嘗爲人述之。

老人有一趣事。頗足發噱。有小洲者。執役老人處有年。一日遣之送一札至友人洪姓家。而老人赴某舞臺觀戲。未幾劉山農來訪老人於其寓。未值。劉與他客閒談。謂小周在肖紅家被毆。現已拘諸法工部局。不料老人之車夫適在旁聞之。誤小周爲小洲。更誤肖紅爲小洪。惶急趨舞臺報告主人。老人得訊。卽假舞臺電話託友某保釋之。友某固熟識法工部局者。并謂如須罰鍰。由我任之可也云云。友某詢何以識小周。老人以小价對。友某誤以爲小開。曰彼輩富人。君何必代認罰鍰。老人又誤富人爲婦人。曰雖牽涉婦人事。



我爲主人不能坐視也。友某又誤老人在肖紅家爲宴客主人。於是卽諾之。俄而覆電曰。小周已開釋矣。戲散歸寓。見小洲而責之。小洲茫然莫解。老人殊爲訝異。旣而始知誤會。以告朋儕。朋儕曰。此新花田入錯也。相與大笑。

落花

春深矣。若桃李。若玉蘭。若辛夷。若荼蘼。海棠之類。在風風雨雨中摧殘殆盡。僕本恨人。覩此一片春痕。狼藉滿地。不覺悵觸百端。潸然涕下。無怪紅樓夢中瀟湘妃子收拾飄紅墮紫。筠籃鴉鉏。碣石畚泥。葬此花魂也。

花之落與月之缺。同爲傷感之事。然月缺可圓。缺者此月。圓者亦此月。花落雖可再榮。但落者此花。榮者已非此花。蓋一經辭柯。無復上枝之望矣。

落花多名句。張泌云。多情只有春庭月。猶似離人照落花。羅子源云。把卷不知春已去。落花紅上讀書床。詩妓岫雲有和人落詩花句云。望賒南浦情難

契。誤嫁東風命自知。感傷身世蘊藉出之。難得難得。

名士沈宗畸太侔。姬人拜鴛。嫺雅能文。手輯拜鴛樓四種。一時有掃眉才子之號。詎意紅顏短命。年祇二十有四。太侔有墜樓之感。成落花詩二十律。哭之。佳句如劇。憐解語嬌如許。淡到無言怨可知。魂銷曲檻疏簾外。人在香塵色界中。三生香海飄零慣。十種楞嚴譴謫深。早知紫玉成煙易。再遣雲英出世難。悔不思量偷折去。恐難解脫笑拈來。魂歸倩女無消息。愁絕封姨有妬才。重煩白傅歌長恨。贖得文姬字再生。世稱北落花。以我吳貝大年有落花十六絕。爲南落花。大年別署南園逸史。飯牛翁有詩云。從今多買金絲繡。繡平原繡落花。

同一落花。以時序故。有春落瓣。秋落朶之別。非細心者不之辨也。

徐東海軼事



徐東海自脫離政治生活後。銷聲匿跡。報紙上已久不見其大名。不料近來忽有應溥儀召赴僞國之說。果爾則鄭海藏之流亞。其如國人之訾議何。然證諸事實。東海蟄居津沽。未越雷池一步。謠傳固不足爲信也。東海出身寒素。少時嘗爲某公慕友。月俸祇十金。然東海頗好客。有時邀集宴飲。一筵席之費。祇青蚨百數。蓋其時物價殊賤。花生每包四文。豆腐乾每塊二文。再配以種種低廉之物。故百文錢居然裝成碟子。凡十有六。大碗凡四。客飲啖盡。歡不覺其菲薄也。東海襟懷灑脫。服官之餘。猶不廢翰墨。自署水竹村人。書法絕秀美。更擅繪事。曾作一山水長幅。樹石蕭疏。清泉瀉玉。意境絕高逸。陳列於東京日華繪畫展覽會。標價一萬二千圓。直使窮措大聞之咋舌也。詩才又殊清俊。如對月云。雨洗高空月。宵涼海上生。天邊孤鶴影。艸際亂蟲鳴。漸覺諸星淡。還看大地明。露華仙掌動。雲外一盤擎。陌上桑云。吳俗善伺蠶。生計終焉託。青青陌上桑。春蠶初登箔。村女髻堆雲。采采桑枝弱。城中紈袴

子。薰香眠綺羅。笑擲錦纏頭。十萬未爲多。新樣六幅裙。剪盡吳江波。纖纖十指勤。織素不傍梭。絲成未上市。徵稅愁雙蛾。誰吟陌上桑。譜入雪兒歌。刊有晚晴移詩集。

梨花

格物叢話云。春二三月。百花開盡。始見梨花。梨爲喬木。以年年採實。屈曲其枝。或芟刈之。故多成灌木形。高二三丈。枝葉扶疏似杏。而花開六出。又與李相彷彿。惟稍大耳。有紅白二色。然昔賢詠句。如雷淵云。雪作肌膚玉作骨。陸游云。梨花堆雪柳吹綿。蘇軾云。梨花淡白柳深青。張建云。嫩苞開破雪搓毬。鮮于樞云。華簪人對雪霏霏。皆指白梨花而言。紅者非正色也。

種植之法。以熟梨瘞埋經年。至來春生芽。次年分栽之。越歲卽開花。春分時用桑木或棠梨剪接。結實自佳。又上已無風。則實亦蕃碩。



梨宜月下窺之。幽舊皎潔。光溶溶似水。此朱淑真所以有靚妝長與月爲鄰之詩也。又宜於雨中看。自然淒豔動人。世以美人泣涕曰帶雨梨花。比喻洵屬妙絕。

美人頰上酒渦。稱曰梨渦。見於鶴林玉露云。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

酒顛補云。杭俗釀酒。趁梨花時熟。名梨花春。白樂天詩。青旗沽酒趁梨花。是也。

老翁偶少婦。白髮紅顏。相映成趣。有一樹梨花壓海棠之稱。錢虞山娶柳如是。遂有是語。

梁緒於梨花開時。折花簪戴。壓損帽簷。至頭不能舉。寵異如此。的是美談。老友徐枕亞著玉梨魂說部。一編出世。不知賺盡多少人之眼淚。書中以已

殘之梨花。方開之辛春。暗合梨影與筠倩二人。極哀感頑豔之致。卷首之葬花夜哭。尤竭力爲薄命梨花寫照。予殊愛誦之。

李花

暮春三月。桃李爭芳。桃以濃豔勝。李以澹雅著。蓋李花縞衣羽蓋。絕素潔也。樹高一二丈。性較桃爲耐久。可活三十餘年。種桃宜密植。李則宜疏。而世俗有於元旦五更。照以火炬。謂之嫁李。旣行嫁禮。當年結實。又若以桃枝接之。則實紅而甘。

承平舊事云。李有九標。謂香雅細淡潔密。宜月夜。宜綠鬢。宜白酒。花經云。千葉李五品。五命。瓶花譜。千葉李七品。三命。

桃花如麗姝。歌舞場中。定不可少。李如女道士。宜置煙霞泉石間。但不必多種耳。別有一種郁李子。更美。見長物志。

楊南村之尋花日記。述及李花。語絕雋永。如云。李花之盛。以南城外爲最。市



塵夾雜綠陰中。遠觀尤勝。當二三月頃。溫香冷玉。萬疊瓊瑤。殘月掛林。積雪鎖翠。天開圖畫。泥人魂消。日事之餘。輒躡屐相訪。裴回瞻眺。憾不能施錦障。千重。慮或飛去耳。

李有神話一則。見於樞要錄云。沅陵伍貫卿家李花。一月夜。奴婢遙見花作數團。如飛仙狀。上天去。

李花詩不乏名作。予所知者。如楊基云。江城二月城西路。誰惜柔香滿翠苔。司馬光云。碎錦不飛蒙樹合。素雲欲亞舉枝難。陳與義云。燕公樓下繁花樹。一日遙看一百回。

雲間朱鴛雛。才清若水。天不永年。論者惜之。著有桃李因緣長篇說部。筆墨幽蒨綿邈。得未曾有。惟按劫載於某雜誌中。未槧單本。爲可憾耳。

鵲

鴿與鳩同類。韓愈詩瘦頭鬧鳩。鴿本艸集解。與鳩爲近偶。分野鴿家鴿二種。野鴿羽色暗黑。祇背上爲灰白色。頸及胸部有紫綠色之光澤。羣棲林中。出食田禾。爲農家之害鳥。家鴿爲野鴿之變種。形態羽毛種類綦多。飛翔絕迅。記憶力甚強。放至遠處。能自歸。日具特性。非至欲達之地。中途不息不食。故軍中用以通信。謂之傳書鴿。最遠者一日能達一千四百餘里。惟至後極疲乏。須休息二晝夜以上。方能復原云。

黨國要人孔祥熙愛鴿。寓滬西愛咸斯路三八三號。蓄養傳書鴿一百餘隻。或素或黝。或赭駁。而有點紋。孔在寓日。晨起常往飼以穀粒。鴿殊馴服。見孔來輒飛集其肩頭。孔撫弄之以爲樂。不料於日前被人竊去傳書鴿數十隻。孔大爲不悅。茲聞竊盜者已被逮。鴿皆歸原。乃別築棲壻以居之。大有亡羊逃牢之意也。

曩歲吳子玉將軍傾十萬貔貅。由四照堂出發指榆關。招待友邦人士觀戰。



藉以示其雄武。并允觀戰者。得以無線電報告域內外。惟稿須經吳親覽。有妨礙者。概行留截。以防洩漏機密也。但日本方面。常得吳軍中密訊。吳大疑。下令搜觀戰員列車。在日人車廂中。獲軍用鴿十有二隻。吳怒。悉捕而殺之。洵鴿之劫運也。

鴿之傳書。我國古時已有其例。輟耕錄云。畜此鴿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里。亦能傳致。

朱德潤牡丹鵓鴿圖詩。粉毛雙鴿多馴狎。對浴金盆不避人。因思日本男女。往往於夏日臨衢同浴。毫不知羞。是殆具鵓鴿之風歟。一笑。

鴿有飛奴之號。見開天遺事。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羣鴿。目之爲飛奴。又稱人日鳥。見清異錄。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誤鴿字爲人日鳥。更名半天嬌。亦載清異錄。人以其蠢惑過於嬌女。豔妖。呼爲插羽佳人。

予曩聞鴿足繫詩一事。云金纖霞女。女上黨某鄉人。父爲甘肅邑宰。携纖霞

至任所。教之讀書。遂嫻吟詠。父罷官歸。隱居鄉里。織霞喜養鴿。什百爲羣。晴天皎日。則駝鈴翔風。聲徹空際。鴿味美。人喜食之。織霞愛鴿甚。養十年。未殺一鴿。有詠鴿詩百絕句。非親舊不得見也。一日。忽來白鴿一。似非其羣。捕而視之。則足有繫帛。展之。有詩一絕云。春來天氣困人長。花放中庭香滿廊。料得珊珊人影瘦。不知何日出蘭房。署款云。蕙妹賜鑒。兄雲鵬上。織霞讀其詩。不知蕙妹何人。雲鵬何人。又不便四出探問。乃戲和一絕句。如法繫於白鴿之足而放之。其詩云。日已遲遲夜更長。獨看明月度回廊。五更意倦偏成夢。似有吟聲入我房。署款雲。兄鑒。蕙妹步韻敬上。狡獪之作。本屬多事。久之。得同邑莊氏子。才茂而貌文秀。以商於女。並以其自寫近作。授女觀之。誠所謂如意郎君矣。叩其名。則曰雲鵬。女忽曰。此非佳士。父曰。子何由知之。女悔失言。旣無以應。乃告父以前事。出詩對之。筆迹不殊。而所謂蕙妹者。父亦不知誰家閨秀也。以是之故。父亦頗是織霞之說。乃答莊氏以稍緩。尙待考慮也。



既而知蕙妹爲雲鵬表妹。俞氏字蕙芬者。父已許字某姓。而蕙與表兄莊雲鵬有約。將嫁服阿芙蓉死。此半年前事也。於是纖霞以告父。決謝絕之。未幾雲鵬忽自沉於河。殆所以殉蕙芬歟。顧姻事雖未成。而纖霞曾作狡獪技倆。和以一詩。不知有無妨害。心中時復忐忑。後纖霞嫁一才士。能文章。夫婦敦好。莊氏姻事爲鴿所破。未始非纖霞之大幸。或曰十年不殺一鴿。殆好生之報也。

本草釋名云。鴿性淫而易合。故其生殖殊蕃。蓄雌雄一對。未幾而雛鴿纍纍生滿埭棲矣。

西人蓄鴿之埭。作塔狀高矗。四面凌空。下以鐵柱擎之。而我國則爲木籠。分列若干楮。一楮適居一鴿。滬上地貴人稠。居屋異常窄隘。絕無迴旋餘步。遂有鴿籠之喻。殊切當也。

世俗往往蓄鴿以覘家之盛衰。謂家盛則他處之鴿能隨已羣而來。衰則已

羣之鴿。有如王謝堂前之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而去。實則關於飼養方面之適當與否。鴿豈有先知之明哉。

殺鴿不用刀。灌以醖酒。然後以制錢之孔。加於鴿喙而捩之。俾不流血。烹之爲饌。視爲佳味。而其卵玲瓏白潔。亦可以食。與燕窩銀耳同爲補品。

曩讀書於吳中艸橋學舍。時名畫家程瑤笙先生擔任博物教授。置鴿於玻璃罩中。窒息而死。然後逐層解剖。以示諸生。當時情形。猶在心目間。而屈指計之。已隔十七八寒暑。瑤笙先生衰年盲目。不能再事丹青。予則憔悴江頭。亦無復少年意興。談鴿偶憶及之。爲之慨然。

鴿子山。在四川城口縣東百十里。厥形若鴿之棲止。故名。清嘉慶元年。教匪殷成富等踞此以頑抗。

鴿炭。炭之灰色如鴿羽者。宋時以之入貢。爲御爐之需。鴿之見於古人詩什者。如徐夔云。粉翎棲畫閣。雪影拂瓊窗。梅堯臣云。飢腸欲得食。立我屋南頭。



又云。誰借風鈴響。朝夕聲不休。蓋鴿繫鈴於項。放之飛翔。厥聲泱泱。如天半起笙歌也。

上巳考

上巳。陰歷三月上旬之巳日。韓詩章句。鄭國之風。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執蘭招魂續魄。祓除不祥。後此風相沿不改。後漢書。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復用巳日。見宋書禮志。一說本作上巳。當用天干之巳。如上辛上丁之例。後訛爲地支之巳。若朔逢午未。則上旬無巳日也。上巳故事甚多。如開元遺事云。三月三日。宮中諸妃悉撲蝶以爲戲。成都記云。三月三日。遠近祈福於龍橋。命曰蠶市。南部新書云。九龍池上巳日。爲士女汎舟遊嬉之所。妝樓記云。池陽婦女。以薺花點油灑水中。若成龍鳳狀。則吉。謂之油花卜。又各命作錫緩帶。以一大錫舒之。可長三尺者。賞金菱角。不能者。罰酒。荆楚歲時記云。三月三日。取鼠麴汁蜜和粉。謂之龍舌絆。以

獸時氣。又云。士民並出。臨清渚。爲流杯曲水之飲。

晉王右軍於三月三日循古例。修禊於山陰之蘭亭。一觴一詠。暢敘幽情。於是上巳修禊。遂爲千古佳話。我友鄧青城喜遨遊山水。曩日與鳴社同志於上巳日雅集於蘭亭。曾作蘭亭修禊圖長卷。一亭一碑。一樹一石。以及人物之盛。無不點綴適宜。承以見示。歎爲傑構。

上巳宜踏青。千金月令云。三月三日。上踏青履。劉商詩云。踏青看竹共佳期。春水晴山被禊詞。

昔人寫禊事之樂。蘭亭詩序外。有成公洛禊賦云。妖童嬌女。嬉游河曲。或振纖手。或濯素足。王廙春可樂賦云。禊號三巳。臨川盪飲。迴波兮曲流。夾岸兮桃柳。皆雋永耐人諷誦。

上巳天氣晴和。微風扇拂。一樂也。觀村童放風箏。高入雲際。二樂也。囑伊人小立絳桃花下。出留真機。爲撮一倩影。三樂也。芳郊試馬。四樂也。癡婢子捉



得一紛蝶。叱之釋放。展翅翩翩。飛過東牆而去。五樂也。輯古人修禊詩爲上巳詩話。六樂也。買醉野店。當鑪有女。對秀色。飲醇醪。不覺盡量。七樂也。山巔水涯。盤桓竟日。八樂也。兒女出織手綰柳條爲同心結。九樂也。雨霽新晴。履春泥殊軟適。十樂也。

易培基之史學

易培基氏以清宮案發。匿跡銷聲。屢傳不到。未知法律裁判如何處置也。易氏對於文獻古物。頗多宣傳之功。海上某公司文藝部所印行之清宮畫片。卽氏所設法紹介者也。聞氏家藏之書畫玩好綦富。寓居滬上江灣。優游自得。不料一二八之役。倭人縱暴。閩軍抗敵。江灣尤爲雙方劇戰之場。氏雖倖免於難。然所藏畫遭劫掠。無復有存。聞氏於風聲緊急時。嘗將什物悉行封鎖。并親書簽識以別之。整理畢。遂先避居租界。臨行囑僕以某某簽識之箱。

爲最重要。若風聲更緊。須攜之而出。翌日。形勢果愈險惡。僕乃如命運送至氏處。是夜倭兵卽犯我閘北。交通爲之斷絕。氏正深慶幸。以重要之物。已早運出。不虞付劫灰矣。數日後。氏忽啓箱檢視。則爲之驚愕不置。蓋箱所貯者。爲尋常之品。非重要之物也。視之簽識完好。原封未動。始知簽識交僕黏貼。有誤所致。爲之懊喪萬分。然莫如之何也。氏於史學頗有研究。曩年有繆荃孫者。編清史例目。斥繆以史職爲餽啜。誤漏蠶午。深爲清史哀。曾作證誤以正之。見解自屬高人一等。宜乎繆荃孫爲之心折也。如云。有清一代。有熱人而無秋士。隱逸傳諸人。皆明之遺民也。若李漁邪說。王曇汗漫。均有託而逃。並非淪隱。李元度先正事略。絕意恢曠。搜求不得。今史例虛目以待填補。必至儼非其倫。爲世詬笑。又云。滿洲初臨中國。抱種族之痛者。不僅誥命諸君。若李顥。張履祥。王大經。吳光。陳邁。顏元。邵以貫。傅山。許士儉。張拱乾。諸人。均起布衣而哀麥秀。未被一命。不屬遺臣。論學明時。又非隱逸。而其學術節操。



凌厲古人何可令其淹沒。又云。清與民國交替。一大總因。則革命黨人是也。黨之發蹤雖異。而旨趣則同。其因有三。曰文字獄。曰據地稱兵。曰暗殺。託言諷誦。感發國情。則方孝標。戴名世。莊廷鑑。方芬。呂留良。曾靖。胡中藻。鄒容。是也。構火狐鳴。揭竿草莽。則朱一貴。王三槐。林清。洪秀全。容閱。賴文光。唐才常。熊成基。黃花崗諸士。是也。擲圖一擊。繞柱睥睨。則史堅如。吳樾。徐錫麟。易宗漢。喻培倫。彭家珍。溫生材。張榕。是也。而種此三因者。是皆清初遺老。實爲黨籍列傳。夫遷書刺客。班史游俠。諸有深意。存乎其間。何況黨籍諸人。立業淵宏。規法覃遠。尤非刺客游俠所能比擬也。云云。氏與章行嚴先生善。行嚴輯甲寅雜誌。載氏之著述甚多也。

孫伯南軼事

我友孫式如君自故里來。爲告其堂兄伯南先生於歲首以中風逝世矣。予



聞之驚愕惋惜而不能自己。先生爲名經學家。著述等身。刊行者凡若干種。歷主公立師範。存古諸校。講席桃李。春風徧吳中也。晚歲設絳帳於鐵瓶巷。顧氏家。主人鶴逸。爲畫苑祭酒。所作山水。尺幅寸縑。得者拱璧珍之。然不善爲題識。往往倩先生代筆。故所題雋雅簡潔。自然得體。丹青價值。因是益增。先生與有功也。予初見先生於顧氏家。旣而紅蕉喜宴。又得與先生把晤。蓋紅蕉娶葉聖陶女弟。先生爲之執柯也。先生體碩而容蒼黝。落拓不羈。具名士風。而行誼卓絕。爲末世所稀有。族中某嗜撻搯成癖。歸必於午夜。某妻憂之。屢勸不聽。乃訴諸於先生。先生夜往其家。守候某歸。爲之啓扉。爇茗。且脫已衣而衣之。曰。夜深矣。得毋中寒乎。某爲之慚慙。明晚先生又如之。某遂感愧。交并不再外出。爲牧豬奴戲。友有病不能返里者。乃迎諸家中。爲之調湯進藥。先生鰥居。又適乏僕役。凡洗滌垢穢。均躬爲之。至友瘡可始已。先生自奉殊儉。每日到館。常安步以當車。途中見襁褓乞食之流。必施濟之。故先生



雖不假車以代步。其結果所耗實倍蓰於車資也。先生有弟。尤篤於手足之情。以弟家累重。得優異之缺。輒紹介其弟以承之。先生死。其弟哭之慟。而身後蕭條。一切喪葬。咸由其弟料理之。且甚豐贍云。

紀吳興客談陳英士事

陳英士先烈殉國紀念日。各界人士。舉行哀悼典禮。殊隆崇也。一昨聞吳興客談先烈幼時。與羣兒作野燒之戲。隆冬草枯。著火熾烈。某兒困於火中。不及逃避。乃大嚷哭。羣兒驚散。獨先烈從容不迫。倒身滾於著火之草地。火被壓熄。始得救某兒出。此舉比諸司馬君實之破缸拯兒。同一智慧。可知非常之人。自有其卓異處也。

先烈嗜旱烟成癖。常持一湘竹長烟管。一似老學究。於清末供職海上民立報社。與葉楚儉君爲同事。提倡革命。不遺餘力。一日。楚儉草健兒篇。先烈以

湘竹烟管抵地而笑曰。君作健兒篇。其亦知健兒之所當爲乎。楚儻曰。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此是健兒事。他日君殺賊。我爲作露布何如。先烈爲之大笑。先烈死。楚儻撰文哭之。謂從此世間失一恢奇沈毅之君子。中國少一身先救國之英雄。革命軍喪一貫澈主義之哲人。蓋公私之感。交互於胸。無怪其十分愴慟也。

先烈微時又有一趣史。一日閒步於滬上洋涇浜頭。昔之洋涇浜。即今之愛多亞路也。其時尙有一污流。爲英法租界交界處。架橋以通往來。一日先烈見一英國警察。痛毆一苦力華工。華工伏地求赦。警察猶揮其無情之棒。不置。先烈觀狀。怒不可遏。卽趨前舉掌猛搗之。警察欲回執。先烈已過橋而去。警察不能越界捕人。祇能隔河鵠舌而詈。華工亦乘閒逸走。無如之何也。先烈嘗以之告人。殊得意云。



宋癡萍之死

上月二十八日。予於某報撰小說家之詩。曾述及宋君癡萍事。并有音問隔絕。未知君供職何處。及狀況奚若等語。及讀錫報觀蠡哀癡萍一文。始知君已於二十五日晨間逝世。人間天上。晤面無從。而予猶作懵騰語。可嗤亦可痛也。君喜杯中物。掌教滬上旅湖公學時。同事陸歌鳳。亦高陽酒徒也。課餘之暇。二人輒偕往市樓小酌。月旦時賢。縱論今古。以爲常。雲社雅集。先後凡三次。得以暢領教益。君嘗謂少年時酒不擇肴。今垂垂老矣。非有佳肴。不能下酒。酒之地位。頓有主賓之判。體質盛衰之所由致也。且云。素餚宜用葷油烹調。葷餚宜用素油煎製。方始腴美可口。的是至言。君說部篤嗜花月痕。惟微病癡珠死後之若干回。敘述軍事。以趨熱鬧。太無意味。發願欲刪汰。重行加評。槩刊。卒以人事紛紜。未能有成。是與曼殊上人擬重譯茶花女而未果。

同爲說林二大憾事。君與醴陵傅紅薇善。唱和詩什殊多。紅薇歸道山。君得耗爲之。嗟惜廢酒者累月。蓋友誼之深。不啻骨肉也。君遺詩甚多。予之小說家之詩中。已採錄一二。茲再摭拾如下。報鈍庵次元韻云。十年兩袖關山淚。賣盡癡獸一卷詩。逐世未成憐我拙。問名翻悔識君遲。萍飄楚水蹤無定。楓落吳江夢尙疑。安得尊前欣握手。酒酣同話少年時。和又笙感事云。寂寥明月弄輕霜。驅馬重經舊戰場。歌館當年鶯語細。畫梁此日燕泥忙。苦將城郭分今昔。莫向風塵論短長。猿鶴故山空有約。可能高枕作羲皇。明月河橋夜氣消。烏鳥畫角馬蕭蕭。淘餘黃海波濤賦。劫後青山草木凋。金谷未荒收石尉。玉門生入老班超。紫貂脫手歸田去。豪傑回頭伴牧樵。偶事倚聲亦可誦。如賀新郎戲和鈍根并寄叔容云。遠道通芳訊。賀新郎詞。霏金玉超然風韻。小宋因何訛大宋。莫是宮人錯認。却自歎年華潘鬢。縱使鏡中憐影隻。要異時別地聯秦晉。兄作弟。難爲訓。瀟湘秉燭開文陣。集賢賓幾番狂吸。梨花



春醞座有鄭虔湖海客。慰我天涯愁悶。且曾把紅絲親引。烽火倉皇經世變。便雲消雨歇無音信。成追憶。那堪問。

癡萍補話

宋癡萍之死。予已爲文以悼之。尙有一二佚事。拉雜補記之於此。

癡萍所著說部。一如此江湖」外。別有「是非圈」長篇。刊載轟報。未終篇即輟。君嘗從事新劇運動。先後與友組春柳民鳴二劇社。與新劇家陸鏡若尤爲相得。對於劇事。多所擘畫。鏡若死。君撰陸鏡若傳。刊載南社集以悼之。鏡若卽今名醫陸露沙之長兄也。

君任明鏡報輯務。每期撰小言。輒多雋語。筆名懺紅者。卽君是。顧未久因病辭職。蓋其時尙兼明星影片公司筆札。殊勞悴也。

醴陵傅屯良。與君相契深。屯良來滬。君拈壯不如人。死便埋我八字。索書聯

語。屯艮乃爲之續書二句。曰。壯不如人。崛強猶昔。死便埋我。日飲亡何。君獲之喜。張諸於室。日夕賞之。及屯艮歸道山。君以遺墨不可復得。乃珍藏之。不再懸掛。

君耽麴蘖。然飲愈多。心氣愈和平。雖惡聲至。不報也。一日。海上諸文侶轟飲於酒家樓。各飛花符召所諗眉史。有隨柳詞人者。徵花獨姍姍以來遲。而蓆不暇暖。又應他徵去。一種紅倌人氣派。令人不可狎接。癡萍曰。何物雌兒。驕矜若是。召妓所以行樂。樂之無有。不如不召。隨柳聞之。怒擲杯箸於案。酒滴濺及君面。君一無愠色。反徐徐謂隨柳曰。我輩交誼。爲此而絕。得毋貽人笑柄乎。隨柳大慚。卒向之道歉。盡歡而散。隨柳年來蟄居江村。無復飲酒徵花之興。聞君噩耗。當亦爲之腹痛靡已矣。

國色天香話



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此李正封詠牡丹之詩也。牡丹爲落葉灌木。爲吾國之特產。莖高二尺許。葉分裂甚深。有重瓣單瓣之別。古無牡丹。統稱芍藥。自唐以來。始分爲二。以其花似芍藥而幹爲木。又謂之木芍藥。且有牡丹花王芍藥花相之說。見通志略。

牡丹凡一百三十二種。正黃色者。有御衣黃。女真黃。姚黃。蜜嬌。太平樓閣等十二品。大紅色者。有錦袍紅。石榴紅。醉胭脂。金絲紅。七寶冠。小葉大紅。九蕊珍珠等十八品。桃花色者。有鳳頭紅。西子紅。四面鏡。醉仙桃。殿春芳。海天霞。嬌紅樓臺等二十七品。粉紅色者。有玉樓春。合歡。嬌。滿園春。倒暈檀心等二十四品。紫色者。有魏家紫。紫金盤等二十六品。其他白色二十二品。青色計三品。水晶球。玉天仙。佛頭青。其尤著者也。

牡丹有一豔韻事。唐明皇時。有獻牡丹者。時貴妃勻面。口脂在手。印於花上。詔栽於仙春館。來歲花開。瓣有指印。名爲一捻紅。

牡丹爲富貴花。故洪北江有作牡丹詩不宜寒儉之說。其所詠佳什。如當畫乍舒千尺錦。殿春仍與十分香。又十里散香蘇地脈。萬花低首避天人。皆一本其說。自然富麗。

甌香館主人論畫牡丹云。麤頭亂服。愈見妍雅。羅紈不御。國色何傷。若必踏蓮華。營金屋。刻玉人。直綺豔之餘波。淫靡之積習。說亦雋永有味。

我蘇林杏春寫牡丹名重一時。潤例每花一朶。須銀幣一枚。若求者出半枚。則畫將放之蕊半朶。光緒初年有林牡丹之號。

魚兒牡丹。以其葉類牡丹。而亦二月開花得名。又秋牡丹蓓蕾於秋。葉亦彷彿相似。遂襲牡丹之稱。


甕牖閒話云。牡丹謂之真花。見牡丹記。又謂之寶花。見宋咸詩。獨歐陽文忠公名爲最好花。嘗見王君貺詩云。最好花常最後開。又云。好事者多用牛酥煎牡丹花而食之。可見其流風餘韻。此事得之蘇東坡集中。東坡雨中明慶



寺嘗牡丹花詩云。故應未忍著酥煎。又詩云。未忍汙泥沙。牛酥煎落蕊是也。牡丹開於寒食前者謂之火前花。其開稍久。火後花則易落。又云。栽接剔治。各有其法。謂之弄花。其俗有弄花一年看花十日之語。見陸游天彭風俗紀。牡丹性宜涼畏熱。喜燥惡溼。忌烈風酷日。秋間可以移植。根留少許宿土。而將白斂末拌勻新土內。因其根甜易引螻蟲。白斂所以殺之也。覆土宜鬆。則根莖舒展。自然蕃茂。灌以河水或天落水。子黑。六月收置向風處曝乾。以瓦盜拌溼土盛之。至八月中。投水而沉者取種於畦。待其春芽長大。至次年卽可移植矣。然結子畦種。不若根上生苗分栽之便。夏月灌溉。必於清晨或晚間。秋時隔數日一澆。天寒地凍。則用豬糞爲壅。花未放時。去其瘦蕊。謂之打剝。花將放。必用高幕護之。則花耐久開。旣殘便翦。勿令結子。留子則來年不盛。幹莖有蛀眼。用硫黃塞之。蟲自死。忌麝香桐油生漆等氣。栽培殊費手續也。予在蘇時。曾親種之。不活。蓋未得其法耳。

折枝插瓶。先燒斷處。鎔蠟封之。可貯數日不萎。或甲蜜養更妙。如將萎者。剪去下截。用竹架起。投水缸中。浸一宿。鮮豔如故。又以白朮末置根下。花色悉帶腰金。洛下名園。多植牡丹。花時。主人邀客宴賞。若遇風日晴和。花忽盤旋翔舞。香馥異常。此乃花神至也。主人必起具酒脯。羅拜花前。移時始定。歲以爲常。

長物志云。牡丹用文石爲欄。參差數級。以次列種。花時設宴。用木爲架。張碧油幔于上。以蔽日色。夜則懸燈以照。忌與芍藥並列。忌置木桶及盆盎中。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朝魚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而諷諭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花



之妖豔。至有遂使王公與卿士。游花冠蓋日相望。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又寄微之百韻詩云。唐昌玉蕊會。崇敬牡丹期。注崇敬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詩云。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醉歸盤屋詩云。數日非關王事繫。牡丹花盡始歸來。元微之有入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韻。和樂天秋題牡丹叢三韻。酬胡三詠牡丹一絕。又有五言二絕句。許渾亦有詩云。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徐凝云。三條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看牡丹。又云。何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好物華。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也。見容齋隨筆。

相傳黎美周在揚州鄭氏影園。與諸名士同詠牡丹。黎詩如月華蘸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燕銜落蕊成金屋。鳳蝕殘釵化寶胎。皆麗句也。諸名士以黎年少輕之。置爲殿軍。及錢虞山全。大爲擊賞。拔置第一。時人遂呼黎爲牡丹狀元。

張約齋作牡丹會風流韻事。傾動士夫。王簡卿侍郎赴會。有文紀其事云。衆客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曰。香已發未。答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羣伎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白衣。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戴照殿紅。一伎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簾如前。別十姬易花與服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花與衣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者樂者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者。文亦詭麗奇恣。足爲牡丹生色。

海中魚類。有秋牡丹者。遊於水中。狀若秋牡丹之蓓蕾。故名。驟視之疑爲植物。及知而捕之。則已潛遁矣。專食微蟲。爲魚類中之最良善者。

曩在吳門。閒居多暇。觀楓於天平山麓。品蘭於涵碧莊頭。而冷香閣之梅。青陽堤之櫻。結伴往尋。流連竟日。而培德堂牡丹。亦曾一度趨賞。記以文云。白



蓮涇之牡丹。夙有聲於吳邑。穀雨後二日。余與二三素侶。倚裳連襪往賞焉。由朱家莊行。繡塍野陌。逶迤修迥。已而流水一灣。粼粼微皴。卽白蓮涇是。涇渙有培德堂。趨而入。宇舍杳窅。小有園林之勝。而庭園中累石嶙峋。牡丹叢植其中。繞以曲闌。覆以幄幙。蓋皆所以護花者也。時花方怒坼。其大盈碗。都數十本。有作魏家紫者。有丹艷。燕鷄冠者。有淺絳比美人之飛霞妝者。而以淺絳者爲夥。颺來拂之。傾側不定。宿雨滴瀉。石苔爲潤。對面一廳。事額有四字曰香國花天。更進爲微波榭。別有牡丹數十本。亦以欄幙護之。而淺絳紛披中。雜以嬌黃之杜鵑。益覺絢爛炫目。榭側停榭。縱橫儲積。嚮者桐鄉嚴獨鶴君履茲。曾有牡丹花下死之雅謔。今日思之。猶爲失笑。境旣徧歷。迺相率出門。折至永善堂。是堂亦以牡丹名。有素色含苞似兒拳者。尤稱佳種。廡後藤蘿蒼蒼。奇石竦列。有螺谷者。深窅幽旋。谷口屹立一嶂。髣髴螺之具掩蓋然。殊有趣致也。時天已垂暮。而余躊躇花前。不忍遽去。昔李義山有暮煙情

態之詩。不意適於斯際。領略之。且牡丹花期。綦促。而俗又有穀雨三朝。剪牡丹之例。蠟蒂筠籃。用餉紳衿。吾儕之來也。却先一日。否則跋涉徒勞。有僅弔空枝之悵惘矣。故爲之文以志喜。

女明星宣景琳。生小落籍平康。芳標號小金牡丹。明星公司爲之贖身。攝「最後之良心」一片。聲譽乃鵲起。故畢幾庵之銀燈詞云。神女生涯夢未殘。良心最後耐人看。銀燈照澈煙花海。不惜黃金贖牡丹。卽詠此也。

唐羅虬撰花九錫。一重頂帷以障風。二金錯刀以剪折。三浸以甘泉。四貯以玉缸。五安置於雕文臺座。六畫圖。七翻曲。八賞以美醕。詠以新詩。其寵異牡丹。可謂至矣。又宋張敏叔以十二花爲十二客圖。貴客牡丹居首。亦牡丹知己也。

有以白牡丹爲謎面。射四子。一爲素富貴者。殊妙。

伶人頗喜以牡丹爲名。如荀慧生之白牡丹。黃玉麟之綠牡丹。坤伶之粉牡丹。



丹皆曾享盛譽於紅氍毹上者也。

有植牡丹蔚爲大觀者。如興唐寺有牡丹一棵。元和中著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暈倒暈淺紅淺紫。見西陽雜俎。洛陽臨芳殿莊宗所建。牡丹千餘本。其名品亦有在人口者。如百藥仙人月宮花等。見清異錄。中軍都虞候金治所居堂東植牡丹本。著花三百朵。其色如血。謂之金含稜。見洞微兩。京之牡丹聞於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見墨莊漫錄。

古人詠牡丹詩爲予所愛誦者。如王珪云。壓曉看花傳駕入。露苞先坼御袍紅。石延年云。獨步世無吳苑豔。渾身天與漢宮香。方干云。花分淺淺臙脂臉。葉墮殷殷膩粉腮。徐夔云。龍分夜雨資嬌態。天與春風發好香。高明清。呈金字懷仙客。手印紅脂出內家。徐凝云。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嬌萬態破朝霞。羅隱云。當庭始覺春風貴。帶雨方知國色寒。皆妙什也。

牡丹江源出吉林敦化縣南。北流至伊蘭。入松花江。蓋卽唐之忽汗河。金志

瑚爾喀是也。倭人侵略華北。我方義勇軍與之鏖戰於江畔。報紙一再載之。江名遂深印人腦。一經憶想。似見健兒之浴血捐軀也。傳奇有牡丹亭。爲明湯顯祖撰。記杜麗娘與秀才柳夢梅事。牡丹櫻。爲櫻之變種。開花較遲。大而重瓣。厥色紅豔。可供觀賞。

顏純生軼事

吳中老畫師顏純生先生逝世。丹青界深惜之。以先生爲任伯年嫡派。畫殊正宗也。諱元。純生其字。晚年右耳失聰。因號半聾居士。擅畫人物佛像。曾以珂羅版精印一巨冊。由海上慎修書社出版。學者奉爲規範。其他花卉果品。清妍高雅。當代所稀。心漢閣主與之交誼厚。其藏扇中。先生之精品。凡若干幀。予皆得而欣賞之。先生居桃花塢。爲明唐六如吟嘯染翰處。流風餘韻。得先生而不替。先生年事雖高。而腰脚尙健。其女珊。于歸滬上。呂氏先生常作



壻鄉遊。老子婆娑。興復不淺。去秋猶一度來申。訪友酌酒。不類毫臺之人。詎意數閱月後。而人天遽隔哉。先生作畫喜寫生。謂臨本不如對物。因深病臨摹束縛。毫端天機。爲之盡奪也。某歲夏日早起。雇舟至荷花宕。其時田田翠蓋。曉露未晞。先生凝神靜觀。花之參差。葉之搖曳。而或欹或正。或高或低。或不勝露之重。風之勢。乃一一得其神態。而爲紙上畫稿也。正作稿間。忽暈仆於艙中。舟子大驚。一時又無從致醫藥。不得已。亟划舟歸。及抵葑門。而先生已悠然醒轉。蓋花氣過於濃烈。有如飲醇之酣醉也。其哲嗣文樑。曾與予同學。吳中艸橋校舍。工西洋畫。旣而渡海至法蘭西。得獎於彼邦畫會。有子克肖。先生其可以無憾矣夫。

孫傳芳皈依我佛

軍閥特代之孫傳芳。固赫煊一時者。自失敗後。蟄居津門。無復當年之豪情。

勝概。近忽看破紅塵。皈依我佛。聞孫所從者。爲佛家中之滅宗。滅宗與淨土迥異。淨土崇經。滅宗則尙咒。謂咒具廣大神通。無邊佛法。且日須結跏趺坐。使心中廓然。了無塵滓。久之自成正果。往生極樂世界。孫則與程仲儒同去受戒者也。猶憶甲子之年。盧齊啓釁。江浙繁華之地。一變而爲干戈擾攘之場。旣而楊宇霆督蘇。孫本有襲取之意。奈以孤立無援。遲遲未果。國慶日迭接蓬萊將軍之急電。催促出師。是日師旅各長咸嬉遊於西子湖頭。及歸已上燈時候。乃始集會議決。假名秋操。由嘉而滬。而甯而徐。勢如破竹。謔者爲孫本悟空遺脈。一飭斗十萬八千里。此不過小試其技耳。孫好作誇大之言。謂「無論何種軍隊。祇須經渠二月訓練。便成勁旅。」又云。「戰爲消遣。」其窮兵黷武之心。昭然若揭。然我民苦矣。軍隊初駐。頗以殺戮爲威。其部下。有李寶章者。尤爲殺人不眨眼之巨魔。滬上西門一帶。逮捕國民黨青年。格殺不論。甚至并持共和大戲院之說明書者。亦目之爲國民黨之宣傳。於是

伏尸流血。成爲慘案。孫遨游滬上多時。且又嘗謂有不穿褲子之姑娘。悠關風化。令卽禁止。蓋指模特兒而言也。而藝術叛徒爲文抗辯。孫亦無法以處之。孫曾一度至蘇。說者謂來尋母。未知確否。自車站至閭門鐵路飯店。五步一警。十步一卒。擎槍實彈。戒備森嚴。孫坐一綠呢大轎。雜車馬轡轆中而過。既而進城訪大園居士。予於途衢中得窺見之。癯貌微髭。氣概異常。曾幾何時。而銷聲匿跡。落伍自嗟。今則一襲緇衣。以懺罪孽。其下場如此。固非意料之所及也。

海棠

海棠有色無香。昔人引爲憾事。然舍香而論色。其嬌豔處。自足傲視尋常卉木。百六韶華中。固不可無此。以爲點綴也。或謂潼關昌州海棠獨香。則亦不可一例而論矣。

宋陳思善海棠譜。其自序云。世之花卉。種類不一。或以色而豔。或以香而妍。是皆鍾天地之秀。爲人所欽羨者也。梅花占於春前。牡丹殿於春後。騷人墨客。特注意焉。獨海棠一種。風姿豔質。固不在二花下。自杜陵入蜀。絕吟於是。花世因以此薄之。其後鄭都官。谷己爲舉似。本朝列聖品題。雲章奎畫。烜耀千古。此花始得顯聞於時。盛傳於世矣。

杜陵不詠海棠。又見於韻語陽秋云。杜子美居蜀累年。吟詠殆徧。海棠奇豔。而詩章獨不及。何耶。鄭谷詩云。浣花溪下空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本朝名士賦海棠甚多。往往皆用此爲事實。如石延年云。杜甫句作略。薛能詩未工。錢易詩云。子美無情甚。都官着意頻。李定詩云。不露工部風騷格。獨占勾芒造化權。獨王荆公用此作梅花詩。最爲有意。所謂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末句云。多謝許昌傳雅什。蜀都曾未識詩人。不道破爲尤工也。一昨偶讀容齋隨筆。載謂杜少陵母名海棠。故不詠海棠。理或然歟。



海棠爲蜀客。見三柳軒雜識。重海棠曰花命婦。多葉海棠曰花戚里。見丘濬牡丹榮辱志。而花經云。海棠六品四命。垂絲海棠三品七命。鄭太常仲開宴觴客於衆芳園。時日已西沒。乃列燭花枝上。花旣娟好。而燭光映之。愈致其妍。見宋濂看海棠詩序。美人燈下。無怪其妙也。海棠落葉亞喬木。凡數種。貼梗其一也。叢生單葉。花開最早。不結實。其樹絕難長大。故人多植作盆玩。高三丈。木堅而多節。枝密而條暢者。曰西府海棠。一名海紅。乃接梨樹而生。二月開花。五出若梅。色絕妍麗。含苞時彷彿點點。臙脂。及旣坼蕾。燦比明霞。三萼五萼成叢。心中有紫鬚。香甚清烈。秋間實熟。大如山楂。皮紅微酸。俗名海棠果者是。別有一種黃海棠。葉微圓而色青。初放鵝黃色。盛開則爲淺紅。尤爲名貴。蔡松年黃海棠詩云。輕如紅豆排冰雪。一拂新鵝色更奇。花梗細長者。謂之垂絲海棠。蓋取櫻桃樹接之而成者。其瓣重密。嬌媚無與倫比。前賢喻美人偃臥曰棠睡。殆以其嬌媚歟。

長物志云。木瓜花似海棠。故亦有木瓜海棠。但木瓜花在葉先。海棠花在葉後。爲差別耳。別有一種曰秋海棠。性喜陰溼。宜種背陰階砌。秋花中此爲最豔。亦宜多植。

海棠非中土之花。乃自夷域移植者。惟無從考其時地耳。平泉草木記。凡花木以海爲名者。悉從海外來。如海棠之類是也。

海棠豔什。如宋祁云。淺深雙豔態。啼笑兩妍姿。王叔承云。溼翠籠芳樹。嬌紅裊碧絲。劉子翬云。幾經夜雨香猶在。染盡胭脂畫不成。杜侗云。海棠正好東風惡。狼藉殘紅襯馬蹄。梁持勝云。粉白漫誇宮樣巧。胭脂難染睡痕新。沈立海棠記序云。則知海棠足與牡丹抗衡。而可獨步於西川矣。推崇海棠如此。海棠亦當之無愧也。

梅龕散記



嘗見名畫師張大千。鈐印「張先生」甚妙。或曰：先生尊稱。烏能自居。予曰：君不讀陶靖節之五柳先生傳乎。五柳先生者。靖節之自况。白况而稱先生。其先例也。卽史記司馬遷之自稱太史公。赤壁賦蘇東坡之自稱蘇子。均自居尊稱。要不足爲腐遷壽蘇之病。

唐人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十四字中有無窮感慨。女明星有撫取之以爲姓名。曰王謝燕者。殊渾成可喜。不料王謝燕外。又有葉謝燕其人。葉固予所熟識。嘗謂謝燕二字割裂費解。葉頷之。遂易爲娟娟。於是葉娟娟三字喧傳人口。原名謝燕。無有能道之者矣。

漱石生前輩之「醋鴛鴦」中人物。有五旦之名。此乃根據崑劇而來。崑劇中有五旦六旦。然無一二三四旦。如此躡等。不知有何原緣。甚懷疑也。有喻女子之舛變者。曰霞飛鳥道。月滿鴻溝。至褻之。事而言之蘊藉如此。於以見文人吐屬。自與尋常判異也。女子信水來潮。恐其泛濫橫溢。必以月經

布巧爲繫附。舊時閨闈。均出於纖手私製。雖任何人不得窺見。輒近以還。歐風東漸。是布乃以橡皮成之。爲市塵貨品之一。揭諸櫥窗。公開示衆。於是曩日之祕密。不攻而自破矣。據聞男子亦有應用此布者。其一爲力士。鬥武角技。輒解衣磅礴。御布所以護束其罌丸也。其二則爲像姑。如鍾雪琴一流人。嬌媚作婦女態。玉體橫陳。視爲常例。而白鳥鶴鶴。未免使對方發生不快之感。乃矯揉造作。布以掩藏。其三則爲摩登少年。以夏衣紗葛。薄映肢體。尤以局部私處。過於顯豁。有失觀瞻之雅。乃相率購置白絹之屬。裁成狹長幅式。封裹之以代襯褲。今年夏季。最爲流行。予已一再見之矣。

朋儕喪偶。往往以署名寄意。如馬萬里之無雙居士。謝玉岑之孤鸞皆是。卽嚴獨鶴之署名。亦由當時悼亡而起。後雖續娶新夫人。但以署名已慣用。不復更易之矣。

滬人呼銀杏爲靈眼。予初以爲銀杏諧聲之誤耳。及讀瑣碎錄。始知不然。錄



云。北人稱爲白果。南人稱爲靈眼。宋初入貢。改爲銀杏。

前任熱河都統姜桂題之孫女。在津被綁。報紙競載其事。於是逝世多年之姜桂題。又復喧騰人口。予曩聞姜之軼事。一則頗趣。茲記述之。姜爲武夫。不識字。并己之姓名亦在模糊影像之中。一日某巨公宴客於菜館。姜應邀赴席。酒酣。某巨公書一紙示侍役。一要挂麵。一姜見之。深訝某巨公何以忽書己姓名。席散。詢諸同座客。同座客初固莫解所謂。既而始知「一要挂麵」三字與「姜桂題」姓名彷彿相似。以致有此纏誤也。一時引爲笑柄。

故葉中冷詞人。曩在東京市上。見掠目我國大內之漢海馬蒲桃鏡一面。引爲恨事。既而至靖國神社。又見甲午庚子兩役所謂戰利品。纍纍不可盡計。乃函淚而出。成玉山枕辭云。驟雨新霽。海天色和秋洗。屐聲替瀑。竿絲響電。樓上斜陽婀娜。愁倚楓初櫻老。眼中山畫不出。笑紅啼翠。憶江鄉雲樹南郊。舊吟邊問秋聲誰繼。招魂神社凌霄起。扇哀史。籠悲氣。繡槍插綠。殘旗卷。

白。酸淚都珠。韻語難綺。越宮薪胆未應忘。忍坐待劍花彫廢。且歸來訴與瑤琴。把愁腸共哀絃重理。一自九一八後。大肆侵掠。熱河行宮所藏。盡爲彼邦市上之戰利品。如詞人尙在。再過東京。更不知涕泗之何若也。嗟嗟。西人對於廣告。競尙畫幅。往往出於美術名家之手。海上所見之廣告畫。以吉士牌香煙爲最佳妙。友輩中頗多藏存之。以爲作畫之範本。偶過靜安寺路。西人所設之花肆。覺櫺牕中繁紅豔碧。一片芳菲。亦殊足使人停車駐足。以視我國之花。似乎色澤較勝。所不如者惟韻致耳。我國詞人頗多香艸之什。然所詠歎者不過春蘭秋菊。穠李夭桃而已。絕鮮以域外之卉木而爲資料者。有之以新建胡懺盒爲創例。如海仙花。略如水仙。花具五色。幽香清豔絕倫。洵名芳也。倚天香以賦。淺絳迎風。嫣紅展靨。麝塵玉杵。誰擣碧葉參差。弱枝顛裊。玉露斷煙迷曉。黃蜂紫燕。爭看煞飛瓊。嬌小廿四番風。數遍占盡一春芳候。環珮珊珊月下。度花陰暗香幽窈。一縷斷魂。幾許



舊愁縈繞。凌波步。裊。奈遠隔蓬山。夢難到。望極瀟湘。雲天浩渺。又月夜金合
歡盛開。感賦聲聲慢。云。黃金炫彩。瓔珞垂珠。霹靂浮動春宵。細葉籠煙。橫斜
幾茁倡條。蠻重暗沾襟袖。度花陰。新月如鉤。閒佇立。聽響沈。萬籟更漏迢迢。
人世滄桑易換。儘華年慘綠。輕付春潮。紅豆拋殘。寸心宛轉。紅蕉孤燈夜窗
無語。想茂陵病骨。能銷情緒。惡。便迷離夢也。無聊。又馥麗蕤花。產南非洲好
望角。移植園亭已久。姿態楚楚。花白略似晚香玉。芬馥襲人。瓶供一枝。香盈
滿室。名芳也。倚齊天樂賦之。冰姿素骨春嬌嬾。亭亭一枝凝霧。巧鑿籠煙。瓊
肌映月。妝點流光如許。離魂怨佇。黯好望風濤。暮天何處。斷夢依稀。滿腔幽
恨爲誰訴。茫茫海雲萬里。儘啼殘謝豹。歸思無據。鳳蝶翩翩。紅蕉宛轉。前度
心期重誤。箏琶漫語。算爛錦年華。幾番空負。落日西沉。瘴雲迷晚渚。用夏化
夷。具見詞人妙筆也。

程師瑤笙病日後。予一再訪謁之。蓋師居辛家花園。與敝寓武定路相距甚

近也。一昨與予談畫理。謂趙昌之寫生。徐熙之沒骨。雖云生香活色。然總不及真花卉之妍麗豔冶。厥故爲何。嘗加以一度之推究。試揭花瓣之薄膜。以擴大鏡窺之。則瓣上有無數之水泡。水泡具反射作用。此妍麗冶豔之所由來。丹青縑幅。不克以人力奪天工也。予因詢師曰。畫之狀物。有求其肖。有不求其肖者。當以何者爲是。師曰。不求其肖。以意爲之。在若卽若離之間。固屬高超拔俗。然揆諸畫之本旨。則自以肖者爲宜。但肖以不刻劃。不起惡感。斯爲上乘。既而談及人物。予又詢曰。人物俱爲古代衣着。舊時儀制。如今之西裝革履者。有入畫之資格否。師曰。宋元人所作人物。亦不過寫宋元時之衣服制式耳。今日視之以爲古。當時視之。固亦時樣裝束也。然則處今之世。觸目皆西裝革履。西裝革履亦猶宋元畫中之宋元衣服也。寫入丹青。有何不可。且畫之作古衣冠。其例開於有清。清以胡族入主中原。用胡變夏。肆行強迫。漢人敢怒而不敢言也。丹青家作畫。乃不忍崇胡服而遺棄漢制。遂相率



於畫中人物。不作時裝。於是相沿二三十年。成爲例習。而鑑賞者之眼光。亦爲之一變。非畫中人物。咸當作葛巾長裾也。予以師能道人所未道。歸而濡筆記之。

令人驟遇痛楚。輒呼阿嚏。實則阿嚏當作阿侑。曉讀書齋雜錄云。痛苦甚呼阿侑。讀若洧。卽左傳所謂燠休之轉聲也。

水晶簾下看梳頭。此福祇許檀郎獨享。但海上屋值奇昂。不得不偪處促居。鄰家女郎。截髮鬚髻。每晨必舉其雙彎藕臂。細加梳理。簾捲牖啓。輒獲恣意飽看。令人自作遐想。甚至蘭湯浴罷。玉體橫陳。有時亦得於意外領略之。若以之入詩。亦豔什也。

積角而爲圓。積分而爲角。市上交易。因洋價之關係。往往角數分數隨之而上下。然分之懸殊。在上海爲尤甚。按諸今日之洋價。每圓兌三千一百三十文。則每分當爲三十餘文。但電車票資。以分數計。每分輒爲十文。始終如一。

各雜貨鋪代售郵票。每分三十餘文。因無制錢可找。故每分收四十文。而鋪夥且有以次遞加。譬如購四分。收十六銅圓者。是一分居然爲四十文矣。一分之微。相差竟至銅圓三枚。洵堪詫異已。

米以糙者爲佳。蓋糠中含有惟他命甚多也。一經輾軋。便失却其滋養料。尤以滬上之機器米爲最無益。故有死米之號。我師石子先生曾見告以煮飯法。取生米之佳者。隔夜浸一宿。明日煮飯。水較充分。火力亦比煮死米宜多。則煮成後。軟棉棉可口矣。師布衣二十年。今則飯脫粟。因託人鐫有布衣脫粟四字印。丁仲祐醫師著改良食米說。登大聲周刊。師見之。乃作生米篇示予云。錫山丁夫子。矻矻醫學治。力破百世惑。至理發奇祕。勸食生米飯。死米當屏棄。生死覈其實。聞者勿沮議。古有餐脫粟。不藉杵臼器。真率以示儉。義不兼攝衛。謂脫粟生米。望文自見義。珠芽幸無傷。鄉農謂米之含芽爲米珠。粒粒含生氣。一經舂碓輾。如動物僵斃。是之謂死米。死物入口忌。吾人



生世間百年亦常事。減壽大原因。誤貪噉糈粹。死米供資養。不足乃疇哉。賤視圃畦蔬。肥膩反珍貴。膏粱種百病。滯腸而窒胃。世方崇科學。日新月又異。舍舊新是謀。斯爲出人智。苟知嗜欲節。務爲攝養計。日日飯生米。美蔬佐真味。行之果有恆。上壽必可冀。鯁生聞斯言。如拜千金賜。不敢以自私。願共分此惠。盍共嘗試之。百利無一弊。無爲如充耳。遺悔失交臂。

常州錢名山爲江南三大儒之一。學者宗仰焉。前清癸卯進士。新例新進士。須入進士館學習三年。先生入館見西洋教習。登壇宣講。羣進士筆記其語。以爲無恥。歸書其壁曰。生若入進士館。死不上先人塋。

況夔笙一代詞宗。已於數年前下世。聞性甚固執。一日有客柬邀赴宴。書況字爲况。況大不悅曰。并客姓而誤書。其不敬孰甚。此與朱彊村事絕相類。有致書誤彊字爲疆者。朱覆書譏之。有「有土斯有財。有財斯有用。但不知此土爲大土乎。抑小土乎。」等語。誤書者爲之大慚。

報載胡寄塵新喪一女。女且出於自戕。聞者哀之。君行品高潔。厥兄樸庵一度長民政。而君絕不求仕進。傭書鬻稿如故。士林多之。樸庵著有墨子解詁數十卷。在某書局付梓。詎意不戒於火。全稿焚去。其時朱瘦菊所著之歇浦潮說部。亦爲某書局所承印。幸於遭災前數日印竣送出。得未殃及。樸庵爲之怏怏。君乃戲謂乃兄曰。觀於歇浦潮之得免。愈可知天之距楊墨而護程朱。樸庵爲之失笑。

予於說部中愛花月痕。許息盦與予爲同好。曾於曩日某報上述及之。不料張慧劍極不滿意。於是書嘗謂閩人魏子安作花月痕惡札也。而詩家陳石遺賞之。爲子安之陔南山館詩話作序。聯論及於此書。頗着好語。蓋同里而忘其癡醜耳。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眼光固各有不同也。

蘭葉負龜。初薦祉。桐花集鳳。更來儀。此許景先之詩也。桐花鳳卽么鳳。至於蘭葉負龜。則龜之體小可知。惜未得見。



近來頗喜爲品花評果之文。實則予對於園藝毫無研究。不過藉此消遣而已。詎意外界不察。竟有以予爲學圃之樊須者。殊可笑也。頃吳中尤潤生君來函。謂其友孫麗生君植有瑞香花大小兩株。大者高過人頭。已垂五十餘年之久。小者亦達廿載。高約四尺許。往歲開花。皆在廢歷十二月間。去年則不然。含苞多時。直至紅杏時節始行怒放。芳香馥郁。氣勝幽蘭。及三月花謝。則較小之一株。忽結紅子一顆。色侔珊瑚。形似櫻實。異常可愛。今兩閱月矣。老葉萎敗。而此子猶留存枝頭。其友引以爲奇。遍詢於人。均莫知其蘊妙。尤君因以此見詢。但見聞寡陋。予尤爲甚。爰錄之於此。以轉質世之博物者。劉半農之死。海內人士咸認爲學術上之一大損失。固也。劉昔日頗喜爲短篇小說。予於春聲及小說大觀上屢誦之。如犇俠復仇記。看護婦。柳原學校。賣花女俠。一身六表之疑案。玉簪花。韓慮憶語。塾師等。無不以思想緻密。勝尤喜爲偵探家言。嘗與程小青君合譯多種。小青君與之甚相稔也。劉留法

時有一趣事。據述者云。劉喜靜。一日攜書至水溪濃綠叢中。以爲無人之處。此心可不旁鶩。正朗誦間。忽嚙嚙鶩聲起。劉訝察之。則數浪漫女子方裸浴。玉立淺波。一絲不掛。半農大窘而遁。攜書未及檢取也。數女子浴罷。於草坪間拾得其書。展視之。則校中印鑑以及個人簽名。悉列於卷端。乃於翌日按址送還。劉接受之餘。羞赧不可名狀。而艾艾期期。致其謝意。浪漫女子乃一笑而去。頻呼曰。呆鳥。呆鳥。猶言猷子也。朋輩聞之。莫不嗚噓。

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爲先。此前人勸世之語也。梁任公仿之云。萬惡懶爲首。百善勤爲先。亦不失爲嘉言。自陳獨秀一反爲萬惡孝爲首。百善淫爲先。於是邪說害人。甚於毒蛇猛獸矣。

濟羣之花好月圓人壽室中。懸有朱彊村老人書軸。勁適中姿媚躍出。殊名雋可喜。聞濟羣當時託友人求某名流書。而友人乃誤求於彊村者。彊村未幾下世。遂爲不可再得之遺墨。其價值勝於某名流萬萬。彊村與王西神先



生爲春音社友。疆村死。西神先生撰聯挽之。云。有大臣風。有儒者風。更有遺老高風。一闋鷓鴣天。小別人琴。絕響竟成中散曲。無貫介氣。無達官氣。并無名流習氣。千秋金石錄。拋殘縑素。叢書誰續上疆村。疊用三風字。三氣字。纒纒若貫珠。的是佳品。

予所撰小品。外埠報紙往往翻刊之。以充資料。然一經翻刊。署名輒被易去。不知者固莫辨其爲予所作也。而事有絕可笑者。某抄襲家竟據既經翻刊之予作品以爲己有。用以投寄。予覩之爲之大笑。蓋自有抄襲以來。未有若是之奇趣也。

學友蔣崇年喜蓄貓若犬。并著貓犬專書以品論之。并謂予曰。是種作品。雖屬無聊。然舉眼悠悠。詐譎百出。故與其月旦人物。毋甯品論貓犬之爲得也。予笑頷之。

摩登女子。以蔻丹染其指甲。纖纖紅潤。醉煞檀奴。已成一時風尚。近則並六

寸圓膚而亦點綴及之。於是鏤空革履。觸目皆是。蓋所以顯露其冶豔之趾甲也。指甲之修剪。月費若干金。今而加諸趾甲。所費又須若干金。摩登女子。供奉不易。於茲而益信矣。

或有研究女子之容態者。謂當坐時。我華女子之足尖。輒向上微蹠。西方美人則無不作下削之勢。相形之下。妍醜立判。予留意及之。果然。深願我華婦女界之愛好修飾者。有以矯正之也。

游泳必須御游泳衣。所以掩私遮羞也。聞歐美自提倡裸體運動後。游泳衣銷數爲之銳減。蓋已打破羞恥觀念。誠無所用其遮掩也。

予有一絕怪脾氣。盛夏時對於飲食。非冰結。卽沸煮。若半溫半涼。反覺有欠爽快。甯擯不進。

今夏婦女所御之薄紗旗衫。色澤有新麗可喜者。如衫之左袖爲竹根青色。及襟而青色漸淡。微夾黃色。旣而青色由淡而無。黃色自微而顯。及至右袖。



已純乎鵝黃。異常奪目。洵妖服也。若在內地。則新生活運動之下。必取締之矣。

某滑稽家謂古人造一「容」字。便活畫出一裸女子來。詢之則曰「」頭也。「」兩手臂也。「八」乳峯對峙也。「人」兩腿脛也。「口」桃源洞口也。顯豁如此。非裸女子而何。予笑頷之。

昔王冕當天大雪。赤脚上潛岳峯。四顧大呼曰。徧天地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徹。便欲仙去。溽暑困人。偶憶此一則故事。頓覺涼生肘腋。汗意自收。西瓜漿多。飲之堪清暑熱。或漉汁而以文火煎之。煎至七八分。攪糖細煉成膏。可以久藏不壞。隆冬沸水沖之。以之餉客。無有不詫爲異味者。

嘗讀宗臣報劉一丈書。覺其所敘之上下相孚情狀。淋漓盡致。醜態百出。雖三四百字。却抵得一部官場現形記。深以不知劉一丈爲何許人爲憾。頃閱飯牛翁小叢書。始悉爲鄂人劉苦墨。翁所記云。湖北劉心僧。晚年自署苦墨。

居士文武全材也。舞劍渾脫瀏亮。舉石獅如弄泥狗。少年挽八石弓。殺賊衛鄉里。平生足跡半天下。所見名山大川。一一皆寓諸詩畫。筆致清遠。無些子塵俗氣。兼精於篆刻。聽鼓吳門。不事權貴。宗臣報劉一丈書。苦墨卽一丈老翁也。

予於近賢中。最敬愛蘇曼殊其人。曼殊於詩文小說外。又工繪事。繪事不多作。予頗以未曾獲觀真蹟爲憾。頃陸士諤先生哲嗣清潔君。乃出其所藏一幀見示。展賞之餘。曷勝忻喜。畫爲三尺長之絹本立軸。水墨不着色。高逸如出宋元人手。柳堤一帶。作濛濛漠漠狀。板橋架之一。老者策蹇衛行於林坳間。而遠坡上矗立一浮圖。月色微籠。厥境幽絕。曼殊不署款。不鈐印。惟其至友江南劉三有識語云。十年前與曼殊同客秣陵。寫此蕭寥之景。後游西湖。鬚鬢遇之。甲寅八月。士諤見而激賞。卽以奉贈。劉三記於黃葉樓。所識亦雋雅。足與畫稱可寶也。



新畫家黃文農君與世長逝矣。其生前素有小東洋之號。予於筵間一再晤之。猶憶某次同席。客有談及四鯤者。君謂松江之鱸。啖之以時。最宜於冬。至前後座客微頷其首曰。松江猪羅（諧聲之鱸）確乎不錯。聞者爲之哄堂。蓋君松江產也。一二八之役。閘北鏖戰。烽火徹月不息。卽託庇租界之居戶。亦爲之惴惴不安。有主張遷地爲良者。有謂一動不如一靜。毋甯聽諸天命之自然。意見紛歧。莫衷一是。不得已相率決疑於土木之偶。而虹廟香煙爲之大盛。戚家諸女矚予陪至虹廟一問休咎。諸女膜拜默禱。予得隨喜其間。瞥見文農君亦在神龕明燈下從事寫生工作。因與之握手。知君寓居虹口。在日軍勢力範圍之中。等是有家歸未得。相與歎歎不置。不料此後迄未一晤。今則人天永隔。君之儀容。祇在予腦幕上留一影象而已。悲哉。

葉蒞漁已作古人矣。其遺作中之新讀曲歌。有冶歐亞於一爐之妙。歌云。愁難解。開門見白山。開鏡見紅海。懊儂歌。郎居喜望峯。妾居多惱河。儂心不能

稱。自去探北極。萬里見冰蠶。情絲又如織。蒲冠簇繪花。颺以鷺絲毛。臨水忽見影。蕩子心搖搖。贈儂鮫綃衣。低頭不欲着。持底拂歡情。爲渠太輕薄。新詩如此。值得一誦。

竹雞爲餚中雋品。實爲鶉屬。尾短。有櫻色斑紋。喜居竹林間。故名。頃閱搜采異聞錄。見載有捕竹雞法云。竹雞之性。遇其儔必鬥。取之者掃落葉爲城。置媒其中。而隱身於後。操網焉。激媒使之鳴。聞者隨聲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鬥。而網已起。無脫者。蓋目既閉。則不復見人。

我師石予先生喜文竹。謂文竹幽秀深碧。望之如新篁成林。疏密參差。風致自媚。乃盆景之佳者。惟栽之不得其法。則過於修長。易致欹斜。失美觀矣。欲其免此。不夜宜露。不露則不至過長。又不宜置之牆側。牆側迴風迫壓。則欹斜不正。又有一法。栽時以風鑪灰夾入泥土中。則清滋有致。且免過長之病。鑪灰無資養分故也。大約土七灰三。最爲適中。又宜用白釉瓦盆。或白磁盆。



取其與綠色相掩映耳。盆中或更配置小石。以成合景。案頭座右。養目所必需也。

「兩個來換一個。」此俗語也。然自有來歷。蓋三十年前其時尚流行制錢。制錢之劣者。銅質雜沙。且較尋常之錢爲小。曰沙殼子。乞兒沿門託鉢。店舖輒以沙殼子遣去之。乞兒積沙殼子多。則可向店舖易取尋常之錢。沙殼子百枚。例作五十文計。因此對於欲佔便宜者。曰「兩個來換一個。」戲謔之辭。不覺相傳至今耳。

與其赴霞飛路觀燈。毋甯到靜安寺踏月。蓋燈之熱不如月之冷。燈之鬧不如月之靜。燈之富麗不如月之高潔。嗜好殊俗。表同情者能有幾人。

靜安寺路畔。西人有取翁仲像爲其建建上之點綴者。我國愚夫婦乃奉以爲神。朔望且於茲燃香燭焉。於是煙痕燭淚。污遍像體。西人不之禁。匿笑而已。滬西兆豐公園。綠坡豐草間。巍然而立者。亦爲二翁仲。日前竟有愚夫婦

攜香燭往。正焚燒膜拜時。適被園中執事所見。以其有礙整潔而斥止之。愚夫婦乃悻悻去。洵怪現狀也。猶憶曩時予寓山海關路某里。里有一樹。枝葉扶疏。高及過街之樓。里中有潮州人家。月必若干次。就樹幹罅隙。插香焚燭。是竟以春榮冬枯與土壅水漑者。以爲神靈矣。其可笑更過於膜拜翁仲。蓋翁仲雖頑然無知。然尙具袍笏狀態也。

要人多病。尤以糖尿病爲最時髦。或云。糖尿病即消渴疾。漢司馬相如傳。常有消渴疾者是也。然則司馬相如若生今日。必具黨彥資格。不必賣賦長門。酤酒蜀市矣。一笑。

扶桑文化發達。書攤觸目皆是。大都屬於流動性質。蓋爲一特殊之小車。幕布覆之。以避雨露。攤上書冊。價極低廉。任人披檢。且備有紙袋餅乾。可以且啖且閱。其嘉惠貧窶之士。可謂無微不至。且歐美各邦出版一名著。不一月而日文譯本已出現於坊間攤上。故不諳英法俄德文者。祇須借重日文。便



可間接以讀英法俄德之名家新著。卽我國小說家譯西洋說部。由日文轉輾而來者比比也。

冷月游蜀。挾得蜀中文石歸。蓄諸於盥。與雨花台五色石相彷彿。絕奇妙者。別有一種黑石。石上有筱簍交錯之狀。節之勁直。枝葉之紛披。無不明白如畫。一昨赴其家宴。乃得觀之。扶桑人作畫。其所裝裱之綾。往往出於定織。蓋綾紋中暗藏作家之名也。冷月善於摹仿。以冷月二字織爲圖案。自遠視之。朵朵似三秋之菊。雅致異常。且冷月姓陶。菊固陶家之花。尤爲切合。求諸國中畫家。尙屬罕觀也。

扶桑人於飲食殊儉薄。且以日間男女出外服務。不暇烹飪也。作饌煮蔬。輒在晚間爲之。因而小菜場之晚市勝於朝市。且晚市物價廉。朝市物價昂。朝市主顧。大都皆富厚之家。稍昂固無妨也。

金魚雋物也。我友中頗多蓄之成癖者。如吳子吉人。周子瘦鷗。皆是。近聞朱

大可詞人亦以綠盞朱鱗寄其逸興。且有數種絕名貴者。未知已寵以佳什否。

談卉木之書。有羣芳譜。花草粹編。花鏡等。據園藝家黃岳淵言。惟花鏡可奉爲圭臬。蓋著者西湖花隱所述均從經驗閱歷中來。與其他徒以考證詳博爲能事者迥不相侔也。

夏日飲食。以家饌一二事爲宜。蓋家饌較爲清潔也。若於應酬場中。不得不進館肴。則須擇煮沸炒熟者始得下箸。嚴子獨鶴提創廢止冷盆。良有以也。三笑世皆知爲一種彈詞。演述唐寅與秋香一段姻緣者。實則三笑之說。早已見於廬山記。記云。惠遠居廬山東林寺。送客不過溪。一日與陶淵明道士陸靜修共話。不覺踰之。虎驟鳴。三人大笑而別。後建三笑亭。

今人以事之爽。美快適者。輒以并剪哀梨同喻之。并州地名。杜甫詩有焉。得并州快剪刀。姑不具論。哀梨却有兩說。一世說云。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



曰。君得哀家梨。頗復蒸食否。注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一東山草堂集云。哀梨出河南尉氏縣袁家。其大如橙。味美香。不可名狀。哀字乃袁字之變。蓋昔人慮上官誅求之累。故誤其名以遁跡也。尉氏人又號曰藏梨。以其種甚稀。而覓之最艱也。二說未知孰是。

梅子留酸濺齒牙。芭蕉分綠上牕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此楊萬里之詩也。讀之別有一種閒情逸致。的是佳什。或以梅子留酸。芭蕉分綠。已是長夏風景。安然復有柳花可捉。認爲詩人失檢者。則未免失諸拘泥。嶺南人喜啖蛇。有三蛇尤爲名貴之品。不知彼東夷木屐兒亦有啖蛇之習。其永良部島所產之蛇。稱之曰永良部鰻。視爲佳味。實則此蛇婆也。體長。下半部及尾皆側扁。便於左右激水而游泳。頭部及眼皆小。口有毒牙。惟毒不甚烈。鱗呈六角形。相並列。背面青綠。腹面黃。有白色與黑色環紋。交互排列。常棲於海中海濱潮汐地亦見之。捕小魚時。先毒殺而後吞食。古航海家所



見之大海蛇。殆卽此物也。

近來書賈。往往翻印一種無版權之書籍。如兩般秋雨庵隨筆。老殘遊記。花月痕。兒女英雄傳。秋水軒尺牘。閱微草堂筆記。聊齋志異等。成本既輕。售價乃極低廉。於是市衢階沿上。陳列是項書冊。殆滿。雖未免貽斯文掃地之譏。然嘉惠平民。普及文化。亦不得謂之無功。惜乎亥豕魯魚。訛字百出。爲一絕大缺點。深願校勘者加之意也。則庶乎其可矣。

到游泳池去。爲暑日摩登男女之唯一口號。清水一泓。軀體半裸。狎波作浪。其樂無涯。蓋國人慕效歐俗。相習而成風氣者也。偶見拾遺記載云。一靈帝初平三年。起裸游館千間。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宮人靚妝。解上衣。着內服。共裸浴。一觀此可知游泳池之制。我國古時已有之。惟爲宮闈之樂。不若今之平民化耳。

摩登女子。頰塗臙脂。不貴穠紅。而以黃色者是尙。實則此風唐時已開其端。



李商隱詩。何處拂胸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蜂黃。雖有塗頰塗額之不同。然尙黃色則一也。

仙人掌。厥幹扁闊。累累有刺。爲盆盎中物。然從未見花。日前遊真茹黃氏園。竟得目覩仙人掌。舒豔色殷紅。朵大如蓋。蕊鬚綦長。隨風飄拂。瓣上着有斑文點點。尤錯落有致。爲之玩賞者久之。

今夏摩登婦女。盛行嫩黃色之旗衫。曼步園林間。別饒丰韻。若以古人隱謎黃絹幼婦四字稱之。最爲允當。或謂班禪卓錫海上。服御點綴。所尙惟黃。摩登婦女。不覺染有班禪化。說亦雋趣。

婦女愛美。雅近書畫。日前參觀某書畫會。所見婦女作品。頗有愜予意者。如陳小翠之仕女。凡十餘幅。筆墨之輕逸澹雅。有曉樓遺韻。竹趣圖。着一女子背面。瀟湘擁髻。丰致娟然。尤爲動人。陸小曼作品。俱爲山水。重巒疊嶂。工緻絕倫。其師賀天健稱之爲能仿古人。而其中仍有陸小曼在。洵屬難能可貴。

我友李博亭夫人丁筠碧女士之荷花立軸。設色之妙。已臻化境。而翠蓋似含有露潤之意。鮮嫩可掬。倘濂溪翁見之。不知其欣喜何若也。

跑冰之戲。都市中人常喜爲之。然不過用絕光滑之地板爲之。非真冰也。聞客談日本確有以科學方法製成極大平面之冰塊。供人戲跑者。尤以夏日爲最受人歡迎。蓋身入其中。汗收體適。幾忘炎暑之威。驕陽之酷也。

滬市動物院之熊。以出柙聞。熊性悍暴。茲則絕未傷及人畜。洵屬幸事。我友玉齋爲述櫻島日比野公園之熊。謂是熊毛色純白。爲寒帶之產物。寒帶終歲冰雪。皚然爲銀裝世界。熊以毛白故。得棲止冰雪。而使人不見。蓋亦保護色也。然櫻島氣候煦和。與寒帶懸殊。熊生存於寒地。反不適宜於溫區。因而熊柙之四圍。貯以冰塊。暑日更累之爲丘。數十丈外。寒氣凜凜然。雖趙盾之威有所不及也。每逢夏令。游日比野公園者。綦衆。相率趨集熊柙之畔。非好奇欲一睹悍獸之狃狃。乃所以藉寒氣以取快一時耳。



藁荳湯爲暑日家庭飲品。然尋常煮法。輒以藁荳燒熟。傾去其汁。別以薄荷水代之。所以免其厚膩也。不知藁荳之益人。取其性涼驅暑。煮之而去其汁。則不啻棄精華而留渣滓。烏乎可。

摩登女子。以高乳爲美。於是影星之抱斯缺憾者。相率飾僞以彌補之。如阮玲玉談瑛皆是。頃遇葉娟娟於西藏路畔。則雙峯起伏。亦今昔異致。流行性之速有如此。殊可驚也。

斑馬產於美非兩洲之東南部。色白或淡黃。有環狀並行之黑色或紅糝色條紋。觀電影獸片。輒見林垆曠野間。數十成羣。斐亶可愛。卽前次海京伯馬戲班來申。亦雜有斑馬若干匹。獻藝殊靈捷也。不知此獸昔人筆記中早已述及。謂福祿亦名福俚。狀如騾。其文白黑相間。勻瑩可觀。當卽今斑馬之類。明宣德間。編修許彬進麒麟獅子福祿玄虎四祥詩。偶至友人家。見案頭供盆花一。高祇數寸。而枝葉扶疏。白花點點。頗有逸致。

詢之則六月雪也。予曰：六月雪三字抑何雋妙。乃爾友曰：是花喜清陰。最畏日炙。故山深箬密間。往往有之。奉間可以分種。灌以茶汁。毋需肥壅也。無花果曝乾啖之。其味一如柿餅。且能愈痔疾。異常有益。西瓜以表皮有蟲嚙斑疵者甜。試之果然。

我友馬君萬里。以開元遺事。有明皇賜虢國夫人紅水仙十二盆故事。乃調弄麝脂。繪紅水仙十有二幀。因顏其齋曰：十二紅水仙花室。的是雅人深致。孫玉聲先生著有暑天之四種古物一文。曰：竹夫人、竹衫、接衫、鷓扇。蓋皆落伍之品也。予因憶尙有拉風一事。亦爲今所罕見之物。拉風大都用竹布。摺疊爲之。中有長方形之木框。布被其上。精緻者且加以繪畫。綴以綵絨。繫索拉之。自然扇動生風。有藉一人之力。同拉三四具者。妝閣中之拉風。更往往備有長索。則執役之男傭。可以隔室或竟在庭心中拉之。婦女雖袒裼裸裎。無所顧忌也。一自電風扇盛行。拉風歸諸淘汰之列。然近來各大戲院。皆有



冷氣管之設備。將來如冷氣管而普遍者。則數十年後。電風扇亦當如拉風之爲古物矣。

玉峯張景雲詩才絕豔。嘗有句云。玉欄小倚。囁鸚鵡。金屋偷開。摘海棠。爲一時所傳誦。景雲館南通張四先生家。既客死。張四先生爲之狼山營壙。題曰詩人張景雲先生之墓。

偶至愚園路。見人家籬落間。桃花零落殆盡。不覺憶及某詩人句。美人消息問桃花。春事闌珊。花魂早斷。美人消息。其從何處問訊耶。爲之悵然者久之。蠹魚爲書之大劫。我輩書淫無不患之。我友吟水君謂以香樟木製櫥貯之。可免此厄。香樟木質含香氣。爲神佛雕像所必需。

頃過某裝池。見有金冬心所畫梅花。名流題識。徧於縑幅。而冬心語尤絕雋豔。「玉樓人口脂與畫眉螺黛。寫此小幅。覺春光撩亂在几案間。老子興復不淺也。」惟縑幅已黝舊。口脂之紅。不復可辨。爲可惜耳。

袁寒雲下世時爲四十二歲。或謂其生前簽名雲字作草書。彷彿合「四」二字而成。預兆不祥。宜其祇四十二歲而遽赴玉樓之召也。寒雲之死。距今已數年。遺稿散佚。尙未付梓。聞猶有日記二冊。在張學良將軍處。將軍恐失之戎馬間。乃交某銀行保管庫妥爲庋藏。故雖經九一八之變。而日記未付劫灰。亦云幸矣。

飯牛翁善作雋語。嘗曰。明月亦天文中一行星耳。何以能令人情思滿懷。若此人之愛月。必以團圓。余則最愛十四夜月光。已皎潔。雖不十分圓滿。明日尙可盤桓一宵。若十五夜月。雖圓滿無缺。然缺之機已伏於圓滿時矣。謹告。普天下有情人。在在皆當作月觀。予爲之首肯。

戲劇以平劇。崑劇爲最受普遍之歡迎。其他各地之戲。則祇供各地人士之觀賞耳。海上有紹興戲班。請某名人寫題四字。某名人揮筆立就「越看越好」。用現成俗語。寓譏於讚。妙絕。



予多愁善感。一年之過程中。最怕春盡江南。薰風微拂。殘紅滿地。狼藉堪憐。一日之過程中。最怕將暮未暮。其時燈火未上。室牖漸昏。雖家人對坐。然默默絕無一言。耳際惟聞歸鴉噪樹。眼中祇見縷縷炊煙。一派寂寞慘淡景象。彷彿此心欲死。此身欲滅。實有難於排遣之概。

我國古時防女子淫濫。有守宮砂一事。法以器養蜥蜴。食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治擣萬杵。點女子肢體。終年不滅。惟房室事則痕跡消褪。昔元順帝寵妃程夫人。春夜登翠鸞樓。倚闌弄玉龍之笛。吹一詞云。蘭徑香銷玉輦蹤。梨花不忍負春風。綠窗深鎖無人見。自碾朱砂養守宮。西方人士事事重物質。乃創製貞潔帶。丈夫外出。乃以是帶繫諸其婦腰間。巴黎古路尼博物院中。曾有貞潔帶之陳列。有觀之者曰。是帶爲橡皮所製。厥狀似環。環之前端多一贅物。物有狹長隙裂。適當女陰。以便溲溺。其下爲一小鎖。鑰以啓合。蓋一經御帶。不能再事慾樂矣。

清道人得黃龍博硯。因顏其齋曰黃龍。人以道人有復辟意譏刺之。道人遂毀其匾額。卽寫聯亦不鈐用黃龍印章。是亦墨林佚聞也。

節序忽忽。春已入暮。而梨花寒食。已過多朝。猶憶辛亥之春。廉南湖孫寒厓諸子。在京師小萬柳堂作寒食。吳綬卿烈士及江南老畫師吳觀岱與焉。酒酣耳熱。烈士錄其東省籌邊諸作。凡若干紙。吳觀岱亦興至揮毫。繪西城寒食圖。萬柳夫人題墨林星鳳四字。一時傳爲佳話。今者烈士既早捐軀。南湖觀岱亦先後下世。萬柳夫人又於月前長逝。從此年年寒食。徒爲我儕操觚。作應景文者。添一資料。不禁愴感系之。

葉楚傖今顯赫爲黨國要人。然曩時亦以小說稱雄於詞林。然極傾佩梅縣李煑夢其人。嘗有句云。說部我輸李煑夢。小戎離黍出詼諧。煑夢一署小白。著作散見滬汕各刊物。奈才人不壽。歿世有年。今恐已無人能道其梗概矣。尋常村店。一經名士品題。自然聲價十倍。我蘇木瀆之石家飯店。于右任曾



蒞止以快朶頤。詠以詩云。老桂花開天下香。看花走遍太湖旁。歸舟木瀆猶堪記。多謝石家鮑肺湯。此詩傳誦。石家飯店生涯爲之大盛。其效力直勝於廣告萬萬。而事又有相偶者。番禺潘蘭史游南翔至大寺前飲吳家館。亦有一詩云。豚栅雞埭短竹籬。村花隨地點胭脂。一簾斜認吳家館。正是行人覓醉時。予日前至南翔掃墓。在吳家館進餐。嘉賓畢集。座滿樽盈。蓋大都海上嬉春之侶。慕名而來者。盛況如此。洵不易也。

故書畫家翁綬祺氏游扶桑歸。人問其扶桑風物如何。氏答曰。可以三語盡之。卽花無香。果無味。女無廉恥。聞者爲之莞爾。

予健忘。有所期約。往往莫之能憶。荆人曰。有一法可以補救。卽某日應爲之事。可預書於某日之日歷上。撕至某日。自然觸目提醒。予爲之首肯。海內不乏健忘同志。大可仿行之。

枯坐空山讀桃花扇。此傳紅薇舊事也。紅薇死。世已無此雅人。

喻女子手指曰春葱。白居易詩。十指剝春葱。又曰春筍。十香詞。纖纖春筍香。此盡人皆知矣。而劉禹錫有句云。柳家新樣元和脚。且盡薑芽斂手徒。手指亦稱薑芽。則殊僻冷。

通都大邑。往往多療毒醫院。輓近淫風之盛。可見一斑。按梅毒由來甚古。唐書南蠻傳。訶陵國有毒女。與接輒苦瘡。所謂毒女者。染花柳病之女子也。

五月披裘。爲嚴子陵故事。史冊傳爲美談。或有反謂是舉足爲清德之累者。曰。子陵所以如是者。欲使人見而異之也。見而異。乃上言。其願遂矣。說亦有理。又高士傳載有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然則被裘公。尙在子陵之先。子陵不過師其故智耳。然一負薪一垂釣。可謂無獨有偶。

著三國演義之羅貫中。專略無可考。或謂廬陵人。或謂武林人。亦無從斷定。



僅知其生於元末明初。名本。而筆叢云。是耐庵門人。然耐庵之水滸。似出於三國演義之後。觀其所寫大刀關勝。處處摹仿三國演義所寫之關雲長。可知。而水滸傳七十回之後。金聖歎斷爲羅貫中所續。且水滸傳別本有英雄傳者。竟署羅貫中著。於是予疑水滸傳或亦完全出於羅之手筆。羅爲耐庵門人之說。不攻自破矣。又評三國演義之茂苑毛宗崗。其人更難究考。世多博學。深願有以見告也。

俗諺往往有與古人相合者。如約人外出。不命一錢云。出去酒（諧走）點心麵（諧免）吃飯。我（諧餓）人驟聽之。無不樂從。豈知其大上厥當哉。東坡款客云。飯也。毛菜也。毛蘿蔔也。毛註毛卽無也。同饒諧趣。

文人往往作圖寄意。有絕蘊藉可喜者。如王西神之十年說夢圖。西神樵唱圖。四嬋娟室填詞圖。柳亞子分湖舊隱圖。王大覺鏡裏桃花圖。高天梅花前說劍圖。姚石子浮梅檻檢詩圖。胡石予近游圖。龐槩子玉琤琤館填詞圖。高

吹萬寒隱圖。宋癡萍菊隱圖。徐仲可湘樓聽雨圖。周瘦鵬願天速變作女兒圖。陳去病徵獻論詞圖。葉楚儉分湖弔夢圖。范烟橋鴟夷釀詩圖。余十眉瓜山億夢圖。周芷畦水村第五圖。顧悼秋悼秋盒圖。蔡哲夫衝雪訪碑圖。吳癯庵藕船憶曲圖。潘蘭史海山聽琴圖。王无牛驪尊餞別圖。傅屯艮紅薇感舊圖。或出諸丹青。或成於照影。要皆閒情逸致。非庸俗子所得夢想也。

大漠詩人以僧鞋菊書帶艸。比喻拙著逸梅小品一書。絕雋妙。按僧鞋菊一名鸚哥菊。春初發苗。高二三尺。九月開碧花色。如鸚哥狀。若僧鞋。由此得名。書帶草。葉似菖蒲而較長。植諸庭砌。鮮潤湛綠。耐人靜玩。出山東淄川鄭康成讀書處。今遍見於江浙矣。

予曩記有江南三大儒一文。常州錢名山先生。江南三大儒之一也。予慕之。而以未得其寸縑尺幅爲憾。頃蒙鄧春澍君代丐三尺楹聯一拜領之餘。如獲瓊寶。稍暇當付裝池以光蓬壁也。聯爲七言云。博學不爲犬吠雪。守身莫



作魚浮陽。

伊藤博文有言曰。醉枕美人膝。醒握天下權。其語豪雋可喜。

鶴兒孱弱。時有小病。周子梵生一昨惠書。囑予熟讀柳宗元郭橐駝傳。謂撫育小孩之道。盡在於此。是說新雋。且殊有理。因錄之。

松江之四鰓鱸。爲名貴之品。實則玉峯蓬閬鄉河塘中。亦有是物。四鰓微頰。一似松江所產。以是魚善捕蝦。故鄉人稱之爲蝦虎。石予師談。

小說以四六偶語出之。世咸知清陳蘊齋之燕山外史爲創格。是書以明馮夢楨所撰竇生傳爲藍本。加以敷衍。演爲三萬一千餘言。確爲難能可貴。聞革命詩人陳去病先生甚喜是作。某歲在日本某圖書館發見「游仙窟」一書。書爲唐武后時張鷟所撰。我國早已失傳。爲駢儷小說之始祖。始知燕山外史非創格也。先生費若干時日親筆錄之。成一副本攜諸歸國。謀付剞劂而未果。先生既死。游仙窟不知存在與否。殊可念也。

石蠟紅爲夷葩之一色。絕穠艷。爲四時常見之品。實則當爲石叻紅。產於石叻埠而得名。石叻埠卽新嘉坡也。

故鄒瘦鶴詞人有言。春海棠令人媚。秋海棠令人怨。牡丹令人麗。菊令人淡。蓮令人靜。蕉令人涼。竹令人逸。松令人古。如此雋語。不可多得。

海上市招有絕謙抑者。如崇樓華廈之大旅館。往往僅稱之爲飯店。或酒店。亦有極夸大者。如規模殊小之雜貨舖。反以百貨公司自號。斯亦奇矣。

航空券自發行以來。已屆八期開獎矣。予每期購一條。或以作何希望見詢者。予曰。但望獲獎後。可以菜飯飽。布衣暖。不再事此三四金千字之賣文生活。固無其他非分想也。

飲茶宜於窗明几靜。宜有妙鬟斟侍。宜與名士吟詩。宜柳榭迎風。宜宴罷。宜午睡起。宜竹林中。宜談禪理。宜一二素心人相敘。宜古瓷壺盞。宜靜挹蘭芬。宜觀芙蕖浴露。宜於山寺。宜讀前人筆劄。宜於夜深家人皆睡。僮奴亦抱頭。



打盹靜悄悄。一無聲息時。

或謂某盲人喜藏稗史。卷帙在手。輒能以嗅覺辨之。若者爲三國志。若者爲紅樓夢。謂三國志有刀兵氣。紅樓夢饒脂粉香。的是佳話。

詞章小品。王西神先生堪推獨步。予殊佩羨之。聞先生多女。命名絕豔韻可喜。如曰俠紅。彈綠。葆素。梯青。飲藍。蓋詞章家無所不用其詞。章色采也。

點綴春光。桃與柳爲最佔重要位置。張船山有句云。百分桃花千分柳。冶紅妖翠盡江南。綺麗風華。耐人玩味。若庸手爲之。便爲春光明媚。桃紅柳綠等句。濫俗不堪一誦矣。

廣告中往往有奇趣耐人尋味者。日前申報刊尋人廣告一則。標題芙姊姊回來吧。其下爲四言句。姊姊出走。闔家驚惶。伯母病倒。德哥癡狂。甥兒悲啼。弟弟心傷。速示地址。容弟來訪。弟梵啓。同事徐君行素閱之。笑謂予曰。在驚惶病倒癡狂悲啼心傷之下。撰爲韻語。抑何好整以暇乃爾。然則廣告云云。

其與事實不符可知。予爲之失笑。

自張洽兒易方朔以鄭元和教歌。哄動社會。於是踵起者變本加厲爲之。有四教歌十教歌二十教歌。觸目皆垢面乞食者流。妙趣橫生。醜態百出。雖婦孺莫不知鄭元和其人。予偶閱堅瓠集。見述及鄭元和行乞圖。元趙仲穆文敏公之子。善書畫。曾見其所畫鄭元和行乞圖。首戴方巾。而以破絹裹其外。右手執簡板。左持一籃。一罐碎於地。雖衣衫藍縷。而人物丰姿。正自飄逸不羣。上有詩云。鄭子曾誇蓋世才。風塵一墮甚張乖。歌殘世上蓮花落。誤却天邊桂子屏。霜雪有情飄瓦罐。雨雲無夢到陽臺。試看身上千千結。盡是恩情博得來。

客自漢皋來。舟過九江。有兜售偶像者。像以瓷製。客購買若干事。攜滬分貽友人。予亦獲其一枚。像具匣。劍帷燈之妙。蓋其外表爲一佛手。色微黃。着一碧葉。宛然似真。摻摻佛指間。可以開闔。中實二倮蟲。蟲異性相感。合勾腰挽。



頸。參悶密大喜樂禪。而神情之蕩冶。骨肉之調勻。其技巧勝於胡桃殼中之搏泥。瑱粉者多多。亦有外表爲柿爲榴者。渥丹華實。活色生香。置諸案頭。可爲清供。誰知其內容之備極醜怪者。但千型一式。無甚變化。爲缺憾耳。予所獲之一枚。已轉贈蝨篋主人。

某報載有餘姚人之典妻契。予讀而訝之。陸君士諤曰。此不足奇。尙有永嘉人之換巢鸞鳳。更極倫常之大變。盡荒唐之能事。迺爲予述之。有兄弟四人家。伯鰥而季婦寡。於是互相配合。兩得其所之法。然伯之年事與季婦相差甚遠。未免有非耦之歎。補救之道。遂依序而更動之。卽仲之婦嫁伯。仲婦叔之婦。而季婦以事叔。典禮殊隆重。必施宴設席。以款親族之長。并立據畫押。蓋關於日後衣食性慾方面。各無異言。不得爭執也。陸君之表兄某某。出宰永嘉邑。下車伊始。有弟兄興訟呈據於堂上者。某某大怒。以爲有乖倫常。大傷風化。欲重懲之。後經幕僚說明。永嘉俗尙如此。懲不勝懲。不如其已。

始罷。此爲清末事。聞鼎革以來。斯風猶未衰歇云。

某武人息影春江。頗耽聲色。近來足跡常在虹口鴨綠路一帶。狎暱櫻花娘。有譏其忘仇失職者。或曰。此亦抵抗暴日之一種辦法。未可原非也。聞者爲之莞爾。

故傅紅薇有言。一但得二三好友。信口開河。飯賬酒錢。不謀自給。便可了了。彼所謂擔天下。做世界。正民善俗。誠非我任。自有能者爲之。何苦如此。一達者之言。先獲我心。奈所望雖不奢。其亦難於如願何。

嘗見某君集碧山詞爲聯。贈馬萬里畫師云。一窗明月碎。半剪冰牋。與商花譜。涼生江滿。臥浮煙艇。起坐詩禪。一句頗雋雅。可誦。而萬里詩書畫三絕之才。亦足與聯稱。

一昨偶於友人處。見十髮居士畫蘭使面。疏疏幾葉。著花三剪。清遠幽逸。不可名狀。鈐一印曰。美人長壽。盦彌復可喜。按居士爲甯鄉故程子大先生。刊



有美人長壽。盦詞集。嘗謂花好月圓人壽。固爲世俗之絕妙祝詞。然人壽當
崇美人長壽而言。若太通泛。則庸俗儉夫。俱登耄耋。尙成何說。居士風懷。於
此可見。聞遺著甚夥。已刊者美人長壽。盦詞集外。有定巢詞集。三程詞鈔。鹿
川詩文集。楚望閣詩集。未付梓者。如鹿川語。漢江書畫舫。皆是一任湮沒。甚
可惜也。

吳諺以外行人爲洋盤。不知亦有來歷。梨園佳話云。咸同之際。京師專重徽
班。而其人亦兼擅崑曲。故徽班中專門名詞。雜以吳語。如呼減短速。唱曰馬
前。呼紈袴學。唱曰洋盤之類。

稱男子下體曰燭營。殊僻。見淮南子精神訓云。子求脊管高於頂。燭營指天。
高誘注。脊管下竅也。燭陰華營其竅也。燭營讀曰括撮。

黨國要人戴季陶氏。近來崇儒學佛。欲以挽回世風。用心如此。固亦未可厚
非也。頃過裝池。見氏書一八言聯句云。一發慈悲心。證菩提果。行仁義事。讀



聖賢書」

徐君步蠡嘗集宋詞。倩飯牛翁書爲長聯云。一記十里湖山。草色拖裙無限。碧。撼一聲玉笛。花光上鬢。有情紅。一天衣無縫。對仗尤絕。工整。加諸書法秀逸。相得益彰。洵屬藝苑雋品。

卉木中若梅。若碧桃。若海棠。花奴往往矯揉造作。以爲盆玩。於是梅也。碧桃也。海棠也。俱蒙病矣。龔定庵闢病梅館以療梅。有病梅館記一文。聞金山姚石子得碧桃之病者若干株。毀盆解縛。植諸其松韻草堂之後庭。撰病桃記。傳誦於世。梅若桃何幸而遇龔姚二子。仁心雅道。我殊景羨也。

昔謝希孟鴛鴦樓記。嘲陸象山曰。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婦人婦人。真不知幾生修得。無怪社友周子瘦鷗。有速變作女兒之願也。

今人呼傳書之郵役曰綠衣郎。實則綠衣郎乃蘭之佳名也。趙時庚蘭譜云。



竈山有十五萼。每生並蒂。花幹最碧。葉綠而瘦。俗呼爲綠衣郎。

倪君高風續鸞之喜。謂禮物非所喜。願得岷山胡師石予紅梅一幀以爲點綴。予因寄素楮以乞畫。頃蒙頒錫。展之則筆底造化。滿紙皆春。并題有詩云。殘雪將消猶復霜。清寒還逼舊茅堂。紅梅一樹初融日。薄暈臙脂待曉妝。昨夜江村宿雨滋。懼僊添得好風姿。盈盈紅淚還承睫。絕似楊妃別母時。

王湘綺老人閱報。嘗語人云。彼自認真。我作兒戲。語妙可入世說。坊間流行之唐詩三百首。爲蘅塘退士所編。蘅塘退士不知爲何許人。徧檢各書。亦無從徵考。頃閱牧牛庵筆記。始知蘅塘退士者。著花月痕說部之魏子安也。子安爲人書扇。嘗鈐用蘅塘退士印章。

柳如是一代美人。稗史競載。頃見牧牛庵筆記云。柳如是本姓楊。吳江盛澤農家女。產於紅梨渡口。不知有所據否。又檢得故詞人龐檠子有寒食思故鄉風景一絕云。一柳條垂綠草初齊。寒食湖旁酒價低。誰更搖鞭入山去。靡

蕪墳上聽鶻啼。一註云：吾鄉西山有蘼蕪君墓。卽葬柳如是處也。柳如是之生地死域。於無意中獲知之。因併錄以入散記。

葉小鸞銘眉子硯。句有開奩一硯櫻桃雨。七字絕豔。自當籠以碧紗。

友有貽予葡萄酒者。遂日酌之以澆塊壘。按葡萄酒以葡萄汁釀成。凡數種。不去皮者色赤。爲赤葡萄酒。能除腸中障害。去皮者色白微黃。爲白葡萄酒。能助腸之運動。別有一種葡萄酒。產西班牙。糖分極多。其酒無色透明。謂之甜葡萄酒。最宜病人。能令精神速復。中國唐時已有葡萄酒。來自西域。唐破高昌。收馬乳蒲萄於苑中種之。並得其酒法。始傳入中國。見唐書。聞革命烈士周實丹有葡萄酒癖。每飲非此不歡。烈士旣殉國。周人菊哭以詩曰：斗酒葡萄香。塔兒月影高。塔兒里名烈士埋骨處也。

客有談異俗者。謂蘭市俗例。於廢歷六月六日。爲婦女曬腿節。傾城婦女。悉數郊遊曬腿。謂可免除疫癘。海上婦女。以開風氣之先。自命赤裸玉腿游行。



通衢。方以爲摩登時髦。不知內地婦女。固早有裸腿曬日之舉。所謂開風氣者。實則步人後塵耳。

夏日爲蟲世界。跂行蠕動。觸處皆是。故食物最忌露置。不加封蓋。防蟲類之爬行。留有餘毒也。近著作歌舞家黎錦暉君。一日忽於飲料中發現蜈蚣脚。從此腹痛而彭亨。若五石瓠。乃大懼。延醫診治。醫云須食蒜。或有勸其食雞肫者。謂雞能制蜈蚣。且胃有沙囊。消化去毒。卽方書之所謂雞內金也。按古本有以雞制蜈蚣法。但用雞子白。不用雞肫。法載說聽。說聽爲明人陸粲著。有一則云。『張冲虛者。吳人善醫。多奇效。有道人就竈炊火。一蜈蚣伏火筒中。誤吸入腹。痛不可忍。延張治之。張命碎生雞子數枚。取其白。傾盃中。令服之。良久。問曰。痛少定未。曰。似定矣。索生油與嚥下。須臾大吐。則鷄子與蜈蚣纏束而下。蓋二物氣類相制。入腹則合而爲一也。人服其得醫意云。』未知黎君近日病狀何若。盍試服之。或有也效。

石達開天才卓犖。尤擅韻語。聞某君曾以石之遺作。與革命先烈吳祿貞之詩什。合刊一集。惜予未得寓目。引爲憾事。猶憶某書局曩有石達開日記之梓行。以小說體裁。演寫其帷幄決勝戎馬關山事。筆墨雋潔。不易多觀。讀者方擊節歎賞。詎知其受欺而出於贗鼎哉。是書實爲故名宿許指嚴氏手筆。指嚴生前。負四馬路酒肆債。而端午節近。欲償無從。乃奮力於數日夜寫成此書。得潤資二百金以付酒值。始得過節。此指嚴親爲予道者。亦稗苑秘訊也。

東坡詩中。園中草木春無數。惟有黃楊厄閏年。蓋黃楊每歲止長一寸。至閏年反縮一寸。絕鮮巨幹大枝也。予曩居吳中袁氏家。黃楊一樹。高過屋檐。殊森聳可愛。據云爲明時物。更屬難觀。

賽金花與洪鈞一段豔史。凡讀孽海花者類能道之。洪鈞於科舉時代。大魁天下。故吳人稱之爲洪狀元而不名。一昨子訪崇年君於海防路秦宅。見書



室中懸有扇屏。一金面團扇。爲洪鈞手書。蒼勁中姿媚躍出。不同尋常館閣體。不覺欣賞者久之。

海棠有色無香。古今引爲憾事。然亦有香者。况夔笙詞人曾於蜀中見之。遂以香海棠名其館。昐是佳話。

國人寄信。郵票往往黏貼顛倒。不加注意。西人則絕尠亂黏倒貼者。於此可見國民性之一斑。

吳人呼女郎爲小娘唔。殊不典雅。頃見蘇州某報。孟遠君以小娘唔三字諧聲爲小銀魚。有盈盈十五小銀魚之句。新穎可喜。爰記之於此。

采芳擷豔錄

昔人論美人。形而上者爲玉貌。形而下者爲蓮趺。今人論美人。形而前者爲高乳。形而後者爲肥臀。

嬌羞亦美人媚態之一。樊雲門詩。終是女兒嬌怯態。縱無人看也低頭。又未肯逕呼郎小字。頰頰低喚一聲他。情致若揭。然與今之摩登女子談。却不知嬌羞作何解。

飭物宜從簡。一二寶鑽已足點綴。若纍纍贅贅。反失美人雅致。

美人之明豔照人。勝於百千枝燭光之電炬。

美人之情在脈脈中。示之以意。不宜宣之於口。若直捷爽快問之。美人決不肯直捷爽快置答。

豔舞既罷。嬌喘細細。此時檀郎進一盞香茗。必能博得美人之妙睇。無論智愚賢不肖。莫不知美人之可愛。

昔之美人尚丰韻。今之美人尚肉感。

美人行動。不論其緩疾。安得一輕字訣。

窺美人浴。水綃乍揭。妙處微呈。最足令人銷魂盪魄。若近世之模特兒。玉體



橫陳恣人描寫。反覺了無情趣。

美人貽我小影。風雨之夜。一枕夢回時對之。別有一種溫磨意致。

英雄夜看吳鉤。美人曉窺菱鏡。同一斌媚。

文字中偶寫一美人。便覺拂拂脂香。從十指間出。

摩登女子。具司撥令之屁股。又男子肆輕薄於異性之乳部。謂之揷電鈴。是

美人形體之物質化。

人前輕舉妄動。美人之所惡也。若於雲屏深處。索手索足。甚至並頭接吻。則

美人佯爲半推。實已半就。

美人與其壽。毋甯其夭。

美人之妙。妙在明慧解意。否則置一曼陀羅英之月份牌。亦足爲眼皮供

養。

西廂記紅樓夢花月痕。皆寫美人之書也。然西廂記寫得細膩。紅樓夢寫得



嫵媚。花月痕寫得雋妙。

美人御紅氍。賞白雪。豔絕人寰。

美人視花若命。與月爲緣。

挾美人。游名山水。此福不知幾生修到。

窺貴顯顏色。卑鄙十分。伺美人眼波。風流無上。

美人喜留影。是美人自愛其美也。文人喜刊集。是文人自惜其文也。

看桃花馬上之壯士。窺水晶簾底之美人。何等豪邁。何等雋豔。


紅葉爲牋。可書豔語。梅花釀酒。藉解輕寒。

茶蘼架下。置一二石凳。憩坐其間。愴然世外。

供花宜銅瓶磁盎。若用金銀器皿。便染俗氣。

女子出於水做。愈其是美人。非醴泉甘露。不能成其姱態嬌姿。

對美人作褻語。大煞風景。



美人與花。往往相提並論。如王丹麓云。花是美人小影。美人是花前身。吐屬絕雋。又近賢香奩詩有云。將貌比花儂未及。花無夫婿不如儂。更屬妙語。如環欲仙欲死。

龍陽才子易實甫有云。少年光陰當於兒女場中過之。中年光陰當於游俠場中過之。老年光陰當於仙佛場中過之。非過來人不能作此語。而予也中年哀樂。潘鬢漸斑。兒女場中已無予分。且蹭蹬譴毀。一籌莫展。亦談不到遊俠。錄實甫語爲之廢筆三歎。

蝶僊有贈箏樓詩云。美人恩重難爲報。不惜龍紗搵淚珠。按龍紗。鮫綃也。殊僻。

柏林之小舟。往往以美人之名爲名。如茂密來。瓊斯。巴立克。皆曩日歌壇舞榭間之好女兒也。故潘蘭史曾略領異域風光者。有掉入女兒湖上去。畫船都喚美人名之什。因思我邦明聖湖亦多小艇。大可仿行之。

阿瑣。金壇王次回之愛侶也。疑雨集中有云。酡顏斜睇月生瀾。飲興風騷正未闌。又云。嗔怒纔因半語訛。臂彎零亂指痕多。蓋阿瑣惱於騷字。是以施其纖纖玉爪也。其實騷字作雅字解。不是臊。阿瑣未免誤會矣。某甲乘電車。足踐某女郎玉跌。某女郎嬌嗔杏眼。某甲乃答以西語 Sorry (譯音沙來) 爲道歉。不料某女郎誤以爲一騷來。更怒不可遏。欲批某甲頰。經人勸說始已。是亦阿瑣流亞也。

昔人諷李三郎薄倖。有江山情重美人輕之語。近來又有不愛江山愛美人新劇。恰反李三郎之道而行之。猶憶吳祿卿將軍愛名女伶尤鑫培。將軍殉國。有挽將軍詩云。天生如此英雄骨。半爲山河半爲美人。愛美人必如吳將軍者斯可矣。

美人如明月。美人如碧雲。美人如名花。美人如香草。美人如異書。美人如青山。此陳文述之詩題也。比喻絕耐人尋味。



哥哥二字。兄之代名詞也。似尋常無奇。但一出諸美人香口。便覺柔情款款。密意綿綿。若有無限溫磨者。時人有悄無人處。喚哥哥之句。尤屬傳神阿堵。小說家心最殘忍。是故寫名士必極其窮愁。寫美人必極其淪落。

影生品評美人云。看美人燈下。不如月下。以其花影迷離。人影澹蕩。皆足增美人豐采也。譬如畫師畫月。必先著意於雲。雲妙。月爲增色矣。惟人亦然。又云。骨肉停勻。謂之骨肉停勻之人可耳。不得稱爲美人也。丰神窈窕。謂之丰神窈窕之人可耳。亦不得稱爲美人也。所謂美人者。以玉爲骨。以花爲肌。以香爲髓。以水晶爲心。以秋水爲神。以春山爲態。夫然後美人之質素備。的是允當之言。

美人衣飾。須隨境地而變易。月下不妨澹服。燈前允宜穠妝。

名士吟風弄月。美人泣綠愁紅。

良夜迢迢。最足發人綺想。故斲山云。人每言英雄無兒女子情。除是英雄到

山。不能。作。此。語。

夜。便。睡。着。耳。若。使。坐。至。月。上。時。節。任。是。楚。重。瞳。亦。須。倚。闌。長。歎。非。慧。心。若。斲。庭。除。間。植。一。叢。美。人。蕉。由。夏。至。秋。花。開。不。斷。每。日。坐。對。似。紅。妝。翠。袖。戲。媚。我。側。而。我。亦。自。詡。以。爲。豔。福。覺。世。之。金。屋。藏。嬌。反。爲。多。事。

餘姚飯牛先生著作

飯牛翁小叢書

國學大師飯牛先生。文名滿天下。而絳帳春風。勝於杏壇三千之數。然先生滑稽玩世。涉筆輒以談諧出之。古人之所謂文章嬉笑亦經綸者是也。有時作小品。則又風華瀟灑。妙語似環。讀者莫不嘖嘖歎賞。茲由友好之慫恿。乃將新舊著述。整理一過。刪蕪存精。出版問世。用以嘉惠後學。書中附有先生最近照片及其書畫墨蹟。並有先生得意弟子七齡神童朱永定小影及墨蹟。均用銅版紙精印。尤屬難能。書分五卷。精裝三厚冊。定價二元。特價六折。附贈精美錦盒。

全書總目

- | | | | |
|----|-------------|--------------|----|
| 卷五 | 天問閣雜俎 | (朱其石書簽) | 外埠 |
| 卷四 | 雙魚館尺牘 | (季守正書簽) | 函購 |
| 卷三 | 紅樹樓吟草 | (張大千書簽) | 郵票 |
| 卷二 | 綠衫野屋詩話 | (謝玉岑書簽) | 通用 |
| 卷一 | 牧牛庵筆記 | (趙雲壑書簽) | 寄費 |
| 題序 | 金季鶴 許息齋 許瘦蝶 | | 外加 |
| 封面 | 銅版紙精印 | 馬駘畫飯牛圖 黃炎培題簽 | |

上海霞飛路第一五六號 中孚書局出版

吳江范

茶 烟 歌

.....著 生 先 橋 烟 范

上海中孚
書局出版

酒力醒；

茶烟歇，

卅年聞見從頭說。

等閒白了少年頭，

講壇口舌；

文壇心血。

吳江范烟橋
先生文名滿
海內所交皆
當世豪傑故
聞見猶多對
於清末民初
儒林說苑之
流吏屬抉遺
拾趣極其述
寫之能事讀

之者覺人物躍躍然欲從楮墨中出也即記一二江村景物亦雋雅
如不食人間烟火實爲新舊兩派文字之中樞是書排式絕新穎標
點又極醒目他如序文之琳瑯滿目封面之富麗堂皇研究文學者
固當人手一編也

全書一厚册十餘萬言定價一元特價六角寄費五分掛號加八分

梁谿王西神先生著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雲外朱樓集

有以民國二十三年為小品年者，則小品文之為時代權威可知。小品文作者，自以王西神先生為巨擘。先生為詞章能手，所作小品，蘊藉風華，冶艷在骨，而趣味含蓄不盡，今世之所謂幽默，先生兼有其長，顧歷年所作，類多散佚，海內崇拜先生筆墨者，咸以不得哀集成書為後學津梁是憾，即補白大王鄭逸梅君，亦甚傾倒先生，因為一再徵求，輯成雲外朱樓集一書，可謂有語皆香，無辭不麗，讀之如見仙山樓閣，天半笙歌，而一隊嬋娟，擁現於白雲深處也。

全書分正附二編精裝二册外裝錦盒定價洋一元四角特價六折寄費外加

印刷業之巨擘

海上

中原印務局

承印五彩橡皮
鉛石一切印件

應時代之潮流

便外埠之顧客

另設

函購部

無論何種印件。祇須通信定購。代運代寄。均可照辦

地址

。不但便利快速。而且價廉物美。較之內地僻鄉。實

法租

勝多多。并可代為設計。策劃樣張。關於印刷經驗。

界霞

盡量供獻。務使外埠顧客。與本埠享同等之利益。如

飛路

蒙函詢。尤所歡迎。自當樂為解答也。

六號

印有「函購印刷價目冊」

內有函購簡章承索即寄

補白大王鄭逸梅著

萬語妙言
引人入勝
別有一種作風

嚼蕊吹蘭
沁人心肺
別有一種韻致

逸梅小品

|| 是小品文中之標準作品 ||

全書都十餘萬
言精裝一厚冊

定價八角

特價六折
外埠函購
郵票通用
寄費五分

上海 霞飛路第一五六號 中華書局出版

鄭逸梅新著

花果小品

茲已付印
行將出版

補白大王鄭逸梅君。以小品文蜚聲海內。本局自刊行「逸梅小品」後。風行一時。萬冊立罄。具見社會人士歡迎熱烈之一斑。近更鼓其餘勇。成「花果小品」一書。君素性風雅。平日對於蒔花栽果。頗有研究。而廣識博聞。資料宏富。出其籌妙華艷之筆墨。爲花寫照。爲果傳神。則其價值。自不待言。內容都數百篇。有種植法。剪接術。掌故考證。古今佳什。名人佚聞。風流艷史。……；且所述皆合於科學原理。打倒羣芳譜花鏡之陳腐謬陋。讀之既切實用。又足怡情。生面別開。藝苑獨步。名宿王文濡先生。及小說家周瘦鵬先生。見之大爲讚賞。一再慫恿。早日付梓行世。以公同好。茲已在印刷中。不久即可與社會人士相見。

上海中孚書局謹啓

倪高風先生著： 戚飯牛先生校訂：

倪高風開篇集

全書計約十餘萬言——內有開篇二百多篇

彈詞家奉為金科玉律 老聽客視若瑤闕仙音

五六十位大學家題序題詩題詞 七八十位彈詞家簽名公認愛唱

彈詞界空前未有之巨著

名作家倪高風君為遠東無線電播音廣告
 之首創者。生平對於彈詞一道。深有研究。
 開篇諸作。散見各報章。備受各界人士之歡
 迎。茲將其巨著一倪高風開篇集——以問世。
 凡於時令佳節紀念故事以及社會間一切變態
 一。悉行探入。並寓諷刺規箴之意。彈詞家備
 此。一書。更可以隨時應付。全書三百多篇。都
 餘萬言。倪君埋首半載。始成斯巨帙。絕
 非一般宿戚飯牛先生校訂。格律謹嚴。音韻正
 極盡美化。洵彈詞界空前未有之巨著也。

有收音機者……嗜好聽書者……

研究詩詞者……著名彈詞家……

——均不可不備此書——

（准於廿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出書）

（本外埠函購須附寄費）

各大播音台暨南
京路老九和天發
祥均有經售

上海華德路仁
慶坊七十八號
蓮花館出版

吳門趙眠雲著述

雲片

眠雲自題



雲片一書。為趙眠雲嵐之間。偶着一二集。堪稱一時麟鳳。且

。非嚮壁虛造者可自珍惜。報章雜誌

茲由鄭逸梅君代為

書分甲乙兩編。都

。寄費五分。郵票

(封面)三色套版圖

許激白。陳子清等

香。精雅無比。(序

明道。鄭逸梅。(題

●甲編心漢

●乙編新輯軒

(一名臺灣生番異俗紀略)

上海 霞飛路 一五六 中孚書局出版

民大 學 圖 書 館